王韬著

瀛壖杂志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滩与上海人丛书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上海滩与上海人

瀛壖杂志

〔清〕王韬 著



沈恒春
杨其民 标点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滩与上海人

瀛壖杂志

〔清〕 王韬 著

沈恒春 杨其民 标点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祝桥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插页 2　印张 4.625　字数 105,000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5325-0659-2

I·392　定价：2.45元

出版说明

从荒凉偏僻的滨海小县，到五光十色的国际性大都会；从苇荻萧萧的渔歌晚唱，到声光化电的频率节奏，中间是一百数十年。上海滩与上海人所经历的这一个多世纪的历史，是近代中国由闭关自锁到走向世界过程的缩影。一百数十年中，固然有昏暗，有耻辱，有血污；然而也有觉醒，有进步，有奋争，有冲破重重阴霾的晨光。当着一个新的、本质不同的开放时期来到时，回望一下这接受西方文明的第一个历史窗口，从过往的经历中，可以引起反思，进一步获得新时代的借鉴。我们出版这一套丛书，目的在此。

《上海滩与上海人》，精选记叙旧上海情状、人物的笔记，分辑出版。上起1840年，下迄1949年，上海滩十里洋场中的形形色色，举凡方言民俗、城建市政、通商贸易、游艺百戏，乃至各国旗色、巨公名园、趣闻佚事，都可以从中找到踪迹，回溯原委。上海滩上的各色人等，从颐指气使的洋大人，到创业救国的实业家；从热血沸腾的志士仁人，到茶楼酒肆的帮闲清客；乃至名士优倡、里巷细民，也都借着作者通俗易晓、妙趣横生的笔锋，各登其位，各展其长。这是一部生动形象的旧上海史，也许它不如教科书系统连贯，然而却有着教科书无可比拟的活泼泼的实感与情趣。

芜言既毕，正书登场。另具编例，以备参阅。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

编　　例

一、本丛书第一辑所收各书，均取自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庋藏稀见刊本、钞本及手稿；由郑祖安、陈正书两同志编选。

二、本丛书以十册为一辑，每册收书一至四种，原则上以类相从，藉便赏阅。

三、各书均加新式标点。凡存有二种以上刊本者，选取最佳者为底本，间参他本，以正误脱；孤本独传者，若逢疑义，亦酌参他书，以定去取。

四、各书语言浅白，一般不加注释，个别非注难明其义处，则由整理者酌加简明注释，以便读者。

五、各书来源不一，原本版式芜杂，今尽可能依常例划一，俾清眉目。

六、本丛书预拟出版二至三辑，读者中如藏有性质相近的刊本、钞本、手稿，欢迎提供，当陆续补入。

题　　记

开埠以后的上海，大批文人墨客前来寓居、营生，出现了一批谙悉中西文化、思想逐渐更新的新型知识分子。近代著名的改良主义思想家、教育家王韬就是其中之一。王韬，江苏甫里（今名角直）人。1849年他22岁时因父亡后生计艰难至沪，进英人麦都思所办的墨海书馆谋事，从此开始接触西方的科技文化，并亲身经历了上海开放为通商口岸后初期的重大变化，思想获得了飞跃。

王韬一居沪上十三年，对上海沧桑变迁感触甚多，他将平时有关申江的旧闻新见，随时走笔记缀，积篇渐多，但并未将它们付梓出版，只是在蒋敦复、胡公寿、孙文川等许多友朋中传阅，这些人纷纷为之作序题辞。1862年，王韬因上书太平军，为清政府通缉，出走香港。后又去英国翻译中国经书，并游历了欧洲不少国家。1870年重返香港，日长多暇，便将旧稿分类编排，又将一些近事陆续增入，共厘定六卷，定名《瀛壖杂志》。1875年，这本“专记上海一邑之事”的著作在广州正式出版。

《瀛壖杂志》各卷均无卷名，也不分子目，其内容大致是：卷一为疆域沿革、界至、城池、形胜、水道、物产、民情习俗等；卷二为田赋、漕运、海运、仓庾、海关、善堂、学校、祠祀、寺观、名迹等；卷三为制造局、兵事、人物等；卷四为艺人、才女、节妇、祥异、遗事等；卷六为近事杂记。这些内容及分类显然与一般县志的内容体裁相接近，故不少人把它看作为方志或接近方

志的著作，称之为“缩本上海志”。

不过《瀛壖杂志》毕竟不是官督众修的地方志，而属私家的笔记。其内容今详于古，还略去了一般县志所必有的乡保、镇市、衙署、街巷等内容，对于田赋、节妇等也极其简约。相反，于各色人物和近事杂记之类却颇为详尽，约各占一卷。在写法上，这部著作“遗闻轶事，虽琐屑而必书”。书中还为“生人”立传，作者又将自己的经历、感受直接插入，抒发议论之处并不少见，这些写法显然与一般方志不同。

《瀛壖杂志》内容广泛，旧事和新闻并存，古人与今人皆有。但书中对旧事、古人的叙述大多引自前人著述。

它比较有价值的史料在于对新闻及同时人物的记载。王韬寄身十里洋场，耳闻目睹开埠以后五光十色的种种骤变，流于笔端，就成为反映当时上海面貌十分宝贵的材料。

有关开埠以后上海新变化的记载当是《瀛壖杂志》中最值得注意的内容。王韬在卷六之首精辟地指出：“……上海适介南北之中，最当冲要，故贸易之旺，非他处所能埒；虽由人事，亦地势使然也。”在书中他对于租界在上海的兴盛详加描述：“洋泾浜为西人通商总集”、“洋泾浜为流离世界”、“洋泾一带肩摩毂击”、“洋泾一隅别开人境，耳闻目见，迥异寻常”。当时中外贸易已十分兴旺，由通事（即翻译、买办）介于其中撮合成事：“沪地百货阗集，中外贸易惟凭通事一言，半皆粤人为之，倾刻间千金赤手可致。西人所购者以丝、茶为大宗，其利最溥，其售于华者呢布羽毛等物……。”由于对外开放，西方的物质文明、文化以及娱乐活动等开始输入，许多新事物先在上海一埠出现，报纸、电报、煤气灯、消防水龙、缝纫机、印刷术、西医和医疗器械、摄影、外国戏剧、影戏、魔术、马戏、赛舟、跑马等，作者对它们各加细致描摹。在叙

述上海最早的印刷所墨海书馆时，介绍印刷机及其工作过程：“以铁制印书车床，长一丈数尺，广三尺许，旁置有齿重轮二，一旁以二人司理。印时用牛旋转，推送出入……一日可印四万余纸字。”此条还引用了一首诗：“车翻墨海转轮圆，百种奇编宇内传。忙杀老牛浑未解，不耕禾陇种书田。”这些新事物的生动描述，使人们可以感受到当时的上海正流注入一股活跃的新鲜血液。

王韬对开埠以后上海的新气象感触很深。而对于同时弥漫于此的另一种乌烟瘴气也作了深刻的揭露。在谈上海贸易之感时，作者尖锐指出：“其片芥（鸦片）一物累箱捆载而来者，皆毒痡中原吸膏敲髓也，民生凋敝财力耗蠹此其一端。”鸦片在上海的为害已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书中写道：“片芥之物，靡人不嗜，虽有一二守孔之儒亦难救正。”上海滩之另一害就是青楼之盛了，书中对沪上娼妓泛滥成灾作了如下的生动的描述：“自荡沟桥至北门，迤逦半里许，连甍列屋而居者，皆江北流娼，动以千百计，每夜谯楼鼓动，门外皆缀一灯，从桥畔望之，丛密如繁星……。”作者对此大为感叹：“（租界）真所谓香粉地狱也。”一方面是吐故纳新，另一方面却又藏垢纳污，作者在书中是比较客观地展示了进入近代以后的上海这个开埠口岸的畸形风貌的。

近代上海一些重要人物的经历和活动，是《瀛壖杂志》中又一个值得注意的内容。王韬作为海上名士，交游十分广泛。《瀛壖杂志》在卷三至卷五中记述了他的不少友人以及当时在上海名著于时的人物。如蒋敦复、李善兰是王韬的契友，三人曾被称为“海天三友”。书中记蒋敦复曾与王韬同去城内西园啜茗。蒋“被酒谈兵，以经济才自负”。他对王说：“沪中可与语者惟有玉华（指园内玉华堂）一片石耳。”小刀会起义爆发

后，蒋扮作僧人逃出城外，卷五记他“全家避兵首尾二年，栖迟斗室中，一榻孤灯，苦吟半夜”。李善兰是个数学家，1852 年来沪寓居县城城墙上的大境关帝庙内。书中记他于新凉之夕“凭栏长啸，林籁振荡，行云不流”。王韬评他是“不得志于时，聊一发声以宣郁结耳”。这些记载对于了解蒋、李二人的思想和风格是有一定帮助的。又如徐紫珊是上海当地的名绅，小刀会起义时他蛰留城内，王韬虽与他未见过面，但去函力劝其出城。卷五实录了徐给王的二封颇长的回信。徐在信中详述了小刀会对待他的情况，他的处境以及复杂的心情，从中可以看出一类地方绅士对这时急遽变化的形势的态度，这也是研究小刀会起义的一种不可多得的珍贵材料。

有关近代各色人物的记载中，作者显然对于陆续进入上海侨寓的知识分子介绍最多，王韬与他们中的不少人都曾有过交往。书中一般都简述了他们的一些经历、成就、轶闻逸事，此外甚至也对他们来沪的年份或寓沪的时间有所说明。通过这些记载可以探寻到这些知识分子或沦落湮没或由旧向新的一些踪迹，也能认识到上海这个开埠口岸在这一时期给知识分子带来的深刻影响。关于近代人物的记载，在当时一些笔记中反映不多，《瀛壖杂志》别树一帜，在这方面留下了比较广泛和重要的人物史料。

书中有关王韬自身的一些经历和思想，也值得读者特别留意。王韬是近代上海前期发展中的一个著名人物，由于《瀛壖杂志》夹有王韬关于自己的一些记述，因此也提供了研究他本人的一些重要材料。以前有的著述称王韬是 1849 年至沪："此时为先生初次离里门。"（刚克《弢园先生年表》）但《瀛壖杂志》中王韬自述则是 1848 年就到过上海的，曾“留沪三宿”，还作了《沪城感事诗》四首。王韬在上海经常买醉狂

歌，对此他在书中作有如下的解释："余在沪城无山可登，无景可玩，阛阓嚣尘，桎梏若楚囚，不得已辄与屠沽辈黄垆痛饮，醉后抵掌高歌，时与李君壬叔作苏门长啸，时人目为狂生。"于此可见其狂放性格一斑。对于西洋流入的大量新事物，王韬在书中发出诸如"西人虽于游戏之中，不忘武备如此"、"其人工之巧几于不可思议矣"、"此则具有真本领者也"等等的赞语，这些反映了他对外来文化和物质文明的积极态度和识见。书中有关近代人物的不少介绍，都渗有王韬与他们的交游情况，我们从中也是可以得到一些有关王韬的活动和思想发展线索的。

郑 祖 安

蒋　序

今天下省、府、厅、州、县咸有志，此官书也。又有一家言入于说部，犹之正史之外有裨乘云尔。其书冠以地，如《荆楚岁时记》、《益部耆旧》、《洛阳伽蓝》诸记传是已。要于人物利病、习尚醇漓，详绎之不无少裨。吾友王仲弢，苏产而侨于松之上海，居久之，乃著一书曰《瀛壖杂志》。既成，以示蒋子。蒋子读未终卷，矍然起曰：仲弢思深哉！古有志之士，虽蕉萃伊郁，其胸中固已包并灵汇，涕笑万感，弗局于承睫间也。

上海夙称壮县，自开海禁，估舶直达，地益饶庶。西人从数万里外通商而至，筑室以居。官斯土者，辄豢肥鹤飞去。然殊州群哄，犷悍慓疾，都市女闾，揖盗诲淫。水生蠹，石承霤，盛衰倚伏之理，有识者早忧之。忧之无如何，则作一书以示后，庶少裨乎！此仲弢之志也。

仲弢年甚富，媚学弗倦。充其养，精其识，其乡人顾亭林贞士《郡国利病》一书，可坐言起行也。区区《瀛壖》云乎哉！咸丰三年，岁在癸丑，律中林钟之月。宝山蒋敦复。

黄 序

曩读顾亭林所著书，爱其扬榷古今，羽翼经传，辄为心折，恨不同时。乃今得之王紫诠先生。尔乃东吴月旦，首屈横云；西洛风流，神倾如海。讲求在真经济，忧乐先关；提倡在古文辞，閎深是尚。空疏陋习，讵复恣其雌黄；帖括末流，不敢骄其青紫。况以人中杰，为海外游，奇气亘标，大观遥拓。疆域壮远，藉扩襟期；波涛混茫，用开眼界。太史公行游而后，笔墨弥雄；杨升庵阅历所经，著述日富。加之金戈铁甲，四野当兵燹之余；露布云旂，十载构烽烟之变。宜乎杰杰哀时之论，踸踔风雷；煌煌考道之篇，昭彰日月。刘蕡下第，新进为之汗颜；杜牧谈兵，名公服其说项。先生独杜门却聘，闭户著书，洋洒千言，牢笼万态。所刻《弢园文集》、《普法战纪》，凡夫天文舆地、国计民生，盛衰治忽之机，成败利钝之故，莫不洞如犀照，纬以鸿词。撷班、马之菁华；融刘、郑之津液。譬犹青萍结绿，望气识其宝光；滥胁号钟，知音宾其劲响。继组作者，掉鞅文坛，夫何间焉。

迩者出其《瀛壖杂志》见示，上探原委，旁逮见闻，萃一方闤阓之全，作百年人物之志。其中于奸民蹂躏，外国居停，备极周详，间参嗢噱。以视宗懔《荆楚》、常璩《华阳》，匪特颉颃于古人，尤资考据于来哲。展卷静对，不啻卧游。固宜纸贵一时，书成万本，浣薇敬诵，掞藻扬芬。群皆比以孙樵，仆自惭夫玄晏。终年蠹简，难寻珠海之源；永日萤编，未觉文澜之岸。浮

沉于挥毫弄翰，思为陆贾钞书；景仰于北斗泰山，愿效君苗焚砚。猥承大匠，不弃小巫，龙许蛇依，鸿求雀应。领立说著书之意，识抚时感事之心。忠孝一生，文章千古。计谢公之出，当在中年；序洪氏之文，敢辞不佞。或者他时子部，名因绣梓而传；难忘此日朋交，请溯识荆所自。时则邹梦南观察，具知人鉴，嘤求友声。俾仆得识天下才，慰胸中愿，知有与《郡国利病书》后先辉映者，不使亭林专美于前也。时同治十三年甲戌，仲秋下浣。岭南顺德黄怀珍百拜谨序，具于羊城望古轩。

弁　语

自古胜地名区，每因文人学士足迹所经，咏歌之，纪载之，其地、其人、其事，为之並传。吴郡王紫诠广文，博闻广识，著书等身。兹以所撰《瀛壖杂志》六卷，属为弁语。读其书，有张饶阳《朝野佥载》之详，而无东方曼倩《十洲记》之诞。凡山川之秀丽、文物之荟萃、寓公之往来、风俗之好尚，一一详记，瞭如指掌。沪渎为天下阛阓之区，迩来奢侈日甚。此书著录，可补志书所未载，是可传也。前读广文《弢园文录》，则《中兴五论》之流亚也；读《普法战纪》，则《泊台余墨》之劲敌也；读《瓮牖余谈》，则《绥寇纪略》之余绪也。世途险巇，浮华相尚，尘海滚滚，才人陆沈。识广文者，当举之于鱼盐版筑间也。甲戌腊月上浣，侯官林庆铨拜识。

题　辞

大著于沪城风景、俗尚、古迹、时事，约而能该，婉而多讽，俯仰低徊，如听琴海上，令人之意也消。癸丑中元，江驾鹏识。

杂书所见，似寄闲情。却于风俗人心，微寓劝惩。可以备志乘采，亦可自成一家言，信著作才也。乙卯腊月，华亭弟筱峰张鸿卓呵冻识。

读《瀛壖杂志》，沪之风土人情，瞭如指掌。即小以见大，真经济才也。风尘中多奇士，洵哉！仲弢与蒋剑人、李壬叔倘佯海上，为诗酒交。会当写《海天三友图》，以识钦佩。乙卯冬十二月，于申江之看山读画楼，秉烛读毕，并附数言。横云山民胡公寿志。

是书笔墨缛丽，海滨风土，略尽之矣。輶轩之采，以俟异时。邵阳魏彦读志。

善乎哉是书！有心者所当留意。数十年中沪城掌故，赖以不坠，洵可与石湖《吴郡志》并传。阳湖赵烈文拜读。

此缩本上海志也，游客巾箱中得此，奚啻获珙璧哉！亟命钞胥缮录副本，以资谈助。咸丰戊午冬日，槜李秦光第、李涵同读于申江客次。

褚华《沪城备考》，世间刊本留传甚少。此书则专记近来数十年中事，耳闻目见，为得其真。每读一过，辄作宗少文卧游想，真觉觍我不尽也。咸丰己未冬日，金陵孙文川澂之读于申

浦寓斋。

仲弢为人，英爽阔达。尘霾障海中遇之，弥足为快。读此书，于沪上土风之醇朴，俗尚之好异，物产之恢奇，人文之瑰伟，瞭然如掌上螺纹。而仲弢之随事随在力于学问，亦由此可知。自来海上，抗尘走俗，几几乎抑郁莫语矣。睹此快士，益信吾道之不孤。薄识数语，欣幸何极！武进沐龠吴新铭。

安得千百仲弢，天下处处志之。一室之间，天下风土具焉，则吾不劳矣。辛酉正月，湘乡左桂读志。

题　词

愁忧茫茫来无端，摩挲老眼从头看。陆离光怪是何物，珊瑚瑇瑁金琅玕。嗟哉王郎负奇气，出门不知行路难。日给笔札坐挥霍，土风人物纷摭拦。职方舆地所未及，稗官小说亦不刊。结交况结天下士，玉笋挺立仙根蟠。所交蒋剑人、李壬叔皆奇士。莺花丝竹互游讌，唐衢阮籍同汍澜。浩然登楼念乡里，吴淞水接海天宽。兵戈满地流氛恶，旅人心胆寒不寒？春风桃李竞妩媚，娟娟独秀怀芳兰。我昔草玄鄙扬子，渠今饶舌成丰干。饥驱所谋惟菽水，家有弱弟能承欢。著书自信足传后，便为记室荣于官。墨诸卷尾待来雁，㓜如街鼓灯花残。

咸丰丙辰九月下旬，新阳滁奩顾惺题于甫里天风草堂

物土民风绘笔工，《瀛壖》一志记吴蒙。酒边多少伤时泪，都在豪华绮靡中。

秀水次公孙瀜

陆机曾入洛中来，地以人传亦壮哉！经济文章同管乐，风流词赋比邹枚。闲从浩劫谈金革，著得奇书号《玉杯》。万卷读余行万里，英雄气概大儒才。

人物山川萃一编，转移风俗寓微权。《华阳》著述谈常璩，岳渎遨游重史迁。绣梓当途流誉远，徙薪曲突见几先。齿牙余慧从君乞，恨不抠衣早十年。

愚侄邹五云拜题

卷　一

往余客居沪上，偶有见闻，随笔记缀。岁月既积，篇帙遂多。闵迹炎陬，此事乃废。然享帚知珍，怀璞自赏，庋藏敝箧，不忍弃捐。庚午春间，还自泰西，日长多暇，搜诸故簏，其稿犹存。稍加编辑，尚得盈四五卷。因拟分次录出，并益以近事，以公同好。噫！余自同治纪元至此，忽忽将十年矣，岁月不居，头颅如许。迩来海上故人有招余作归计者，觉胸次顿有中原气象，回忆旧游，迥如隔世。则展览斯编，泪不禁涔涔下也。辛未四月二十日，天南遯叟识。

上海，居南吴尽境。古为《禹贡》扬州之域。春秋属吴，后属越，名不甚著。旋入于楚。战国时，相传为楚春申君封邑。秦置畴县，领于会稽郡。汉改娄县。后汉以来，属吴郡。梁省为信宜县，继又析置昆山县，今县当属其南境。唐隶华亭县，其东北华亭海，即今县治也。宋末于其地设市舶提举及榷货场，百货辐辏，称为雄镇。元时遂成壮县。郏亶《水利书》谓：松江之南，大浦十八，有上海、下海二浦，县得名以此。城北十里沪渎，有晋虞潭御寇垒，故又名沪城。大海环其东南，闽、粤、沈、辽估舶毕达，西人越七万里而来，亦以通商为利，诚泽国之要津，吴疆之险堑也。

上海土隘民稠，自一分于青浦，再分于南汇，三分于川沙，疆域所存，仅为保十二，为图二百十四而已。四境所至，东

西广六十六里，南北袤八十四里。分县以后，东至川沙界三十里，西至青浦界三十六里，南至南汇界七十二里，北至宝山界十二里。盖视元代始立县时，不逮三之一矣。自县南至松江九十里，西至苏州二百四十四里，北至江宁八百八十里，至京师二千八百九十九里。

上海雄峙一方，为郡屏蔽。虽三面环水，足资控御，而黄浦以西，所距嘉定、青浦，实为通衢。设有寇警，卷甲束马，疾趋半日可至。其自江、浙交界金山卫至者，沿塘捷走，迅于飞鸟。同治壬戌，粤贼叠陷金、奉、南、川四城，即由此入邑境，浦东一隅悉遭蹂躏。要之防海则重吴淞，防陆则西、北两门以外为法华、龙华、棚桥、虹桥，皆当扼要。而浦之南路，尤以金山卫为门户，无事则设汛置官，有事则筑堡屯兵，以为邑保障焉。

上海城垣，建于明嘉靖三十二年。从邑人顾从礼之请也。时以数躏于倭寇，乃建此议。知府方廉任其事。自是屡有增葺。咸丰癸丑，闽、粤乱党戕官据城，官军穴地道轰攻，崩毁数处。事平，邑人郁松年捐资重修，费约二十万缗。十年，粤寇以数十万众犯境，乃借西兵为驻守。法人以北门距其所居处远，出入良纡，请于振武台右辟小北门。吴观察晓帆许之。同治五年，应公敏斋方摄道篆，添筑月城，其上敌楼翼然，请命名于李节相，乃名其门曰“障川”。盖取韩昌黎“挽狂澜”“障百川”之语也。

上海虽濒海，而国朝以来，海防未设专员。道光庚寅，与西人定约通商。沈司马炳垣，以苏州督粮同知，改官为松江府海防同知，移驻上海，专管通商，于中西交涉事得受治焉。其署本为李氏旧屋，鸠工改构，二十八年落成。咸丰癸丑，毁于寇。乃以小东门旧察院为海防厅。旧察院者，前明都宪行台，国朝康熙年间改榷使署，后为巡道榷关署，寻废，以官价购为

行辕。然邑人犹呼察院也。

上海城北，连甍接栋。昔日桑田，今为廛市，皆从乱后所成者。孙次公《洋泾杂事诗》云："地下不知谁氏冢，忍将白骨换黄金。"言之可涕。烟火数万家，几为大聚落。其间琛货山错，靡一不备。其自城北至城东，逶迤相属，几亘十余里许。自马场街以至小嫏嬛里，皆新所命名者也。而以宝善街最为热闹。灯火辉煌，自宵达旦。凡有所求，咄嗟立办，诚沪上之销金锅也。

城南廿里为龙华，浦多曲折。谚曰："龙华十八湾，湾湾见龙华。"相传松郡诸山，蜿蜒南来，至此而结脉。港口有百步桥，南北十丈，凌空亘卧，穹然如虹。两岸甃石，卫以栏槛，为沪邑巨观。梅花源老梅百株，花时游者颇盛。吴梅村诗序极言不减邓尉，今日殊非昔比矣。浮图七级，高矗云汉，颇为壮丽。每当风清日朗，天气晴明，登其绝顶，遥望九峰山色，近在几案间，点黛凝烟，历历如绘。辛酉春初，自云间还。维舟桥畔，登塔一览，极数十里外，殊豁眼界。壁上多西书，蛇蚓盘曲，殆不可辨。

南门外多野桃花，乱红堕水，风景不啻武陵。春时踏青者，多有不至大境而至城外。闲步于短墙曲巷间，寻花而语，别饶逸趣。桃熟时，任客入园饱啖，不琐琐较值也。离其地里许，有社公祠，松柏萧森，即俗所呼迎春庙也。每三月间，演剧赛神，士女麕至。钩玉弄东为演武场，弥望空阔，有时决囚于其地。衰草愁殷，寒烟凝碧，令人凄怆于怀。人家三五，零星杂居于此，景颇萧寂。

芦子渡在北郭十里外。秋风一起，丛苇萧疏，日落时洪澜回紫。旧有东西二城，尽蚀于江。其旁即沪渎垒，袁山松筑以御孙恩者，今废。郑元祐诗云："东吴内史晋长城，沪渎千年壁垒平。莫向月明悲往事，即今沧海已尘生。"怀古伤时，二十

八字中有五十六点泪。

吴会镇在县西南七十二里。本名吴汇，后人取"指吴会于云间"语，易以今名。其地向称繁盛，宋置酒库于此。地中往往得鉼砾，颇朴陋有古致。土人用以作军持供花。元曾置邹城巡检，久废。有塔庙，即净土寺也。镇今寥落已甚，仅茅舍四五家而已。

去北郭三十里，有渔姬墩。相传以渔妇得名。俗讹为野鸡墩。而沈梦塘孝廉则曰："不如直呼为虞姬墩，尤雅。"其《题虞姬墩》诗云："汉殿秋风雌雉啼，江东坏土拜虞兮。项刘不是争墩客，谁把墩名误野鸡。"固知文人之笔，无所不可。或以文翚洲当之，距浦较远，未之敢信。今按野鸡墩畔本有虞姬庙，塑女神像，庙前有大银杏二株。后江圮而庙毁。道光二十七年，里人张化麟捐资重建。咸丰十一年，发逆犯沪城，屡由是道，庙竟毁于火。是则梦塘之说，固非无因已。

沪自北簳、福泉分隶青浦，于是无山。一分南汇，再分川沙，于是无海。城外惟一黄浦。其余港汊，潮退即涸。城中河渠甚狭，舟楫不通。秋潮盛至，水溢城闉，然浊不堪饮。随处狭沟积水，腥黑如墨。一至酷暑，秽恶上蒸，殊不可耐。邑人多凿井而汲，每值潮涨，则取水于城外浦中。如饮城河中水，易生疾病。潮退水涸，猝遇郁攸，无可取救。余常谓撤岸广河，既嫌工繁而费巨，何不日令小艇入城，垦载淤泥，疏通积滞，使潮可流行，是亦一法。讲求水利，此贤有司之责也。近闻叶固之大令制造铁机小船，专用以淘河运泥，往来疏浚积淤，民皆颂其德政。

陆彦章云："城中士民庞杂，苴砾杂投，岸日拓，河日狭，久且建屋其上。旱则涓滴无所容，潦则沟浍无所泄。秽则蒸疠，火则延烬。郡邑往来必由黄浦，潮退则一芥可胶，风横则万斛可覆。"其言深切利病，亟当开浚淤塞，重复故道，使城内河渠

可通舟楫，城外可以取道小港，则其利非浅。呜呼！言之甚易，而行之甚难。何则？凡民皆可与乐成，难与图始。浚河之说，贫富必以为不便，沿岸之屋必少撤，则贫者有徙迁之虑，而富者有毁除之费。不知疏潮则水深而流恶，通舟则货便运徙，人便出入。但计目前小损，而不顾百世之利，真愚者之见也。

近城诸水，则由分浜入城。然河道甚狭，逶迤曲折，不足以达流，仅潮至时一线相通，无异沟渠。小娘浜者，今尽为民舍，而每值霖潦，街衢涨溢，至于病涉。城中旧有运粮河，盖在未立县时，筑城后，旧迹断续不可复识。夫积水全赖大沟为宣泄，未可任民侵占，以致填阏不通。凡河之通潮汐者，无不日浅，必疏浚勤而始不至淤。自咸丰五年至同治二年，屡加疏凿，潮始畅流，去恶荡垢，迥胜前时。癸酉冬间，叶固之大令疏浚邢窦、吴冲等支河，于是浦西诸流无壅塞之患。呜呼，其利民岂浅鲜哉！

自来言水利者，每虑沙涨之日深，而不虑河面之日狭。盖以沙涨则水不能畅流而沙益积，河狭则水必激湍而流益通。此唐、宋以来浚河束堤，其理有一定也。吴淞江口为西人租界地，凡遇浦滨升涨，辄填以土，而以石筑堤岸于上，栽植花木以为园囿。浚河官董恐妨水道，因偕熟悉水利之西人周历浦江，详加勘验。如南岸湾折处水势纡回，沙积日多，若不填土筑岸以窄河身，使水势急流，则必时劳疏浚。西人之讲求水利者，皆谓江口狭则水必受束而流急，水既急流则沙必受刷而不滞。填筑功成，实足以省将来浚瀹之功，而各处得灌溉之利，有益于农田非浅。按此即"引淮刷黄"之法，原非西人创见，言水利者亦不可不知。

黄浦径二百五十里，逶迤入海，相传为楚春申君所凿。明夏忠靖、海忠介又从而浚之。于是吴淞江、东江之水，皆汇

于浦。浦旁多植萑苇，沙因潮至，岁久而淤，遂成平壤，迁流靡定，故道渐更。然波涛浩渺时，多氾滥之虞。国朝雍正时，建石闸于旁，水势渐杀，浊潮得以稍遏，有益于民非浅。

旧闸为康熙十四年所建，即老闸市是也。距城北三里，今废。人家栉比，居然墟集。雍正时所建者，离旧闸二里许，以石筑，颇称坚整，即今之新闸也。水势湍迅，舟过如激箭，必趁潮以出入。每舟过闸，辄输数钱，司启闭者，恃作利薮。原制中栱为浮桥，船过拽之。咸丰间，西人易以板，用铁索抽挽。

沪渎去海七十里许，秋潮最猛，复多飓风。每岁八月，潮未退尽，风作而潮又至，谓之沓潮。己酉秋杪，泊舟黄浦，夜半潮声喧訇枕角。时病小愈，孤篷坐听，陡觉惝恍迷离，惊心不寐，凄然久之，有"轻去其乡"之感矣。

洪北江云："沪渎城近海，土人为言，曾有蛟幻作人夜叩门者，故相戒夜不启扉。"北江《沪上纪事诗》有云："一楼四面窗，面面临旷野。老蛟能变人，夜夜吓居者。"即指此也。余侨寓春申浦上几十余年，未闻有是。况余所居室在北关外，乃昔时最荒寂处，几于门临乱冢，屋绕丛林，並无一睹所谓诡异者。其说怪诞，恐不足信。

距吴淞西南十里，地号阴冈，烟户数十家，颇不冷落。其俗以夜中为市，日间，各处多闭户高眠，茶寮酒肆，阒其无人，掉臂游行阛阓间，迄无一物。一至上灯时候，百事具举，贩瓜卖菜者麕集，担头各悬一灯，为称物数钱地。百工技艺，亦俱开肆交易。乡人之抱布贸丝者，络绎而来。货毕则市酒肉而返，时已夜阑矣。每至秋初设盂兰盆会时，市肆柜中多杂纸钱灰，人以为鬼市。地方官虽出示屡禁，终不能变也，斯其所以名阴冈欤？

沪自西人未至以前，北关最寥落，迤西亦荒凉，人迹罕至。张秋渚《沪城岁事衢歌》云："底事炎凉总不齐，与君鸣咽话城西。如何冷灶尘生釜，好向何人诉恻凄。"注谓："西、北半菜圃。不能食力者，几不举火。"予初至时，城中尚有旷土，可以植花木。今构造日兴，绝无隙地。洋泾一带，肩摩毂击。城西屋价渐奢，僦居者月糜不赀，食物踊贵数倍昔时。物盛而衰，恐难久耳！

通商条约载北关外地任西人售之民间，建屋筑园无禁。惟先农、邑厉二坛系官地不售。邑厉坛，建自明洪武初年，国朝屡经修葺。相传神为张睢阳。旧时决囚于此。自西人至后，乃迁于南门外演武场。先农坛，建于雍正时。每岁仲春，观察躬率属员致祭，亲自籍田。癸丑，会匪据城，城外版筑频兴，而二坛岿然並峙，其余则桑田华屋，转瞬已非。自余至粤后，二坛皆移建他处，先农坛移建小南门外陆家浜南，邑厉坛即以西门外社稷坛旧基改建。而其地尽成阛市矣。

东关外羊毛弄左右，闽、粤游民群聚于此。赌馆、烟舍，鳞次栉比。一有睚眦小憾，辄兴械斗。邻家尽闭户深匿，虽有官长弹压，莫之能禁。如有死伤，则购一人以偿，其轻死罔法如此。庚戌夏间，余从虹桥僦屋其地，目击凶锋，谓邻右金姓曰："此盗巢也，可久居乎？养痈之患，将不可治。"癸丑秋八月，小刀会事起，戕官劫库，据邑作乱，皆此辈也。迨五年城复，诛殛窜逃，几无噍类。

沪城潮至日凡进退者再，虽霪雨浃旬，亦无水潦之虞。以故户口易丰亦易绌。民贫商富，中不足而外若有余。其为商者，辄操奇赢致富，然亦不能持久也。苟能得保泰持盈之道，则可无患矣。

沪之巨商，不以积粟为富，最豪者，一家有海舶大小数十

艘，驶至关东，运贩油、酒、豆饼等货，每岁往返三、四次，偶失于风波，家可立匮。兵兴以来，军饷之捐输，半赖船商接济，故所沾之利较前甚薄。至民间食米，均资邻邑运入。米色取白，若黄糙者便难下咽。故富家从未见有廪囷者。田主征租，只取折价。猝遇变端，不过一月而粮尽矣。吁，可危哉！

沪地百货阗集，中外贸易，惟凭通事一言，半皆粤人为之，顷刻间千金赤手可致。西人所购者，以丝茶为大宗，其利最溥。其售于华者，呢、布、羽毛等物，销亦不细。近年惟以货抵货，而华民无所利益。其片芥一物，累箱捆载而来者，皆毒痡中原吸膏敲髓也。民生凋敝，财力耗蠹，此其一端。

沪城内外，近来设有丝、茶专栈，所以招徕远客，使有如归之乐。货物到栈，即有通事往觅售主，货售归银，不烦客虑。然有时栈主无钱，即藉客资以供其挥霍，通事于中亦有首尾。逮客回时，遂至所亏无算。西商之精明强干者，亦复狡计百出，往往有货已出口，而银尚未付，向彼取银，则以货低减价为辞。商于沪者，不可不察。

闽、粤大商，多在东关外。粤则从汕头，闽则从台湾，运糖至沪，所售动以数百万金。于沪则收买木棉载回其地。闽、粤会馆六、七所，类多宏敞壮丽。最盛者，闽为泉漳，粤为惠潮。皆择其地绅士董司其事。凡事曲直不定者，咸就决之，无不服焉。近年来，闽人生意大衰，久于沪者，且隶沪籍为土著矣。粤人则多在北关外，较昔更盛，大半在西人处经纪通商事务。

黄浦之利，商贾主之。每岁番舶云集，闽、粤之人居多。土著之远涉重洋者，不过十之一二，皆于东城外列肆贮货。利最溥者，为花、糖行。当秋深时，木棉空野，碾去花核者曰花衣。行中代闽、粤诸商贱值售之，而运往外地。近来西人自为采售，花市更为繁盛。

沪城多游民。夏则提鹇啜茗，亭榭纳凉，雕笼数十，悬于西园望月轩侧，睍睆绵蛮，不绝于耳。田间多产鸜鹆，百十成群，亦具慧性，解人言；沪人捕之以弋厚利。冬日蓄鹌鹑者，处以绣囊，斗以百计，虽破产倾家弗惜也。嗟乎！一禽之微，伤财若此，风俗可知矣。陈金浩《衢歌》有二首极道沪城游民恶习："轻平蟋蟀重平银，结伴登场秋兴新。抛去花枝才歇手，提囊又约斗鹌鹑。""不归葱肆不租田，十市三乡闲少年。朝弄画眉呼鸽子，夜吹笛管拨筝弦。"

沪人喜梨园歌曲，有聚芳、集贤二局，皆富室子弟为之，竞以豪奢相尚。每当熏香剃面，鹄立氍毹，极悱恻缠绵之致，令观者目炫神移。尝演《思凡》、《断桥》二剧，尽态极妍，合座为之倾倒。某广文恶其偎薄也，遂欲穷竟其事。倩人多方哀吁，仅而获免。歌舞未终，忧患及之矣。噫！

沪人观剧，不喜昆腔。而昆腔之在沪者，以鸿福为领袖，其次若宝和新剧，亦高出一筹。荣桂年十五六，丰姿绰约，绝似好女子，聆其音，虽雏燕娇莺不啻也。有三多者，纤腰婀娜，态有余妍。其他诸伶，皆擅绝技，每发诙谐，满座为之头没杯案。予在沪偶观之，聊抒幽绪。若见弋阳等腔，则掩耳走矣。

沪自西人未来之前，其礼已亡。较之辛有所见，殆有甚焉。牛侩浆家，倚博进钱为餬口者，不可胜纪。片芥之毒，靡人不嗜。虽有一二守礼之儒，亦难救正。今欲使其俗一变，必先锄外诱而后去内奸。盖沪虽偏隅，久为藏垢纳污之所。莅斯土者，当以扩清为急务。

濒海之民，弁鄙近利，尤好争斗，久染闽、粤之风。比年陶于礼乐，风气稍变。其俗喜夸诈，尚奢靡，与吴郡略同。仆隶舆台，凌轹士类，尊卑之等已紊。自西人寄居于此，闽、粤之悍风愈炽，劫夺打降，掳人勒赎，靡事不为，而沪人之威熠矣。海氛

甚恶，非可久居，有识者当先几以远害焉。

范叔子以沪邑风俗鄙陋，故常倦游。盖海滨之民，气质刚劲，举止率卤。读书子弟亦皆俗氛满面，绝无深识远虑可与谈者，宜为其所讥也。近时，文物更尔寂寂，杜门自大，不与四方贤流相接，甘囿于鄙，亦可慨已。

近来风俗日趋华靡，衣服僭侈，上下无别，而沪为尤甚。洋泾浜负贩之子，猝有厚获，即御狐貉，炫耀过市，真所谓"彼其之子，不称其服"也。厮养走卒，稍足自赡，即作横乡曲。衙署隶役，不著黑衣，近直与缙绅交际，酒食游戏征逐，恬不为怪，此风不知何时可革。

沪城类聚之民，比屋杂处，时启雀角之讼。悍俗刁风，不能遽化，盖此习自昔已然。《云间据目抄》云："上海健讼，视华、青尤甚。凡民间睚眦之仇，必诬告人命。"今讼师辈出，为幻如神，要结蠹吏，呼吸相通。衙中隶役多至千余人，魁其辈者则曰管班，出入裘马，骄淫踰制。噫！是安得不病民？

沪城青楼之盛，不数扬州。二分明月，十里珠帘，舞榭歌台，连甍接栋。每重城向夕，虹桥左侧曲巷中，灯火辉耀，笙歌腾沸，无不争妍取怜，弄姿逞媚，门外钿车骈溢，飞尘散香。裙屐少年，洋舶大贾，辄坠鞭留讌。黄金掷尽，裘敝思归，苟悟及此，热念自消。蛟川姚梅伯孝廉，著《苦海航乐府》百有八阕，唤醒一切，可作清夜钟声。呜呼！迷香洞岂真能迷人哉，人自迷耳！

老妇傅粉谓之强媚，村女簪花谓之俗艳。沪妓具此二者为多，而登徒子趋之如水赴壑，岂爱丑果有癖耶？其间尤众狂骛者，厥名为堂。一堂中可三、四十雏，务为眩惑，以竭其欢，惟恐毫发态不尽也。自癸丑赭寇之乱，城中野鸭、鸳鸯一齐飞去。虽事定复集，而旧巢尚在，故客渐稀。久之，乃移于城外环马

场侧。酒地花天，别一世界，女闾成市，脂夜为妖，风俗淫靡，可谓极矣。有心世道者，其能力挽狂澜乎？

自荡沟桥至北门，迤逦半里许，连甍列屋而居者，皆江北流娼，动以千百计，每夜谯楼鼓动，门外皆缀一灯，从桥畔望之，丛密如繁星。每当夕阳西坠，红裙翠袖，历乱帘前，然率皆牛鬼蛇神，为药叉变相，求于颦眉龋齿中略可人意者，渺不可得，真所谓香粉地狱也。盖其地处下流，鞭丝帽影，固不屑勾留，舞扇歌衫，尤不甘俯就。或有品评之者，谓："两行红粉，消魂尽类鸠盘；一百青铜，阿芙蓉膏一盒，须青蚨一百头。喜色每深鸨母。"可云丑诋不遗余力。而好事者作为《品花剩语》言："曾见有翩若惊鸿、矫如游龙者，虽裙布荆钗，而天然妩媚。"是则乱头粗服中岂无佳丽？正如九方皋相马，赏识于牝牡骊黄之外，不可遽以花妖木贼诃之也。呜呼！屠贩中亦有英雄，亦观其遇不遇耳。

洋泾桥畔，多粤东女子。靓粧炫服，窄袖革履，大足皆径尺，或赤而不袜，肤圆光致，每曳绣花高屧，略似满粧，挽椎髻，著罗裈，以锦帕裹首。其中妍媸不一，稍佳者肤白如雪，眼明于波。意即粤之蛋妇来沪牟利者，粤俗呼之为"咸水妹"。谓其栖宿海中，以船为家也。沪人遂讹称"咸酸梅"，谓其别有风味，能领略于咸酸之外。久之，沪中黠妪购贫家女，效其粧束以媚远商，猝莫能辨也。粤女多能讴，急管繁弦，声多噍杀。或谓其靡靡之音，足以动心荡魄者，则别一调耳。

沪人之音重唇，不逮吴趋柔脆，方言间有相同，第其声浊耳。且五方杂处，音韵易淆，今井里恒谭，顾影少年渐作吴侬软语。一群哑哑白项乌，知免矣夫？

沪城风俗，元旦贺岁，各家皆食腻羹菜头，小儿多击鼓敲钲以为乐。俗以正月三日，送家堂霤神。五日，例接财神，必

用鲜鱼极活泼者为元宝鱼。先一日担鱼呼街巷，有以红绳扣鬐踵门而来者，谓“送元宝”。十三日，家人即灶卜流年事，握秫、谷投焦釜中爆之，花而妍者吉，名“卜流花”，俗名“爆孛娄”。元夕，小户妇女，牵率夜游，有“走三桥”之语。王叔彝诗云：“元宵踏月闹春街，同走三桥笑堕钗。一路看灯归去晚，却嫌露湿牡丹鞋。”

城隍庙内园以及萃秀、点春诸胜处，每于朔望拔关纵人游览。正月初旬以来，重门洞启。嬉春士女，鞭丝帽影，钏韵衣香，报往践来，几于踵趾相错，肩背交摩。上元之夕，罗绮成群，管弦如沸，火树银花，异常璀璨。园中茗寮重敞，游人毕集。斯时月明如昼，蹀躞街前，惟见往还者如织，尘随马去，影逐人来，未足喻也。远近亭台，灯火多于繁星。爆竹之声，累累如贯珠不绝，藉以争奇角胜。若其稍作断续声者，辄以为负。宵阑兴剧，正不知漏箭之频催也。春原富贵，国几长春；夜亦风流，天真不夜。北门管钥，亦为竟夕不键，殆所谓金吾不禁欤？斯亦风月之余情，承平之乐事。

沪人放灯，每在上元节前后。剪纸镂花为七宝盖，中空可点烛，此惟沪邑有之。一灯之制，经岁始成。虽费数十金不惜。张秋渚春华《沪城岁事衢歌》注云：“灯之盛于二月者，为花神灯，又名凉伞灯，灯作伞形，六角，间有圆者。镂人物、花卉、珍禽、异兽，细于茧丝。缨络须带，无不精妙，皆以五色锦笺缀成，其工可谓精巧矣。”出灯多者，至二三百盏，间以五彩吴绫折枝花灯，偶缀禽鱼蝉蝶，飞舞若生。又或扎彩为亭，高可三四丈，间饰龙凤，以云母石为鳞甲，上下通明，光照数丈。或有以蛮童装束作女子状，名曰“台阁”，与吴中采茶灯不同。至夜，箫鼓喧阗，绵亘数里，光耀若昼，真如焰摩天上。油头半臂，遨游其间，迄无停趾。月明星稀，酒阑灯炧，枣花帘内，儿女

联观。虽风俗喜奢，亦足见升平气象也。自癸丑之秋经赭寇之乱，久不见此乐矣。

沪人于每年清明日、七月望、十月朔，例以鼓乐奉城隍神出诣北郊，坛祭无祀鬼魂。仪仗舆从，骈阗街巷，马至数百匹。妓女椎髻蓬发，身著赭衣，银铛桎梏，乘舆后从，谓之"偿愿"。间有徒步于市者，轻薄少年指视追逐以为笑乐。是非敬神，直酿淫风矣。噫!

三月二十三日为天后诞辰。灯彩辉煌，笙歌喧沸，大、小东门一带为尤盛。闽、粤富商，无不殚其财力以奉神。沿街店铺，赌胜争奇，陈设彝鼎字画，精雅绝伦。宝蜡光腾，金炉篆绕，所焚沈檀伽(木+南)，氤氲馥郁，香彻数里。于时，航海帆樯，远近毕集浦滨，金铙聒耳，彻夜不绝。二十八日为城隍夫人诞辰。城中热闹，无异于城外，几于倾邑若狂。士女往观者，骈肩累踵。虽宵漏已深，而灯光如昼，沪人称为灯市。自后海疆多故，遂不及昔时之盛。

每岁四月下旬，西园有兰花会。萃闽产之佳者数百本，罗列案头，斗奇争胜。清晨薄暮，满屋芳馨，馞馞袭人。卓午来游者，络绎不绝，溽暑蒸郁，看花之兴味索然矣。何如于纸窗竹屋中，位置数盆，风来月上，花气熏帘，澹然相对之为愈耶?

六月六日，城隍庙东园有晒袍会，合邑之衣工为之。二十四日为雷祖诞。进香者，多于丹凤楼之小穹窿，蜡炬山堆，香烟雾喷，殿前宇下，袂云而汗雨者，不可胜计。自朔日至诞日茹素者，谓之"雷斋"，邑人几十之八九，屠门为之罢市。按《道经》：六月初六日为"清暑日"，宜修"清暑斋"。今人六月中多不御荤，或亦"清暑"之意欤?

七月二十日俗传棉花生日，忌雨喜晴。《岁时琐事》亦载

此说。吴下谚语有云：“雨打七月念，棉花弗上店。”木棉结花时，怕经风雨。而沪城濒海，七八月间大风陡起，一二昼夜不息，名曰“风潮”。万窍怒号，扬沙走石，有时平地水深数尺。元人诗云：“排空疑有鬼神战，对面不闻人语音。”摹绘酷肖。吾吴蔡铁耕《吴歈》云：“裂残火缴作罗纹，萧飒声来退暑氛。又恐风潮坏棉稻，东南莫起海沙云。”

七月晦日，街衢间並炷香燃灯，以祝空王生日，状如不夜之城。香篆缭绕，游者塞途。有剪灯作莲花布地，且有以茜草心编为花篮及瓶盆之属，名为“地灯”。其前为中元节，祭赛如清明。时新凉初届，余暑犹酷，士女率以夜游。从郭外绕西而北者，为周泾，神入城，路必由此，谓之“看青苗”。护神舆者，亦更深始归。每届节期，寺僧设盂兰会。经数昼夜，登坛说法，广开法筵。四明人多以纸箔为亭及船状，玻璃作窗，燃烛如臂，拥行市中，辉耀一街。是夕笙歌喧沸，不减上元时候。

中秋赏月，礼斗、烧斗香，向以南园为盛。比户瓶花香蜡，望空顶礼，小儿女膜拜月下，嬉戏灯前，谓之“斋月宫”。夜间妇女盛粧出游，互相往还，或随喜园亭，人静更阑，犹婆娑月下，谓之“踏月”。有门户者，往往以为妇女戒。前邑侯曾禁夜游，迩来此风少息矣。蔡铁耕《吴歈》云：“木犀球压鬓丝香，两两三三姊妹行。行冷不嫌罗袖薄，路遥翻恨绣裙长。”

八月十八日俗传为潮生日。潮有江、海之异。海潮来时，每为江水所截。盖长江出焦山口，经福山，南而趋南汇之阳山，势甚湍急，至此适与潮遇，于是江水随潮为长退。每年或有一二日咸潮，是为海潮盗入，邑民戒弗汲。八月间江潮最盛，多往浦口观潮。

沪人都不好事，弗解莳花，而艺菊者绝少。重九登高，沪人

于是日多遨游寺阁，藉作登高。而至大境阁、丹凤楼者，尤络绎不绝。持螯对酒，醉后不能簪菊归来，深为恨事。余昔侨居北关潘舍时，每岁值菊船至，必购异种。花时环列几案间，凉灯欲灺，新月如珪，殊觉瘦影萧疏，分外逸致，惜其近市地狭，不能自植。壬子秋，沪人葺绿荫堂而新之，萃菊数百本为菊花会。佳者殊鲜，所集之人，率皆市侩，罗腥膻，杂丝肉，以夸宴赏。渊明有知，定当捧腹。

沪人于霜降后，多尚斗鹌鹑。畜养之徒，彩缯作囊，笼于袖中，若捧珍宝。斗时角胜，贴标头，分筹马，每斗一次，谓之一圈。按：鹌鹑为二，无斑者为鹌，有斑者为鹑，但形状相似，俱黑色。今人总名之曰鹌鹑，多产于沪上田间。

菊花会多在九月中旬，近或设于萃秀堂门外，瘦石疏苔，曲廊小榭，已觉萧然有秋意。绕湖石折而东北，境地开朗，遥见菊影婆娑，毕呈眼底。循回栏而入，则万卉齐花，高低疏密，罗列堂前，棐几湘帘，磁盆竹格，无不尽态极妍，争奇斗胜。所有之花，先经识者品评，第其甲乙，凡区为三种：一曰“新巧”，二曰“高贵”。三曰“珍异”，名目之繁，不可胜记。盆盎皆标列艺菊主人别字，殊令观者神飞心醉。微风偶拂，清香徐来，如此盛集，亦足以点缀秋光矣。

沪俗于十月朔日，开炉煮饼，献于家祠，故亦称“炉节”。至于祭厉坛、祀祖考，则各处所同也。于时檀火斯改，飘风欲来，使人预备御寒之具，谓之“五风信”。按是月有风，每五日如期而至，故谓之“五风信”。土俗又以月旦之雨晴，占一冬寒暖。或云，十月旦晴和则少寒。贾人候此，知棉艰于售。

腊月八日，僧尼例以杂果煮双弓米，遍饷檀越，谓之“腊八粥”，亦曰“佛粥”。此风由来旧矣。沪人往往有以汤饼、菜羹和入者，殊失古意。按“腊八粥”一名“七宝粥”，见于吴自牧《梦

粱录》、孟元老《梦华录》，本僧家清供，今则居室者亦为之矣。吴曼云《江乡节物词》云："双弓学得僧厨法，瓦钵分盛和蔗胎。莫笑今年榛栗少，记曾画粥断齑来。"

岁事将阑，僧寮之乞布施者，不绝于道。僧众数人，持锡托钵，而令人担盒随其后，自街市递及村巷，依户施以钱米。女尼以秫之圆绽者，熟而悬之风，爆之于釜，表里皆透，大倍于粒，而洁白如雪，名"兜凑"，馈之檀施，有厚赉。

时逼残年，居民皆为度岁之需，入肆购置果实，谓之"年市"。家具殽蔌为宿岁之储，新年以饷戚友，谓之"年物"。沪人多斸取山笋作片，曝而干之，嫩者为"绣鞋底"。至此渐渍于水，缕切之，与肉同煮，味清而腴，此他处所无也。

岁晚祭灶迎神，各处皆同。庖厨既具，聚家庭之老幼男女，团坐宴乐，名曰"合家欢"。除夕或有达旦不寐者，曰"守岁"。灯明罳罬，帖写平安，罔不自祝百事如愿。乐施之家，登城观万家烟火，有不举者，挈钱米扣扉投之，不告所自，窭人子赖以卒岁，此风俗之最厚者也。

沪之物产，远不逮闽、浙，鱼盐之利，两无所居，古所称"穷海"也。然外至之货，骈集市廛，亦足云富。水族则自远而毕赴，植物则昔无而今有，加以西土奇珍，目所未睹，尤为他地所无。惟煮井为盐，为南邑所独擅耳。

河豚状如蝌蚪，即《吴都赋》所谓鯸鲐也。味美而有毒。沪人最尚此品。每当芦芽短嫩，烂煮登盘，腹极甘腴，故名"西施乳"。惟子不可食。煮之非法，杀人立毙。红目、红翅者尤毒。中毒者，急以橄榄汁灌之可解。然近来食者殊众，鲜中毒事。范叔子云："近世人肠胃皆毒如蛇蝎，非河豚所能伤。"嘻！其言亦过激矣。

陈金浩《松江衢歌》云："一部河豚典一裤，秋风低价四腮

鲈。”盖谓春时河豚入席，三头为一部。谚云：“得一部，典一裤。”甚言其值之昂也。人云其味百倍鲈鱼。东坡酷嗜此，尝曰：“也直得那一死。”予曾食于潘氏，未觉其佳，岂舌本木强乎？

石首鱼，俗呼为黄鱼。每于楝花开时，结队趁潮而至，一网可得数百头。渔者多放船候于山礁间，截竹为筩。每至则海风吹腥，江潮喷雪。网得者盛于淡水，沃以厂冰，可支数日，以最先得者为关尹午馔。四五月间，渔艘市冰以往，满载进浦，小船插三角粉红旗，鸣锣集市，曰“贩冰鲜”。吴俗最尚此鱼，每尝新时，不惜重价，故有“典帐买黄鱼”之谚。

鲈鱼，李时珍曰：“鲈出吴中，松江尤盛。长仅数寸，状微似鳜，而洁白过之。巨口细鳞，身有黑点。四五月方出。”然鲈发于秋，因秋风起，思及莼羹、鲈鲙，张季鹰语可证也。白居易诗：“水鲙松江鳞。”韦应物诗：“松江献白鳞。”皆指白鲈鱼而言。一种黄碧色，身微扁，名鳜鲈鱼，俗呼为鬼鲈鱼，味之鲜美胜于白鲈，苏轼所谓“松江之鲈”正指此。另有一种名四腮鲈，体黑腮红，其状不甚雅驯，长仅三、四寸，头大而尾细，肉肥腻无丝骨，冬月以肉汁作羹汤，味极美，其肺尤佳。

蟹之肥大者，出横沔镇。产吴淞江者为清水蟹。虱蟹较蟛蜞更小，每二三月间随海潮而至，近清明即无，俗谓怕纸钱灰气也。沃以盐醯，密贮瓮中，越宿即可食，味殊鲜，下酒最宜，堪供大嚼。陈金浩《松江衢歌》云：“西北诸乡水绕庐，食单风物近何如？寒深瓮醉金钱蟹，春浅盘供玉筋鱼。”金钱蟹，即虱蟹也。玉筋鱼，春时始多，亦为水乡佳品。

冬时，有一种蛤蜊，下酒甚佳。云产自浙东，浙慈人呼为蚶子。种蚶有田，利倍禾稼。其地半皆斥卤，不可耕植五谷。以生物血肉之品，能破土而出。固知回俗“种羊”，亦未足为奇也。是物食之能补心血。以泥拌之，盛竹篓中，可以致远。

余率以之为佐壶觞上品，每当擘食之际，几忘酬应，辄曰："不知许事，且食蛤蜊。"

蔬菜，与他地略同，惟称名稍异耳。芥菜，一种细茎扁心者，名银丝芥，亦名佛手芥。顾氏制为菹，称于世，味经年不变。制菹之法，寸切之，匀醯酱入煮，勿令熟，贮于瓮内，越一二日，启食之，味芳烈，于酸咸之外得别趣，真江乡佳品也。顾其种移植他处不荣。芥子可研为膏，螫舌芳辛，古称芥酱。陆佃云："望梅生津，食芥堕泪。"即此也。

北郭外，多西人菜圃。有一种不识其名，形如油菜，而叶差巨，青翠可人，脆嫩异常。冬时以沸水漉之，入以醯酱，即可食，味颇甘美。海昌李君壬叔酷嗜之，曰："此异方清品，非肉食者所能领略也。"蕹菜一种，亦来自异域，茎肥叶嫩，以肉缕拌食，别有风味。每岁发芽于夏，至秋则老。按蕹菜见晋嵇含《南方草木状》，盖岭表物也。

白菜，为蔬中上品。唐人所谓"阔叶吴菘"是也。陆佃《埤雅》云："菘性凌冬不凋，四时常见，有松之操，故曰菘。"沪中冬月有一种塌地而生者，其形如盆，叶多绉纹，色深碧，名盘科菜，又名塌科菜。一经浓霜，则味甘如饴。烹食最佳，他处所无也。

罗汉菜，向惟嘉定乡间有之。近日沪地园圃中丛生甚众，市上亦复盈筐挑卖。其菜于冬末春初遍产田野间，细叶巨根，至百余瓣，气味辛芳，沪人腌之为菹，杂以青果装瓶，以贻远客，味甚美。

桃实，为吴乡佳果。其名目不一，而尤以沪中水蜜桃为天下冠。相传系顾氏露香园遗种。花色较淡，实亦不甚大，皮薄浆甘，入口即化，无一点酸味。最佳者每过一雷雨，辄有红晕。其树以秋分时铲枝接种，非老本也。五年后结实始美，惜易蠹

蚀，七八年即萎。在城西一带者为真种，移植他处则味减。近年南门外数十里中，皆种桃为业，一望霞明，如游武陵源里，顾其味则远不及。今远商所买者，皆南门桃也。真种甚难得，且每逢垂熟，官票封园，胥吏从中渔利，高其价以售之民，一桃辄百钱。贫士老饕，頗难属餍。西瓜产于周浦者，色白如玉，味松脆甜洁，暑中佳品也。然自分邑后，已不属于沪矣。

艺菊家盛于石笋里，其“雪鹤”等佳种，秘不传苗，若旧谱之“粉褒姒”等，反不甚惜。其于秋时盈船贩售者，则金阊、虎阜种也，索值较贱，而间有佳品。朱门巨室，争相购置。菊之高大而瓣细者，皆洋种，花光饱满，数日不减。其别种曰“堂春”，花小而光内敛，大抵沪地多有，而园丁率能辨焉。

法华牡丹甲四郡。相传自宋以来，盛于吴下。而法华李氏泖溪园，尤多异种，为云间冠。所植尤蕃茂，有“紫金球”、“碧玉带”二种，最为名贵，色香俱胜，其他杂色亦有数十种。花时游赏者远近毕至，园主人必张筵，宴请当道缙绅辈，为雅集焉。今李园已成废砾，艺花者亦少减。每读昔人诗“买栽池馆恐无地，看到子孙能几家”之句，屑然欲涕。是处居人之业是者，类皆植之田间，花开贮诸盆盎，担入城市售卖，价值亦甚贱，色惟淡红、深紫二种为多，黄、白即仅见，实皆芍药所接，来岁放花，仍芍药也。

邑西北向有梅源市，环植千百株，花时晴雪千村，暗香十里，游者谓不减苏台邓尉。夏首春余，结实繁盛，邑人取以贩诸远方。今园林已废，梅实亦变，多属寻常风味。惟浦东沈庄之萧氏废园有奇种，花开香艳异常，结子大逾常梅，其色淡如水翠，着物即碎，味殊鲜洁，入口立化，名曰“萧梅”，所产不多，甚为珍贵。虽邻邑亦未识其味，每枚索钱六、七枚，真嘉品也。

笋种类甚多，皆生于春末夏初。惟“护居竹”者，为笋中第

一。“燕笋”燕来时所生，形长细而味稍逊。其在哺鸡时生者，名“哺鸡笋”，色淡黄，形短而肥。诸笋虽佳，细嚼则微苦。惟此笋味甘而清，质嫩无滓，为邑中异品。然有一种形色近似而味殊恶劣者，名“黄金铜”，恰能乱真。

华亭向以鹤称。其地有鹤窠村，相传为华亭侯陆逊豢鹤处，旁有鹤坡。沈括曰：“惟鹤窠村所出为得地。”《瘗鹤铭》亦云“得之华亭鹤窠”。按其地即今之下沙也，已分隶南汇，鹤不至亦久矣。顾传记所载鹤产华亭，亦非无故。晋时，曾有白鹤一双自东海飞来，憩于鹤沙古柏，久乃生雏，相与冲霄而去。后百余年，复来二鹤徘徊村落间，或栖树杪，或宿坟园。村民聚观，则延颈长鸣，游行自若，其声嘹喨，远闻二十余里，羽毛似雪，朱顶黑尾，足高二尺余。数日后，逸翮凌霄，渺然烟灭。疑即前之雏鹤也。自后常有鹤至，故传为云间之产。不然，鹤窠一乡村耳，无深林幽谷，安所栖集哉！

卷　二

沪上数十里间无山，既少冈阜之蜿蜒，並乏培塿之登涉。以是无丛林积莽，阴翳蔽亏，附近亦罕薮泽，故鸟兽无所孳生栖息。雉兔之属，猝求之无所得。其与川沙、青浦接境者，或间有之。每岁仲冬，西人出猎于外，逞其弋飞射走之豪。然多游于九峰、三泖间，扁舟往还，率以为常，而沪地非其所乐也。

沪城滨海，浦水多浊，井水多咸，不能酿酒，故绝少佳酝。其运自绍兴者，率多赝品。城内外酒家鳞比，著犊鼻裈者，浙慈之人居其半。邑庙旁世公酒垆，著名已久。每游西园，必往饮三爵。主人则周姓也，自镇江徙此已数十载，近已不亲滌器。相传周老以鬻花起家，有二女淑媚知书，一适乔氏，亦沪城望族。遂分为南北酒垆，北则已非旧主。往在沪渎时，偕二三良友，买醉黄公垆畔，酒券山积，不以为累。今日云散风流，思之辄为腹痛。

馆驿弄史国公酒肆及东门外郎氏惠生堂，皆善制药酒，味殊郁烈，不减公瑾醇醪，饮之可以疗病。南门外姜氏，以制造药膏著名。其保珍膏尤善，洵能祛风远湿。相传姜宾远得遇异人，授以秘方，至今子孙尚食其利。

沪人食水，多因潮至取汲。天雨时，绝不用缸蓄贮。故茶无真味，经宿即变黑色。若海潮盛至，咸水杂入，多不可饮，而其年禾稼必损。所称海邑名泉，如大成殿之张公井，绿云洞之

涌泉，瓶山道院之天移井，皆未得品赏。或云“六泉”在浦底，味极甘洌，特取之不易，未识可与江心“中泠泉”相埒否也？

沪上地仅弹丸，而南北异物、远莫能致者皆备。麋鹿、金钱豹、白鹦鹉、鹤、鸳鸯、孔雀，无不笼诸市中，待价而售。四五月间，粤东荔枝人市，其红如火。再后则北地葡萄，南中橙橘，无不鲜润如新。此外草木鱼鸟及外洋果品，奇形诡状者殊多，目不能识，口不能名。偶询之西人，其名辄至五六字，聱牙棘舌，亦不能以中国文字纪也。

沪肆诸物腾贵。谈笺、濮刀，著名已久，今皆失其初制。阛阓间所陈西洋奇器，俱因天地自然之理，创立新法，巧不可阶。如观星镜、显微镜、寒暑针、风雨针、电气秘机、火轮机器、自鸣虫、鸟能行、天地球之类。下至灯瓶盂碟一切玩具，制甚精巧，亦他地所无。

羊肆虽炎夏亦设，向惟白煮。戴九创为小炒，近更以糟者为佳，特面色不甚洁白。徐三善煮梅霜猪脚。迩来肆中以钵贮糟，入以猪耳、脑、舌及肝、肠、肺、胃等，曰“糟钵头”，称为美味，余见之攒眉不能下箸。

沪俗贮冥镪多以草坛，其形如瓮，圆、方、六角，大小不一，扫墓祀鬼皆用之。丧礼之异者，尸不停于堂前，任其偃卧于床榻，至殓时始得著衣入棺，子孙必择日易凶服。棺之前户，镂刻花物极工。冥镪坚致，胜于他处。他如入殡停柩，出殡卜葬，皆必以僧道，七七皆建道场，士大夫葬事一听诸地师，则又江、浙之所同也。

鲜荔枝来自岭南，从海舶携至，极速亦须四五日，故色香味俱变。贩者养以火酒，盛之桶中，沿途呼售，肉色已白，味杂酸甜。近来粤人贩鬻者，收藏颇有善法，或悬诸当风，有如新摘于树，红罗玉液，色味香犹冠他果。黄天河《咏荔枝》云：“自

有双轮来碧海，不烦一骑走红尘。”其便速可喜也。他如甘蔗、波罗之属，率皆应时而至。其有逾时者，多失真味，不适于口。迩日阛阓间粤品纷陈，几无弗备，迥异向时矣。

沪上袜肆甚多，而制袜独工。贫家女子，多以缝袜为生活。敏者日可得百钱，每夕向肆中还筹取值，较之吾里擘绩，劳逸迥殊。女红自纺织之外，专精刺绣，称是顾氏露香园遗制。擘丝为细缕，针细若毫，写生如画。所织之布，则有小布、稀布，以丈尺之短长为别。其行远者为标布。关、陕、齐、鲁诸地，设局邑中广收之，贩诸北方。

沪人素不戒食牛，无赖子遍地宰屠，莫之能禁。自西人来此，食牛者愈多，明目张胆，陈于市肆，不为异也。酒家佣保，颇工烹煮之法，沽饮者无不尝鼎一脔。按牛肉之禁，由来已久。《宣室志》载朱岘女戒食牛肉而免祸，则自唐已然。或曰所戒者盖惟耕牛耳，至太牢固不在禁例。若其动言破戒，踏破菜园，则世将讥之为迂儒。顾沪人既不惜物命，尤不惜物力，沟渠之间，粒米狼戾，恬不为怪。吁！暴殄甚矣，岂所以致福而召和也哉？

沪土性宜木棉，若植禾稻，收成较歉。故播种者因地以制宜。郊原高旷，川泽沃衍，有潮汐之利，以资灌溉，事半而功倍。惟八月风涛浸啮，亦能为害。相传木棉一种，黄妪得自崖州，从海舶携归，始教之艺。被其德者数百年，可谓远且溥矣，宜邑民之报赛无虚日也。

木棉本产南番，一名吉贝，利倍丝枲。流入江南，始自宋末。自黄姑归后，织纴器具大备，机杼之声，比户相闻。濒海百里，数十万赋税，实半赖之。昔完正课之外，尚有余布，是以人民称殷实焉。近者俗尚奢华，物力渐耗，生计稍绌，他处种植亦不少。桐乡沈晓沧司马炳垣，有《谒先棉祠》诗，末云：“北

棉敦南工，生计一朝夺。蚩蚩抱布氓，将焉赡家室？是宜济蚕桑，补救万分一。”已为沪民深虑而预筹之。徐文定公《农政全书》中言之亦綦详，奈沪民不能从也。近日沈仲复观察特为沪民补种桑树数万株。十年以后，蚕事以兴，定可必也。

沪人生计在木棉，贩输远及数省，今则且至泰西各国矣。在沪业农者，罕见种稻。自散种以及成布，男播女织，其辛勤倍于禾稼，而利亦赢。乡人称木棉统谓之花。木棉有核，如梧子较大。每年登场后，取棉花之衣厚核重者藏之。至明岁春间，轧取花核。四月，便宜锄地种花。种法有二：一曰“穴种”，垦地作穴，每穴下四五核，间尺许为一穴，匀种之。一曰“漫种”，以手握核遍撒之。种后须得微雨。五月，苗如荷钱，渐有枝叶。六月乃骤长，其枝层累而上，高者有四五尺。黄梅雨后，根苗渐长，而草杂其间。既晴，必锄去之，为“脱花”。稍迟则草益盛，花必受害，谓之“草没花”。“脱花”多以女伴为之。初苞者为鲜花，色淡黄，间微红。蒂生花实，谓“花盘”。有花无实者谓“雄花”。既开，其下之圆而有角者，谓“花铃子”，每铃作四房。生五六铃、十余铃不等。花铃喜晴。烘以烈日，则房拆而棉白如雪，迸溢铃外。然初见每亩不过数朵耳。花有早、晚二种。早花于七月望时，已可采取。晚花则在九月初旬。自花开至结实，需时月余。妇稚捉花，自朝迄暮。十月望后，花田中偶有一二晚铃遗滞者，邻近儿童拾之不禁，谓之“捉野花”。

花既登场，以木架展芦帘于上，取木棉匀摊之，为“晒花”。必经数日，以干燥为度，然后贮之以包，务使坚满。每两包为一合，每合重百斤，两口相承。其包用蒲，束以草索，藏于高燥之处，如粟之登庾焉。田事既毕，女红既兴。取所藏木棉，盛之于筐，晓起天寒，挈女伴就南荣拣其僵囊，去其不洁。

囊之僵者，实而未拆，或伤于雨，其絮如毡。既拣，乃就轧车。盖棉裹核外，必去其核而后可用也。既轧而弹，而搓，而纺，而织，乃成布。

轧车以木为之，三足：二向内，一向外。高三尺许，上有板，厚约二寸。板左右有两耳，空中纳二轴，一木、一铁，铁轴长出左耳外尺许。铁轴尽处，承以槌，状如枕而较长。络绳于铁轴，络板于绳之下垂处。以足踏之，则铁轴内旋，而核坠于外。木轴长出右耳外二三寸，上缀以木。木长三寸余，一端承轴，一端横缀一圆木为之柄，亦长三寸许。以手运之，则木轴外转而棉出。轧车咿哑如橹声。

弹弓，弹花之具也。棉必弹之，使如轻云，谓"弹花衣"。弹弓以木作圆柱状，长四五尺，粗盈握。弓上端镶薄板，方而斜，纵横四寸许，其下端于圆柱之末刻使弯圆，而厚阔二寸余，以弦施于两端，弦之余者，绕于柱上。击其弦者，有木槌，长七八寸，高其两端，极光润。弹必坐。其所坐者，如椅而矮，几及地，名"弹花凳"。凳之背贯以竹竿如钓鱼者，而曲竿之极处悬绳，绳下著弓。以左手执弓，右手持槌坐击之。棉着弦而起，轻如柳絮，宜于无风处弹之。弦声清越，闻及邻室，其弓弦以羊肠为之。

既弹之后，分作绵绳，削竹签捲其上，而纳入器中搓之。其器如桶盖，方而长，以左手按竹签，右手执盖向外推之，条条如玉蒜。于是乃用纺车，纺法各处不同。他邑用两指撚一纱，名"手车"。沪邑一手三纱，以足运轮，名"脚车"，人劳而工敏。其制以屈木之连属者锯之，下如二股，上如柱，约高二尺，竖二股于横木，长不及二尺。木两端之向内者，又横卧二股，长二尺有余。股之尽处，以厚方木合属之，柱端中空而以纺车头横贯其内，形如半月，内外各一，相悬寸许，脊有三齿，安小管于

上。其所谓锭子者，即以横缀管中。柱下二股交合处，横圆木长半尺，木上着轮。另有一木，长四尺余，锐其一端，跨轮而受之，其一端于合属卧股之处，作齿承之，以两足运旋。先于锭上绕纱数尺，粘于条子，随轮飞动，紬绎而出，名曰“纺纱”。

纱既纺成，乃绕之于筒。其筒以石苇作管，长六寸许。然后以经车条理之。经车，形如算盘，表里透漏，取筲分左右匀列其中，于广场植竹为架，以纱绕竹上，径数十丈，负经车往复数次，理其经纶，以交竹中分之，平如匹练。先以浆渍纱上，取竹帚刷之使匀，烘以晴日，俾纱燥而不粘，则机口滑润，纱不中绝，省接续之工。于是层捲于滴花，滴花乃系杆轴，长二尺有余，两端有交木如十字。以便上机。布机与绸机大略相同，而布机颇省便，边幅亦较狭。织者日可得布一端，亦有竭日夜力而得两端者，殊所仅见。织时以紫色掂经纱之边为目，用以记数，交竹梗处为页，每六页则为一端。自种花至此，皆采取张春华《沪城岁事衢歌》注中语。

水龙之制，云自倭人传入中国，遍及各处。近日西人创行机器新法，不烦人力。其水之及也，有如骤雨洒空，滂沱四注，顿使祝融为之霁威。其有坚革蒙成者，轻而易举，制亦精良。其皮管曰“虹吸”，长数十丈不等，置诸江中，水自能来，无劳人汲，中有恒升车，起落殊便，且能及远。

苏、松田赋之重，一坏于贾似道之公田，再坏于明洪武之皇庄，三坏于吴门太守之以民田摊入官田，而民力竭矣。国朝雍正、乾隆时，恩纶叠沛，邑中赋额，较之昆、新减十之三。惟近年折价愈增，而岁又不登，民间逋负纷积。以法绳之，则聚众群哄，挟制官吏。抚之则益玩，急之则生变。人心不靖，江河日下，此贾生所为痛哭流涕者也。

我国家闿泽旁敷，覃恩广被。自赭寇蹂躏后，皇上轸念民

艰，迭加蠲缓，减赋轻徭，以甦民困。于是苏郡之粮，较前大相悬绝。同治四年，刘松岩中丞奏准永远减定漕额，著为恒例，此从来未有之鸿施也。凡在食毛践土之伦，皆当何如感激耶？今计上海县属，每亩原科白米一斗二升七合六勺零田，今为每亩九升九合七勺零。原科每亩一斗二升五合三勺零田，今改为九升九合二勺零。原科每亩九升八合二勺零下田，今改为八升四合九勺零。原科每亩八升五合六勺零下田，今改为七升四合四勺零。凡递减漕米一万四千八百八十八石五斗六升七勺。此一邑减赋之大略也。特胪列之。

明代地广于今三倍，而版籍殷繁，户口之数，不下五十余万。分县以来，不逮其半，至我朝之初分南汇也，分县在雍正四年。仅四万八千人耳，幅员既狭，生齿又寡。迄乎嘉庆十五年，生聚教训，骤增至五十二万八千，已如旧数，自后孳生虽广，亦不外是，统核男女，凡五十四万而已。邑虽三经兵燹，而比户流亡无几，是以元气未伤，市廛益盛。至今遂为天下重镇，系于东南全局，此又地势民风之一变也。

自本朝分设南汇以来，实存额田七千七百四十九顷六十六亩。乾隆八年，分设川沙，实存额田六千八百九十四顷五十一亩。道光十年，重订《赋役全书》，凡计额田六千八百四十九顷七十二亩。咸丰五年，仍如前数。同治四年，额田四千八百五十二顷五十九亩，实征米六万四千四百四十五石八斗有奇，实征银七万八千十六两有奇。

我朝宽大为怀，轸恤民隐，均田均役，立法至公而无弊，生民乐业，无事征徭。邑中向有渔课、酒税诸名目，自后悉为裁免，惟牙行、典肆，领缴官帖，按帖征银而已。自兴防乡、浚河诸大役，一皆出于捐输，因时制宜，而绝无横征苛派之烦，盛德为不可及也。

海运兴于元代。自浙西至京师，不过旬日。明初因元之旧，终以风涛险恶，海陆兼运。永乐十三年，会通河成，遂罢。我朝曾于道光五年试行之，风帆稳利，上下称便。自咸丰五年，江浙漕米，悉于上海交兑起运。苏以海防同知主其事，浙则设局于小南门外，由浙抚派员来沪，遵守成规，商情踊跃。其运米之船有四：曰“沙船”，曰“蜒船”，曰“卫船”，曰“闽船”。皆商为承揽，均于仲冬集黄浦，装米赴津。近年设立招商轮船局，所有粮米，半由轮船装运北上。

邑中所以广积储备赈济者，有常平仓、社仓、水次仓。循例存七粜三，出陈易新。常平仓建于康熙二十二年，历来有谷一万五千石有奇。壬寅海警，仓谷散失一空。同治八年，朱梧冈大令凤梯，发帑重建，焕然一新，规模倍敞。社仓设于雍正二年，选举社长经理。道光十六年，邑人徐紫珊上舍集众捐资，建义仓于城西北隅九亩地，即露香园遗址也。拟订章程，输钱积谷。壬寅用兵，借设火药局，旋毁于火。水次仓国初改建于小南门内。咸丰三年，赭寇据城毁焉，乱后重建。

江海大关，设于康熙年间。凡洋舶出入税规，悉于此稽察焉。向为中丞所管，后归观察兼理。道光年间，又增北关，专司各国贸易事宜。比年税课愈盛，远胜粤海，当为五口之最。大关向在小东门外，东北面浦。咸丰十年，粤逆犯境，毁于火，乃暂移于大东门外救生公局。新关在北门外头坝南，面浦。

旧关，例用杭人司其事，谓之“总库”，最为优缺，非糜万金不能得也。一年税饷所入，不下数百万，然半侵渔于书舍之手。至为关吏者，家无不富。其次阅货、检舱，弊窦不可枚举。苟得有力者一扩清之，亦于国课军糈少有所助。

北关虽无侵渔之弊，而偷漏甚多。盖中外言语不通，而西人又桀黠狡诈，往往以小艇运货出口乘间扬帆而去，不及稽

诘。即使及之，而货之贵贱多寡已不可稽。华官又恂懦模糊，了事而已。故官此地者，非精明强干弗办。咸丰三年红巾之乱，北关几废。英国驻扎香港公使包伶以为例当输纳，于是复设如初，而延西人为司税，正副各一人，关务顿有生色。凡属通商口岸，悉一律办理矣。

沪上善堂林立，而推同仁辅元为巨擘。经费之裕也，章程之善也，而董理者尤能以实心行实事。凡恤嫠、赡老、施棺、舍药、栖流、救生，以及孤幼、残疾，无不有养。咸丰癸丑寇陷金陵，难民之南下者，养活无算。此外设有果育堂，一切悉仿同仁之例而行之，近与同仁分司稽察渡船之事。其有抚教丐童，留养老年残废男女，则曰"普育堂"。设于半段泾，其初为应敏斋方伯所创。其专舍医药、施棺代葬者，则曰"保息局"，即设于县治西北广福寺。初为苏人公建，以济苏人之避难来沪者，厥后旁及他处，不区畛域。苏垣既复而局分，顾沪局仍如其旧。其余不及枚举。

邑中学校，始于至元，而大备于延祐。顾如蕉石、云影、酸窝、止庵，遗迹无存。历朝以来，屡经葺建，皆仍旧址。其地在县署东，殿廷规模宏敞，云棱雾瓦，碧棁丹楹，称于一时。庭中翠柏苍松，森然郁秀。咸丰癸丑八月，会匪陷县城，粤逆刘丽川踞为伪馆。城复悉毁于火。乃移建于西门内，即右营署废基也。经营一年而落成。庚申粤寇犯境，以屯协防之西兵，逮撤防而损毁大半。前后观察苏松者，如丁雨生中丞、应敏斋方伯，捐資修理，内外一新。方伯并为备祭器、置乐舞焉。

学中弟子员之著于籍者，岁、科两试，所取定额，凡十有四名，盖比之列于中县。嗣后邑人郁泰峰别驾输金修城，奏广学额十名。同治四年，以集团守城，复加额四名。廪、增之缺各十有二，岁贡四年一人，拔贡则以南汇并考选拔。武生定额九

名，后迭加广十有三名。川沙民籍之隶于县境者，亦就试于邑学，以地分而学未分也。

敬业书院，初名申江书院。本明潘恩故宅，后为西人利玛窦寓所，中有观星台，遗迹尚存。相传康熙年间，严禁天主教，遂毁其堂，籍入官产，改为书院。经地方官屡行集资修建，又倡捐以足经费，然后规制乃宏，诸生多来肄业。在沪掌教者素称优缺，每岁上游所荐山长，不下十余人。其实督课者不过一二人，余皆縻地方官修脯而已。官课道、县分主之。师课则山长专主之。惟课无定期，与省中书院小异。有时官长涖至，借作居停，则与北路僻县无行馆者相似。以讲艺之地，为息宾之所，未免甚嚣尘上矣。同治乙丑法人索还书院，以其本为天主堂故址也。旋移建于县东旧学宫基，仍名“敬业”。按邑志所载，观星台高不过二三丈，湖石叠成，极玲珑嵌空之致。盘旋上之，弥迂远，前铺紫石为阶，刻黄、赤道及经、纬躔度。乾隆间修院废之，今石砌犹有可识。

蕊珠宫即蕊珠书院，在县治南。内设监院一人，司生童试卷及出纳膏火。是院创于道光八年，时陈芝楣銮方为观察，喜其水木清华，得山川之秀，遂葺为书院。增建奎宿阁三层、方壶一角、海上钓鳌处诸胜。陆梦坡方伯继之，增拓其规，曲廊高阁，蔚然可观。当院之初设也，董其事者，为邑中某孝廉，倡言系本城绅富捐資，外邑人不得阑入，今著为令甲。试于院者，悉沪城氏族，即选敬业书院诸生三十六人月课于此。取十八人为登瀛上舍。夫书院之设，本为切磋文艺，于功名得失无关。询之他郡，从无外邑人不许与试之例。果尔，则某孝廉隘甚，宜其传笑四方，流为谈柄也。

南园珠来阁，久不可考。自改书院以来，黄邑侯冕及阳金城、汪忠增二观察，並捐俸千金，与绅士集成课试经费，并增课

额七十二人。先后董其事而克成之，邑孝廉金君树涛也。道光十八年，又售院旁民居，拓建芹香仙馆、致道堂、育德堂，及左右两庑为学舍，而珠来阁得复其旧。南园每至盛夏，辄设茗肆。游者遝至，惟珠来阁则不许登。阁左为山雨欲来风满楼，西向，凭窗远眺，烟树苍然，雉堞如画，楼下高荷万柄，纳凉胜地，无过于此。

龙门书院，建自同治四年。丁雨生中丞在任时，捐廉倡设，而应敏斋方伯踵成之。其地即李氏吾园废址。始设时，仅在南园之湛华堂，地狭，规制未备。院中肄业诸生，定额三十人。每岁仲冬，例由观察甄别。其课程以经史、性理为主，而辅以文辞，尤以躬行为重。院中诸生，于行事读书，俱有日记，各置一编，盖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固教育之正轨也。先后所延山长，皆品学素著者，如平湖顾访溪明经、名广誉，咸丰辛亥，荐举孝廉方正。兴国万清泉征君、名斛泉，咸丰丁巳，胡文忠公疏举隐逸。兴化刘融斋中允、名熙载，曾任广东学政。皆其选也。

诂经精舍，创自同治十二年，为沈仲复观察所专设，自分廉俸，以给诸生膏火，其嘉惠于士林，实无穷也。课士不尚诗文，专讲经史，与龙门书院实相表里。沪自通商以来，当南北要冲，寄籍之士，云臻雾沛，即欲肄业龙门，而额隘难容，故观察乃有此举也。精舍中广储书籍，无一弗备，俾士子得以枕葄其中。昔太傅阮文达公振兴文教，提唱宗风，于粤设学海堂，于浙设诂经精舍，皆以史论、经解觇士之学识。观察浙人，故以文达之惠浙者转以惠沪，谓非沪士之所深幸哉！

淘沙场，在邑庙西，为元时学宫旧址。王陛良构为素园，旋改为清源书院。院之西偏，垒石为山，建文昌阁于巅，顾已岿然欲倾。余皆丛篆顽荆，高垒乱砾而已。道光丁未，邑绅士割其址之东偏，捐建陈忠愍公专祠。每年五月初，富商大贾，

鏜鎓歌舞以侑之。戊申春初，余从先君子游此，瞻仰其像，徘徊不忍去，慨然若有所感。堂庑三楹，中奉忠愍公像，右附殉难诸栗主，其配享于左侧者，赫然一杨典史也。吾吴贝子木明经，尝有《沪渎谒陈忠愍公祠》诗云："一战甬江口，督臣死，提臣走。再战吴淞口，提臣死，督臣走。三战乃及金陵城，江涛寂静噤不声，陈将军后谁敢兵。君不见走者弃诸市，死者长如生。长如生，尸祝遍我海徼氓。"

袁公祠，亦在淘沙场。咸丰五年奉敕建。有司岁祀，从邑绅士所请也。祠壁画义犬四。当公被害后，邑人徐渭仁具棺敛之，停殡署中。旧畜犬四，守棺不去，皆饿死。

城隍庙据一城之胜。相传神即邑人秦裕伯，元末避乱海滨，明祖尝三聘之，诏曰："裕伯智谋之士，天下已定，伏处不出，意欲何为？"乃惧而出为行省参议。没后，屡显奇迹，保障一方。堂下左右四石隶，传闻自水浮来，亦一奇也。庙有东西二园，经营之费不赀。吏民商贾，各殚财力以奉神，神之灵爽亦远矣哉！

先棉祠，亦曰黄道婆祠。相传木棉一种，黄妪得自崖州，从海舶携归，始教之艺。道婆生元时，邑乌泥泾人。自幼沦落崖州。其地多种木棉，纺织为布。道婆尽得其传。元贞间归，以是业授乡里，衣被海滨，利及他省。被其德者数百年，邑民多私祭之，犹未列于祀典。道光五年，邑侯许榕皋大辟城西桃林数亩，创建特祠，遵部议从先棉例，春秋崇祀，规制廓增。经画其事者，徐渭仁紫珊上舍也。按《通志》及《太常寺志》，先棉祠初在乌泥泾，天启间张所望另建于宁国寺西。今在县署西南梅溪弄者，盖其别祠。顾或谓黄姑庵系祀织女。《泽国纪闻》云："所奉乃少年女子，非道婆也。"然则先棉与黄姑，当别为二矣。

闽、粤海舶，多驶往南洋，较航日本者，利数倍之。舶中敬

奉天妃甚至，一有触忤，风涛立至，祈求辄应，捷若影响。闽人乃于东关外建立天妃宫，古称顺济庙，颇巍焕。创自宋末，成于元初。海舶抵沪，例必斩牲演剧。香火之盛，甲于一方。三月二十三日，为天妃诞。市人敬礼倍至，灯彩辉煌，笙歌喤聒，虽远乡僻处，咸结队往观。谓其地为宫前，崇美饰华，极称宏敞。咸丰三年寇乱庙毁。绅士郁泰峰、郭长祚捐资重建。庚申秋七月，发逆窜沪，土木之功，犹未毕也。法人假助守为名，附郭之屋，尽付一炬，火光烛天，七昼夜不熄。于是东门外地，尽为法人所据，与英画界以居，而天妃之宫亦迁矣。相传神为莆田县湄洲林氏女，幼时照井，有神出授铜符，遂著神异。性甚孝，尝拯父脱于海，颇著灵爽。今各处海隅，无不为之立庙。或曰：妃之为言配也，天一生水，水为天之妃，故曰天妃。而必欲求其人以实之，不亦偵乎！

三茅阁在北门外。其侧向有春申侯祠，即邑志所谓延真观也。土人呼为长人司，司神无可考证，俗因以春申君当之。春秋致祭维虔，自楚至今，已二千余年，而民奉之罔懈，岂其功德之及人者深耶？考黄歇仕楚，臣节不纯，迹其生平事实，无善可纪，而世以四君並称，窃所未慊。然其疏凿黄浦，沪民万世食其利，宜其血食弗替也。三茅阁建自明永乐时，重修于国朝乾隆时，内祀三茅真君。咸丰三年毁于兵，西人并租其地。邑人因移建于北门内，专奉春申，而三茅之祀遂废。

自象教西来，招提兰若遍天下，而江、浙为尤盛。琳宫梵宇，榱题相望，金碧交辉，缁流之辈，接迹于道。考其缔造之初，或托于神异，或出自布施。结构峥嵘，丽云焕日。记洛阳之伽蓝，译天竺之经典，亦足以点缀山川，辉煌名胜而生志乘光。庚、辛之间，独免寇氛，不罹虐焰，则又斯一隅之幸已。

衲子所居曰寺，羽流所住曰观，不知始自何时。或以白马驮经入中国，命以鸿胪寺处之，后遂以僧居为寺。方士言仙人好楼居，于是盛崇台观，而观之名以昉。沪上寺观，有时缁、黄迭居，而地属于官者免租赋。或谓释、道日盛，足为圣教患。然释、道在今日，其焰已微。粤贼蹂躏江、浙，古刹名祠，多付一炬，前朝遗迹，荡然无存，此固由盛而衰之机也。顾天下有此衰而彼盛者，则今日士大夫之隐忧，又在彼而不在此欤！

静安寺，建自赤乌。僧寮数众，苦行清修，香火梵呗，昔称极盛。每逢四月八日浴佛大会，士女毕集，施舍无算。春时传戒之期，远近聚观者，趾相错也。寺前有一泉，昼夜腾沸，俗呼“沸井”，亦名“涌泉”，为八景之一。或曰下有硫磺，或曰海眼也。诛茅作亭，亭圮井湮。入港无有过而问者，而泉之沸如故，港之兴废不一。明贡师泰诗中有云：“亭荒鸟雀聚，水古虹霓腥。初疑蟹眼沸，复似冰花零。”可谓善状景者矣。庚申夏秋间，余方奉上官檄督办诸翟团事，往来必取道经此。寺外东西尚余二井，围以木栏，观所谓“沸泉”者，仅如鱼之嘘沫而已。

余至城西南隅，访蔽竹山房故址。父老有知者，指谓余曰：“今铎庵是矣。”庵本邑人张在简读书处。康熙初，曹绿岩明府始改为庵。有僧犀照从江右来，卓锡于此，插槿编篱，屡加修葺。庵旁固多隙地，聚石凿池，构亭艺树，又无屋舍民居以遮游目。春时溪桥花隐，斋阁柳深，修篁丛篆间，清磬遥闻，殊觉城市而有山林之趣。陆子卿《游铎庵》诗云：“招提隐西郭，到此少尘氛。满径堆黄叶，开门对白云。”住持者，自僧犀照以文字开山，继之者为钝夫、慧远、普泽、上晏、漏云诸人，皆精戒行而工翰墨。漏云圆寂后，更无名僧掛褡。今阅数十年，园林殿宇，渐就荒圮。寺僧将立愿重构，但不知何日落成耳。

龙华教寺，在黄浦西村，离城十余里，近水回环，远山遥拱。寺建自赤乌十年，吴地梵刹，此为最古。寺前浮图七级，高插云表，颇称壮丽，昔人都有题咏。《云间志》略云，塔为文笔峰，修之则邑中有科第。相传吴越忠懿王夜泊浦上，见草莽中祥光烛天，乃为大兴土木。宋治平间，赐额曰"空相"，嗣后屡圮屡修。山门外有二井曰"龙井"，一清一浊，大旱不涸。宋《空相寺碑》，仅存残石，字迹不可辨识、淮篆额尚存。咸丰三年僧观竺募资重建，十年为贼毁。旋有檀越舍金葺修后殿及钟楼，焕然改观。每逢三月十五日，焚香赛愿者自远毕集。明时大内曾颁经赐敕，倍极隆重。今远枕荒郊，香火之盛，远不逮昔。春时而外，游迹甚稀，惟晓云残月与波光塔影相参差耳。甲戌夏间，寺中住持观竺，由部领到藏经，备仪仗迎之入，护从僧约百余人。兵燹之后，象教日昌，此其征也。

东华道院，在虹桥南，内祀武圣，几阅二百年。道院为康熙间浙人徐本述建。壬子夏，青楼中人忽从茅山舁一木偶曰金将军者，寄此院内。于是倾城粉黛，偿愿报赛，殆无虚日。近闻羽流创盖殿宇，绰楔一新。嘻！金将军何神耶？並不载于祀典，何此邦人士趋之若骛也？

沪多淫祀，如三茅真君祠及虹桥施庙，勾栏中敬奉倍至。凡妓患恶疡，辄往施庙，斩牲设醴，侑以鼓乐而偿之，云其灵如响。此外尚不下数十处。每岁楮帛费不赀，伤民财，耗物力，莫此为甚。狄梁公莅江南，凡不载祀典者悉汰之，有识哉！

一粟庵在县署西南。本徐氏荒圃。康熙七年，僧超浚自浙东来，购地建庵为卓锡所。乞额于曹君绿岩，因取"金鸡解衔一粒粟"义颜之。庵左右多隙地，竹石阴翳，古木参差。庵后有池，陈氏所凿也，暗通潮汐。邑侯任待庵自解宦橐，买为

放生池。乾隆间，有僧大来住持是庵，不解文字，而戒行独高。后有僧观修继其席，以殿宇凋落，募资重葺。嗣后来者，皆不坠宗风。近如僧怀德静业自修，僧普海辩才无碍，皆其矫矫者也。平时设斋祈度者不绝，舆盖盈门，巾裘接席，凡法堂、方丈、斋庐、库藏等，无不焕然一新。其蔬馔之精，庖厨之妙，真觉护世城中，别有风味。赭寇之乱，江、浙沦陷，四方难僧麕集，伊蒲之膳，悉为供给，尤为不可多得云。

青莲庵，即顾氏露香园中青莲座遗址也。僧启峰建为庵，驻锡其中，仍以是名。逮我朝乾隆时，僧法恒筑楼曰“不染”。嘉庆时，陈元锦建堂曰“海印”，辟地疏泉，颇加修治。道、咸间，有僧自吴中来挂褡焉。壬子仲夏，余与张鸿卓啸峰广文、丁瀛步洲上舍往游，庭前方塘如鉴，藕花开矣。寺僧谓予曰：“今岁苦无雨，荷半枯死。老衲手灌甚勤，得此数柄耳。”风送香来，鼻观为之顿清。自经兵燹之余，损毁殆半。住持僧清华、见如重塑佛像，募资缮葺居之。

海陬僻壤，异境无多，选胜探幽，辄乖夙愿。然当春物尚余，夏景初丽，百卉俱香，重阴叠翠，虽乏山林之趣，亦足以怡情愫，豁眉宇。杖策而往，载酒以游，裙屐雅流，提鹇挈鹭，洵一时之胜集已。

邑中游览之地，以城隍庙东、西两园为冠。东园在庙中东偏，颇宏敞幽寂。西南隅一台，高数仞，画栋雕题，钩心斗角，俗所称“小灵台”是也。堂左辟一沼，清泉围绕，中蓄玳瑁鱼数十头，吹萍喷雪，生趣盎然。地僻境静，游踪罕至，每值令节则启之，余则双扉常键。幽草孤花，有心人益深遐想。

西园即潘方伯允端豫园故址，在庙西北，广袤半顷许。风亭月榭，位置宜人。凿池广数亩，潮汐暗通。中有一亭翼然，名“湖心”，即允端记中所谓凫佚之亭也。左右盘折，平卧

水面者，为九曲桥。池植红莲，夏日盛开，晓起立桥上，面面皆花，绛霞晕目，水风送凉，真佳景也。自经壬寅西人之变，靡有遗茎。由九曲桥左旋而出，香雪堂在焉。奇石鼎峙，镌曰"玉华"，宣和花石纲漏网之玉玲珑是已。咸丰三年赭寇之乱，园中室庐，为贼巢穴，凡阅十有八月。乙卯官军入，遂毁于火。香雪堂为废砾，而奇石岿然独存。后虽重葺，而规模布置，迥不如前矣，惜哉！

园中茗肆十余所，莲子、碧螺，芬芳欲醉。夏日卓午，饮者杂遝，或来荡妇与轻薄少年杂坐，绣袂成云，粉汗如雨。何物褦襶子，掉臂其间，目成而去。以敬神之地，而作桑间濮上，此整饬风纪者之责也。茶寮而外，设肆鬻物者又百余家。隙地虽多，绝无一卉一木堪以怡情，园林幽趣，荡然泯矣！庚申春间，兵事起，法国驻兵于此。后经丁观察与法国清理，仍还旧观。栽植花木，特标名胜，惟许设书画、笔墨、骨董等铺，以点缀景物，迥异向时之甚嚣尘上矣。举动风雅，自异俗吏，而经济亦寓焉。

西园三穗堂，居园正面，巍然高耸，内极宏敞。绅士每于朔望宣讲圣谕，令众集听。凡道、县朝贺万寿及有大事，皆以为公所。堂后累巨石作小山，奇峰攒峙，重峦错叠，为西园胜观。其上绣以莹瓦，平坦如砥。左右磴道纡折，盘旋曲赴。或石壁峭空，或石池下注，俄而洞口晗岈，俄而坡陀突兀。陟其巅，视及数里外。循径而下，又转一境，则垂柳千丝，平池十顷，横通略彴，斜露亭台，取景清幽，恍似别有一天。于此觉城市而有山林之趣，尘障为之一空。就池之东偏，则编篱插槿，疏沼栽莲。近水构一小亭，中蓄一鹤，缟羽蹁跹，点缀于红花绿水间，亦殊可观。然所惜者少天然之致，无香草蒙茸，清泉滃郁，地虽幽僻，石隐者无取焉，惟石细路曲，纡回高下，差可

喜耳。山旁本有精庐数楹，乙卯春尽付一炬。后经有力者集资重筑，增拓旧规，而求如向时之苍幽，不可得矣，胸具丘壑有几人哉！

邑庙旁有点春堂，闽人所建，俗称花糖公墅。闽人议事必集于此。园亭轩敞，花木阴翳，虚槛对引，泉水潆洄，精庐数楹，流连不尽。循石磴曲折而上，有小榭颇堪延爽。长夏曲师咸集，按节教歌，以为避暑之所，清讴檀板，听者神移。其半设画局，画工下榻其间。亦有司茗者，非佳客至不烹也。癸丑之乱，贼目陈二，固闽人也，踞作伪馆。乙卯城破，半毁于火。后虽重建，然殊逊旧观，令人顿有昔是今非之感矣。

张家花园不知建自何人，今屡易主矣。清旷幽邃，花木萧疏。惜为伶人所居，半就毁圮。沪上虽称繁华，然其时未有戏院，间于其中演剧。主席者设讌款客，任招歌者以侑觞，略如吴门之例。其外有楼三楹，殊低隘，阶石间荒草不薙。每至夏夕，聚蚊成市，露坐纳凉，颇不可耐。此由园丁治理不善，兼以居者非雅流耳。癸丑，将售于他姓，索价颇奢，竟无问者。后为郁氏别业，游宦借居为行馆，略芟芜秽。噫！余尝有买山之愿，沧浪亭主人真不易作，况不止四万钱耶！

也是园在城南隅。明天启时乔炜所建，即渡鹤楼遗址。国初曹绿岩居之。后为李氏所得，遂改今名。继又改建蕊珠宫，祀斗母、文帝诸神。外殿一扁，署曰“尘飞不到”，相传为吕仙降箕所书，飘飘然有凌云之想。园中叠石凿池，曲槛雕阑，蝉嫣相属，行者忘其度水。池宽数亩，多植红蕖。花时游赏者无虚日。风清月白，远香四闻，团扇轻衫，迎凉斗茗，洵不减销夏湾也。池之前隆然而高，若一小阜，土多石少。其旁精庐邃室，别有洞天，为邑士课艺之所，游人不得辄入。有游宦至沪者，即憩此为行馆，胜地不冀得名贤而益彰哉！

也是园亦名南园。有古榆一株临水，势极夭娇，名“榆龙”。黄霁青太守有题壁诗，中云：“四壁竹三昧，六窗灯九华。楼高凭鹤渡，树老作龙拏。”宝山蒋敦复剑人茂才，于壬子年独游是园，有《南园题壁》诗云：“长风吹海上，而我钓鳌来。此地一弹指，高怀殊未开。危亭当涧立，仄径忽峰回。石壁留题字，苍然生古苔。”颇有磊落自负、感慨今昔之意。梅伯诗：“万片玉鳞已蜕，千年铁性成顽。”亦奇警。

吾园，李氏别业，在城西隅，本邢氏桃圃也。后得露香园桃种，添植百数十本，峰峦错叠，水木明瑟，旧有红雨楼、带锄山馆、潇洒临溪屋、清气轩、绿波池、上鹤巢诸胜。桃花开时，游人如蚁。主人李筠嘉笋香光禄，蓄双鹤蹁跹其间，于桃林中特构一亭居之。每岁生雏，蓄之可爱。当道多公讌于此，文酒流连，嘉宾辐辏，想见胜地名流遭逢之幸。道光初，割园之右偏，以为黄道婆祠。沈炳垣晓沧司马《独游吾园》诗中云：“繁华真转毂，风雅久扶轮。”感旧怀知，益怆然于昔时之盛。旋为杨氏所得，改名托园。同治四年，就其废址，创建龙门书院。

宜园在化龙桥东，本周金然别墅，后归于乔光烈。有乐山堂、寒香阁、吟诗月满楼、青玉舫、快雪时晴、琴台、归云岫、宜亭诸胜。乔重禧鹭洲学博为光烈四世孙，绘有《宜园读书图》，乞黄霁青太守题词。时海疆有警，吴淞江口设兵增戍，王梦湘观察方筹防御之策，鹭洲以一书生入参戎幕，故霁青末句云：“伫看鳀壑靖鲸波，方见读书真有益。”今宜园无恙，花木依然，而游息其中者，已非故主，为可慨也。闻归郁氏，更名借园。鹭洲自归道山后，珍藏书画，后人不知爱护，久化烟云，亦足惜已。

薑园在城西南，即拄颊山房，思翁所筑。木石最为苍古，

有池一泓，思翁洗笔于此。亭榭布置，洒落可喜。墙上旧有石刻“溪山清赏”四字，明人祝允明所书也。今为他氏所得，其地犹呼董家宅。惜其主人不识风雅，闭关拒客。问诸沪人，罕有知者。

日涉园在县治南，为明太仆卿陈所蕴别业，后归陆氏起凤。向有竹素堂、友石轩、五老堂、啸台诸胜。竹素堂为吴门周天球题，三面临流，最为宏敞。其孙秉笏，增筑传经书屋。耳山先生既贵，多所葺建。以总纂《四库》书成，蒙赐杨基《淞南小隐图》，因以园中传经书屋，改为松南小隐以敬奉之，纪恩也。此园垂二百余年为陆氏世守，今惟五老堂仅存。

露香园在城西北隅。明顾氏别业也，今废，青莲庵即其故址之一。先是园建于明尚宝司丞顾应夫，辟地穿池，得旧石一方，有“露香池”字，为赵文敏迹，园遂以名。内有碧漪堂、阜春山馆、积翠冈。冈之阳有楼三楹，曰“露香阁”。阁之东为独莞轩，左偏有分鸥亭，突兀岸外，下瞰露香池。池可十亩，广植红莲，开时池水欲赤。山尽有庵，曰“潮音”，供大士像。庵左为青莲座，斜榱曲构，皆依岸而成。园大数十亩，亭馆嵱嵷，本擅一邑之胜。逮后台榭既圮，园林就荒，青莲座以改作青莲禅院，仅存。庵东偏为内演武场，俗呼“九亩地”。一望平远，芳草芊绵，既暮则树木阴翳，鬼燐上下，诵“青枫黑塞”之句，毛发不觉森然。

园址废后，尚有古石二三，池水亩许。道光丙申，大吏檄州、县建置义仓。长沙黄冕南坡来摄县篆，举邑人徐渭仁紫珊上舍董其事，择演武场东隅，鸠工庀材，仓廒鳞列，规模大备。于仓西浚池为巨浸，植菡萏其中，池上东向筑亭，宏敞如厅事，得复旧观。始为秋波亭，后易名秋水亭，阑影池光，极为幽敞，游者彷佛在秣陵胜棋楼下。嘉善黄霁青太守掌教敬业书院时，

曾謙游于此。郁松年泰峰别驾于雨中招同霁青小集此亭，即席有诗纪事。今录其首章云："孤亭重结构，空阔枕秋波。为惜芳春老，相看胜友多。昏鸦归远树，雨燕集新荷。好事非公等，其如故迹何？"

由秋水亭后西折而东，曰万竹山房。绿筠当户，碧水环流，为沪中游地之绝胜者，亦系徐紫珊捐资葺成，补旧迹也。盖明时顾氏世居城西，兄名儒为道州守，弟名世为尚宝司丞。名儒尝筑万竹山房于城北之黑桥，名世亦辟所居为露香园。两别墅相距不数武。徐君恢复前规，重加结构，石台隆起，背竹面山，轩槛通敞。东有修廊，曲折而下，宜于新月初来，于此小憩。其旁尚有隙地，道光十九年海疆有警，即在彼设立火药局。壬寅春间，英人兵瞰吴淞，徘徊未进。局中昼忽失火，天色陡晦，邻屋多震圮，附近居民，焦头烂额者无算，今被毁余迹尚存。时假义仓作火药局，积药四万五千余斤。火发，局员库大使张孔安死焉，都司芮永升亦伤额几殒。局吏死者二人、兵役十余人。仓谷未烬者尚数百斛，均作硫磺气，不可食。噫！外寇未至，内变猝起，保无有奸民为之先驱？计三月初八日局毁，五月十二日城陷，相去两月余。

大境在城西北隅。杰阁三层，附庸城堞，中供关帝像，其下槿篱茅屋，古树丛篁。时于缺处望见危栏曲槛，而即之则小涧平桥，纡回始达。旷土数亩，间植桃柳，暮春花开，朱碧相映，时当祓禊，士女如云。比日夭桃零落，仅数十株着花矣，然踏青者犹接迹也。李善兰壬叔从西泠来，下榻于此。余时往小憩。阁上四壁多为游者恶诗所污，因命春帆炼师呼垩者至，悉铲去之而后快。尝登阁纳凉玩月，煮酒纵谈。壬叔砉然长啸，松篁为之答响。余谓壬叔是陈元龙一流人，允宜高卧此百尺楼上。

黄浦离城虽近，然登楼望之，只见帆樯林立而已，並不见水也。道光己丑涛生日，平畴种瑶贰尹，约同院长程邦宪竹庵太史、沈晓沧司马，至大境阁观潮。及登巅下视，则雉堞周遭，竹树蓊郁，远眺之目都为所翳，因茶话而返。当时沈乐庵补作《大境图》，晓沧长歌以纪，有“心之所注目转失，毋乃败兴嗤吾曹”之句，殊令人失笑。然我辈为之，自是雅事。大境阁最宜于夏，北窗逭暑，真如羲皇上人。来往客吏，多有侨居其地者。晓沧有《范长颐鹤村上舍招集大境阁》诗，起句云：“飞楼压城坳，雉堞屹环堵。下临竹千竿，风来势飞舞。”亦见是阁之胜概矣。

天官牌楼，凌氏故宅，本名非园。有四石古峭拔俗，继得明张电书“五石山房”额，遂筑室以颜其居。或谓以太湖石五攒峙得名者，非也。旧有彳亍庵、窈窕窗诸胜，后为晴翠读书楼，颇高耸，可以远眺。咸丰初年，赁于校书爱宝，下寓优伶。以名流选胜之场，为歌舞生涯所托足，不亦园林之厄欤！庚申、辛酉间，仁和汤衣谷、湘乡左孟星先后僦居其地，时相过从，文酒流连。

卷　三

苏郡濒海诸邑镇，聚贾舶，通海市，始集于白茆，继盛于刘河，后皆淤塞，乃总汇于上海。西人既来通商，南北转输，利溥中外。地势既殊，情形迥异。庚、辛之间，贼陷江、浙，州县数十为墟，而沪以一弹丸地，独得保全，维持大局，而后上游援师，得以截江而来，恢复枢机，既系于是，以今视昔，亦何常哉！时艰甫定，庶事创兴。于是密防御，精器械，讲艺术，一切西学，无不具举。辟向来未有之成规，操百世自强之胜券，骎骎乎驰域外之观。由前言之，则地为之也；由后言之，则人为之也。

制造局建于城南，基广四百余亩，四周缭以高垣。其一为局房，置机器。左右夹室，皆置小轮，而以皮条联于轮轴，大轮既动，而无数小轮从之旋转，凡锯木、截铁、钻炮、磨凿之工，靡不赖此。局南为厅事，颇宏敞，用备宴客议事，层楼耸峙，正面黄浦，可远眺望。其东为文案房、总库房、画图房。西北为洋枪楼，楼后续建测望台，拾级三层，高觚焕日。楼东隙地设露房，钉锅炉、配机器悉于此焉。此外则有熟铁厂、生铁厂、捲枪厂、木工厂、锅炉厂、大机器厂、大汽锤厂，攻治大炮、制造轮船、机器，皆于此取成焉。厂门外筑直道以达黄浦，开治平坦，纵横七十余丈。浦滨植木为柱，高九丈，上置辘轳，西人名滑车。借以起重。直道之东为船坞，广十余丈，袤三十丈有奇。旁有屋设蒸釜，中置机捩，运之以放纳坞水。又东为船厂。坞西为木栈，储积材料。东南隅洋房，为西匠所栖止。东北隅百余楹，

鳞次栉比，则百工止息处也。日操作者以千计。总办厂务者，为冯观察竹儒、陈比部荔秋、郑太守玉轩，其下分司各事者数十人。诚以火器之制，虽非创自泰西，而泰西自今日而独精。恢复江、浙之役，有资于西人火器之力居多。因是合肥相国李公，特购泰西机器，命在沪设局鼓铸。初在浦北虹口，旋经丁中丞奏请扩充，乃移建今处，局制于以大备。盖前后数公，所以经营而擘画者，不既远矣哉！

广方言馆，向设于旧学宫之西偏，楼阁房廊，制极宏敞。冯景亭中允拟定章程十二则，令凡肄业文童，以年十四岁以下，资禀颖悟，根器端静者充选。定额四十名。延西士之学问充裕者，为之教习。而教以西国之文字语言，兼课以算学，以西人制器尚象之法，皆从此出。三阅月一行考覈，拔其优者充博士弟子员，或在通商衙门司理繙译，承办洋务，即可由此遴选。果其才能出众，则督抚登诸荐牍，调京察验，授以官职。同治己巳，应敏斋方伯，于南门外制造局大拓地基，自西南迤逦至东北，以建书院。门外植竹万竿，绿阴夹道，入则重楼杰阁，丹槛回环。庚午春间，广方言馆移附于此。其后为繙译馆，人各一室，日事撰述。旁为刻书处，乃剞劂者所居。口译之西士，则有傅兰雅、林乐知、金楷理诸人；笔受者则为徐雪村、华若汀诸人。自象纬舆图、格致器艺、兵法医术，罔不搜罗毕备，诚为集西学之大观。其已镂木者，约二十余种，发蕴探微，将来尽长技而操胜券者，当以此为嚆矢。

制造总局之外，则有火箭分厂建于陈家港，火药局建于龙华。自制洋枪细药及铜帽炮引，亦延西人为之指授。火箭多有向空反坠者，此独直去不斜，则以制法有准也。继又以西法造水雷，一用机器轰发，一用电线引燃，并臻绝妙，讲海防者当以此为急务。呜呼！惟能绸缪于先事，斯不至局促于临时，谋国

远猷，固迥出于寻常矣。

沪上自二十年中三经兵燹：道光壬寅也，咸丰癸丑也，同治壬戌也。壬寅海警，西兵无意踞城，仅作五日留，故不至过于蹂躏，惟城内外空屋多付一炬。癸丑粤、闽会匪戕官作乱，与官军相持十有八月，大、小东门城外，悉成一片瓦砾场。贼去城空，官军遂入纵火焚烧，东南半城顿为灰烬。咸丰庚申，金陵发逆迭陷苏、常，疾驰东下。自是年秋七月至同治壬戌九月，松、沪一带，贼踪遍地，附城村落为墟。国家承平日久，文恬武嬉，遂使吴疆险堑，弱于藩篱。然而怀忠尽节者，不惮以身殉国，至今犹觉凛然有生气。赭寇之乱，变自内作，备位监司形同木偶，其揭竿而起者，即其所谓爪牙心腹也。貔兹陆梁，顿兵城下，至于阅岁一周有半。呜呼，可谓难矣！江、浙沦陷，惟沪以一隅仅存，上游济师得以绝江而来，未及三年，东南底定，虽曰人事，盖亦天也。

道光壬寅夏五月八日，海疆告警。总督以其师溃，吴淞陈忠愍公化成死之。武进士刘君国标，负公尸藏诸芦苇中。越十二日事定，国标乃至芦苇中负之出。肤体不败，颜色如生。嘉定令练君廷璜，殓公于嘉定城中，得绘公像，流传甚广。国标后易字再芦。公既殉难，传者异词。或诘死状于再芦，则曰："噫，不忍言矣！"按公字莲峰，同安人，少投行伍，本隶壮烈伯李忠毅公麾下，积勋至提督。公于二十年奏调江南，防御三年，营垒严整，布置精密，抚驭严而有恩。终岁居帐中，有为除馆舍及设帐者，公弗入处，曰："卒伍皆露宿，吾何忍即安？"或饷酒食，曰："麾下众多，弗能给，独享非所当也。"却不受。虽古名将弗过。是故士乐为用，大小数十战，未尝挫衄。是役也，公守西炮台，方指挥纵击，而守东炮台者已先遁去。左翼既虚，敌得承间而入，公遂及于难。或云，敌由东炮台施

放火箭，帷幕甲盾俱焚。日加午，公右胁被枪，左秉旗督战，曰：“尔毋畏！尔施枪炮。”遂卒。云间丁步洲上舍、雷约轩茂才，广征诸士诗，刊之于木，名曰《褒忠录》，亦儒者表章忠义之一端也。

陈忠愍授命后，宝山、上海相继陷。上海典史杨君庆恩独以殉节闻。君字莼庵，山阴上舍生，人资补是职。性正直，不以小官自薄。壬寅五月朔，敌舰麕集于吴淞口，距城八十里，监司、县令各买一舟。君闻之，求见监司不得，见县令讽以大义。令曰诺。洎吴淞失守，监司、县令各乘舟去。君顿足浩叹，作牍达上官竟，曰：“吾亦从此逝矣！”有长随高升者，潜从君所之，见君仓黄出小东门，扁舟渡春申浦，探怀百钱予舟子，至中流，君跃入水，舟子失声。长随遥指曰：“此上海捕厅杨爷也。”时己未日辰加戌，敌人方率众人城，癸亥乃去。高升偕君家人觅渔船溯流求之于周家渡芦丛，见俦十余，审视其一则君，衣履凿凿，敛之返柩其家。事闻，恤赠如制，附祀于忠愍祠中。敌陷浙宁、镇、定，县丞李向阳、典史全福，皆能殉难。上海城破，亦惟杨君一人。吾吴贝子木有诗云：“唱彻《临江节士歌》，歌声流愤满关河；如何为国捐躯者，只是聋丞醉尉多。”

吴淞之役，从忠愍公死者，守备韦印福以下八十一人。或谓时和议已决，浙抚刘韵珂谓须与江苏同办，故敌遂入犯，顾此亦臆测之词也。吴淞阵亡最著者为殉难六忠：一、韦君印福，上元人。丰颐巨腹，瘢斑满面，君素以趫勇好谋，处总督标下有名，以获匪人方荣升功，得奋武校尉，又以屡获红胡教匪，累升提标中营守备，忠愍公使领水师，专司防堵。及战，君有死志。斗方酣，君顾先没于炮。二、钱君金玉，字燮堂，江苏华亭人。少入行伍，洊补外委千总。嘉庆中，剧贼林清纠党骚扰三省，乌军门叙君徐州防御功，迁把总。又以缉私贩，擢前营千

总，勤慎历署巡官。是役，君为前冲监炮，而敌自船桅遥施炸弹，或劝君避，君叱之曰："我年十六，便食国饟，我焉避害！"没年五十有七。君伟干巨足，里人称"钱大脚"，以对"范长头"云。三、龚君龄垣，崇明人，官把总，行事未闻于时。四、许君林，字扬德，华亭人。少浮沉市井中，其邻姜明经国驹伟其状，赠衣屦，劝投提督标下。获私枭罪人，授修武校尉，升左营外委千总。陈君察其忠勇，尤任焉。敢战是其天性，故被创较酷，没年三十有二。五、许君攀桂，字瀛川，亦隶华亭籍，世多武功。君少投营，身丰而颀，以善运枪拔萃于营中，叙巡海劳绩，擢修武校尉。防吴淞三载，不辞劳瘁，得补前营外委千总，殒于飞炮。年甫壮，不获展所长，为足伤也。六、徐君大华，与二许同邑，方面白皙。隶提督标下，以发枪必中得冠服。忠愍命守海塘西炮台，司红夷炮二十有四。及敌舰驶进海口，公令君施炮，多所中。俄而敌由东炮台登岸，拥而西，君力战，手刃十余人，以折足殒炮台北。年三十有三。事闻，赠恤如制，皆配享于忠愍祠。

袁明府又村，名祖悳，浙江钱塘人。祖枚，以诗文雄海内，即世所称为子才先生者也。君寄家金陵，以名祖父得遍交当世士大夫。家居好读书，顾屡试场屋不得售，乃入资为丞。曾丞宝山，不一岁去，既去而民思之。需次上海，当道知君才，辄委君以剧任。尝摄巡检，君弗辞，曰："秩虽卑，苟尽吾力，足以报国。"咸丰三年春，前邑令姚君以漕事诖误，遂以君代。履任甫五月，而会匪乱作，君遂及于难。先是，君虑闽、粤党之横，与兵备商，思有以遣散之，顾未及行。八月初五日黎明，贼众突入县署，君闻变，出坐堂皇，开示祸福，众少却。贼中有小禁子者，君尝置之法，突前犯君，闽匪继以刃进，君格以手，落一指，贼蜂进，遂遇害。事闻，诏加知府衔，入祀昭忠祠，恤荫

如例。旋以邑绅所请，准于死事地方敕建专祠崇祀。同时，有提标右营李大钧，跃马呼杀贼，手无械，之兵舍雉经死。

胡枚，字少文，宁波鄞县人，候补同知。咸丰四年，募勇从军，杀贼自效。驻兵虹口，设招抚局，解散逆党，胁从之众，颇有归之者。围城既久，贼势渐蹙。时吉抚军已与英领事商筑围墙，胡君移营进逼城下。时难民之缒而出者，日以千计。十一月十八日，法人以城匪伤其教士，故举炮攻东北两门，胡君偕西兵由北门外筑堵登城，纵火焚积善寺贼巢。至香花桥，杀贼数十，后援不至，遂死于难。事闻，赠恤如例，附祀于吉公祠。

刘中丞松岩，名郇膏，河南太康人，丁未进士。咸丰四年，署海防同知，八年，任县事。下车之始，即厉风裁，志在敦薄俗、黜浮收，而以实政惠民。沪粮之弊，尤在折价，动由豪户把持。君大为平减，而谕小户自输，贫民利赖焉。向遇命案检验，邻右动以需索破家，君一切禁绝，且为倡捐拟费，明定章程，著之令甲。剖断讼狱，明决无私。咸丰十年，粤逆既陷苏、松，州县相继沦没。贼骑四出，屡犯边陲。沪以一弹丸，危于旦夕。君独建坚守之策，内筹军饷，外结乡团，人皆乐为之用。塘桥严炳潜通逆匪，聚党数千人，私造旗帜，谋为内应。君密遣人擒之，斩于署外。其党汹汹图报复，君日舞双刀于堂上，阴为备。众畏其神武不敢犯，渐散去。粤西人余义政匿迹城中，谋启关纳贼。君清查保甲，得其通贼状，立诛之。七月，贼麕至，逼城下。君擐甲登陴，相持七昼夜，贼卒遁走，城赖以全。君时蹈贼隙，统兵出剿，往往身先士卒，冲冒矢石，屡有斩获。辛酉冬，贼复大至，陷浦东。君率健儿数百，径驻浦东，势众寡殊，转战浦滨，君虑为贼获，跃马赴洪涛中，遇救获免。明年，以剿贼全城功，特旨权江苏臬篆，帮办军事。寻署苏藩司，

护理抚篆。五年，以丁母艰去官。母夙以贤明称，尝勖君曰：“县令造孽易，修福难。”当上海会匪戕官据城时，君权篆嘉定。母闻寇信，疾驰至署曰：“吾不来，人心不固。”后获贼，讯知以是夜谋袭城，以有备不敢发。嘉人士作歌诗以诵母。君奉毁归里，旋卒。督师李宫保奏请照军营立功后病故例赐恤。十二年，邑绅请为建立专祠。

沪中人物，盛于乾隆时，如陆耳山、赵璞函、褚文渊、张策时、曹锡宝，皆名重当世。后稍凌替，然未尝无人，但不能与先辈抗衡耳。江翼云明经师尝谓予曰：“沪虽偏隅，耆硕素来不少。文章如陆公之校理秘书，节操如曹公之疏劾权豪，死事如赵公之临难不避。以一邑人材，与海内并驱，可云盛矣。顾自嘉、道间，已云中弱，至今益不自振，可称绝无仅有矣。盛极而衰，其势然也。”

明董思白，生上海之沙冈，少好书，以米芾为宗，后遂错综晋、唐诸帖而变化之，自成一家，名闻外国。其画集宋、元诸家之长，行以己意，潇洒生动，非人力所及。凡四方金石之刻，得其制作、手书以为二绝。造请无虚日，尺素短札，流布人间，争购宝之。尤精于品题，收藏家得片言只字为重。性和易，通禅理，萧闲吐纳，终日无俗语，人拟之米南宫、赵松雪云。今邑中犹多其墨迹，四方来购者，以临本应之，几不可辨。余旧得一册于冷摊，系公晚年手笔。盖红巾之乱，故家所藏而流落市肆者。后为人携至日本，讹云没于洪涛中。至今思之，犹为惋惜。

张文敏照，生浦东三林塘，后迁郡郊，隶籍华亭。工书，片帖短缄，人皆奉为墨宝。余从冷摊购得一幅，墨彩飞动，直造晋、唐堂奥。邑中故族，多有其墨迹。第赝本流传，转掩匡庐之面，殊可惜也。按董、张皆系邑人，而均以书名当世，没

后同谥文敏，亦一奇也。

陆文裕公，著述最夥，约百余卷。幼即具公辅器识，及仕于朝，疏劾不避权豪。屡主文柄，所甄拔多真才。赏鉴博雅，为词臣冠。然性颇倨傲，士论以此少之。少与徐祯卿相切劘，为文章有声于时。工书，仿李北海、赵松雪，今邑中石刻林立，然真迹不可多得矣。

严凤楼，名文杰，字敬章，本乌程人，其祖日宣迁于沪。少负隽才，与兄丙章敦行力学。乡先辈有严氏双璧之目。垂髫入里塾读书，善于求问。尝以疑义质其师，师不能剖。长工诗，清丽如谢康乐，而冲和淡远，则又陶靖节之遗也。每当灯窗月夕，分题拈韵，得一佳句，辄相欣赏。户外有窃听者，往往诗未脱稿，而里中已传诵矣，以故门多长者车辙。然凤楼慎交游，未尝一至贵介之室，砥节励行，贫而益坚。体弱如不胜衣，而肝胆流露。性孝友，幼失恃，言及母即陨涕。兄没，哭之哀，竟郁郁成疾卒，年仅三十二。著有《凤楼遗稿》。

徐书城兆魁，言行笃实。以诸生久困场屋，弃举业不为，托长桑术以自晦。尝游岭南，探幽缒险，穷极其胜。性情恬澹而好奇嗜古，所至有诗。掌槎江书院时，与诸子互相切劘，昏朝罔倦。将归，以诗送行者千计。邝海华裹粮担囊，踰岭来访，偕游虔州名胜，留题殆遍，亦风雅之流也。嘉庆辛酉，钦赐副榜。没后，门人李赓芸为刊其《遹喜堂诗集》行世。

丁远，字自迩，乔忠烈一琦门下士也。擅丹青。忠烈死滴水崖之难，自迩图其像，携之行箧中，每日奉以瓣香，终身弗倦。主事张青翁为之传，一死一生，交情乃见，亦可觇其风节矣。

丁岳峰，名骏，自迩之后人，已见邑志《文苑》。少孤，家贫，事母甚孝，训蒙里社以奉甘旨。下笔洋洋数千言，张少华见而

异之，结为刎颈交，勉之就学。待友肝胆照人，读书知人论世，若身处其间。常欲见用于世，而试辄不售，以岁贡入成均。为人倜傥，士论韪之。尝以酒后然诺，为人走五千里，曰："驷不及舌也。"斯可云尾生之信已。

乔檀园，名锺沂，邑志附见其父光烈传中，惜未甚详。檀园肄业申江书院，敝衣如寒士。从宦陕西最久，语杂秦音。为人慷慨无他肠，弟鸥村已成进士，而檀园犹滞诸生。每乡试，文出人多传诵。以官生限于额，辄见摈。发愤至北闱，亦佹得而失。弟官知州，赠以五品服，遂绝意取进。有干济才，家居自监司而下皆造其庐，问民间疾苦，檀园亦尽言无隐，闾阎赖以庇荫。从叔父官提督，过家闻之，大怒曰："读书专为科第耶？第不第，命耳！岂可舍读书与长吏交，吾将杖之。"檀园闻而避去，亦可以觇乔氏家风矣。檀园自后闭户不敢交一人，郁郁以殁。殁后，里人多思之。所著有《道冲堂稿》。

李宗袁，字式凡，号柳溪，邑明经。由刑曹出守苍梧，有惠政。尝摄郁林牧，凿北流道中石笋，四十里成坦途，行旅称便。强仕之年，即赋归田。性喜恬退，不竞名利。承其尊人鹤洲遗训，乐善好施，终身不倦，乡里交口誉之无间言。卒年八十有一，其子孙多登仕版，人以为果报不爽。著有《南轩杂咏》。

朱凝台，一字友梅，名霞，嘉庆邑志中已列《文苑传》。本姓蔡氏，父乔，工画，号朱荷叶。凝台幼好书史。乙酉贡成均，考景山教习，期满官威县。丁外艰，再官获嘉，勤敏有贤声。病将死，其友潜山熊宝泰往询之，出所爱七星砚为赠，襟怀潇洒，视生死洞然。且曰："别三十年依然故我，所增者惟一七星砚耳。折腰长官，辄逢其怒，两引疾而民留，留而不能尽其才者，此获嘉知县，非朱凝台也。"所著有《星砚斋遗诗》，熊君序之，谓："骨气清拔，澹然而平，盎然而和。"观其诗，可以知其治

行矣。

朱期仲上舍，名文范。为人方严，语不合则怒形于色。喜歌诗，学长吉，得其幽艳。师蔡紫岳，与潜山熊芸眉读书一小楼中。尝应试金陵，往访芸眉寓，未至，有人谓熊曰："适见一美男子，众环观之。"顷至，则期仲也。或谓期仲如女子，期仲怒。芸眉解之曰："端木，大贤也。文成，汉之人杰也。即带假面具之兰陵王，号铁面之李遵懿，亦不失为名将，何伤乎？"期仲没，诗竟不传，故人无知之者。

李心衡，字巽廷，号湘帆，府学诸生。纳粟为县尉，就选四川西昌县县丞，后改升湖北枣阳县。著有《金川琐记》。嘉庆邑志仅附见于监、贡表，而著录中未载是书，岂偶忘之耶？巽廷为式凡令子，家门鼎盛，昆弟六、七人，咸登仕版。弱冠后，随任楚南，继又宦游西蜀，前后几二十年，苗僮瑶邛之间，足迹殆遍。凡所谓弱头之俗，汉发之区，游屐无不至。自乾隆甲辰至己酉，摄篆绥靖者五载，督理屯务，熟于边陲阨塞。地居徼外，本西南夷部落，此时新入版图，习俗多异中土。积久渐稔夷情，政简刑清，民多颂之。《金川琐记》，盖即其在官时笔墨也。

陈泽泰，字茹征，号云村。工诗文，风骨秀迈，词调清妍。间作小词，亦复翩跹可爱，出入秦七、黄九间。意气磊落倜傥，自负不凡，所交多四方知名士。为高才生三十载，屡以诗受知学使者李鹤洲、曹地山，顾踏行省棘闱累十次未售，后乃以贡入成均。其学旁通九流诸子，初习农家言，兼攻形家言，著有《农桑辑要》、《卜葬祛疑》、《阴阳宅镜》等书。晚年萃其诗文曰《春柳堂集》，皆行于世。云村尤精青乌之术，往来吴越间，广与士大夫交，声名藉甚，身后犹称道弗衰。子升，字旭初，乾隆己酉孝廉，就职布政司经历。

王坤培，字玄宰，号梅屿，诸生。性孝友，好施与。乾隆丙申春，米踊贵，独平粜八百石，市价以平。坤培淹雅能文，秋试屡荐不售。于矮屋中赋诗云："蓬鬓依然绝世姿，敢将新样画蛾眉。鸳鸯欲绣偏难绣，肠断回针欲刺时。"用意深婉，较之唐人《贫女》一诗，更进一层。自是遂绝意进取。尝往来于金陵、铁瓮间，以诗卷投随园。随园亟称之，遍为之揄扬，诗名满大江南北。嘉庆邑志轶其人不载。又陈君龙岩，与沈归愚宗伯交善，今《国朝诗别裁》中所选卢元昌诗，即龙岩所搜辑者也。二君在当时，均见重于名流如此，乃迄今并无知之者矣。每数沪上前辈之能诗者，从未屈指一及之，为可慨已。滚滚黄尘，无非牟利，留心风雅者谁哉？

陆纪泰，字子卿，诸生。诗派雅近南宋，著有《笏斋吟诗》。时海上人才正盛，如曹需人、顾春洲皆与往来赠答，以子卿厕其间，如骖之靳。游屐所至，于金陵为最久。录其《江城》一诗云："久住江城已惯经，闲门两板任常扃。流光似水愁无赖，好梦如云悔易醒。细雨轻寒春料峭，孤灯薄醉客伶俜。吾曹自分无能尔，小草新诗满画屏。"颇称清稳。常熟归佩珊女史题其诗卷云："风雅一家传盛业。"盖笏斋父子俱以诗名。

曹树翘，字春林，词章典丽，博学多才。少从萍乡刘金门游，为入室弟子。历游司、道幕，由滇入都，复客豫章，所至辄有掌录，以殚洽称于时。嘉庆戊寅，没于山左，年四十有四。生平著作极富，多未付剞劂。著有《味经堂全集》，藏于家。其他为《滇南杂志》二十四卷，《续滇考》一卷，《滇小记》十二卷，于滇南掌故，博采旁搜，几无或遗，其考榷古今，可补史乘之阙。复有《黔小记》四卷，《苗蛮合志》三卷。弟树翮，字海林，亦负才学，联镳並起，时人号为曹氏二妙。双丁两到，誰不足多也。悼亡时，年未四十，誓不再娶。道光丁未，以明经司训荆

溪六载，乞养归，侍奉历十五载。于宗族中葺祠修谱，皆独力任之。于邑中诸善举，不惮劳怨。庚申总办团练，积阶至同知。丙寅，延理修志局，校勘详审。丁卯，委署昭文训导。逾年，以病卒。余藏《味经堂集》未刻本，中有《三十生朝自述》诗云："抄书不惜千番纸，选胜常穿百尺岚。室有遗经容我读，胸无俗累向人谈。""青髻十年悲梦影，白门三度听秋声。文章有价休言命，富贵无缘莫系情。"亦可觇其志趣矣。

吴铨，字绳其，以上舍生起家登仕版。尝官广西全州知州，旋调养利，内迁，继出为江西吉安府知府。政尚简易，所至皆有称，而任吉安时尤著，人皆称吉安吴公云。初知全州，锄去豪右数辈，大吏颇不善之。养利固在万山中，俗务械斗。大吏将中以吏法，绳其按境期年无罪辟者。会土结川土官不和，其属征兵于瑶，所过焚掠，将及养利。公谓百姓毋动，自出谕瑶，瑶竟引去。其知吉安也，值水灾后，民屡为盗。公平反出狱者百人，皆感泣为善。民贫，多溺女子，公谕所邑：凡生育者予官银五钱，百日、二百日如之，满周亦如之。时有谣曰："生我者穷父母，育我者贤太守也！"其政绩如此，真无媿循吏矣。邑志仅列其名于监贡表中，而没其事实，不为表彰，殊惜其疏略也。

李筠嘉光禄，字修林，号笋香。工书媚学，豪迈喜客。家有慈云楼，积书数万卷，手自雠校，皆精审可传。纂有藏书志，未及付手民。楼中吉金、贞石、碑帖、书画无不备，不减倪迂清秘阁也。有别业在城西南隅曰"吾园"。当桃花最深处，架红雨楼以收胜景。芳时令节，名流觞詠之盛，推海上冠。友朋投赠之什，刻为一编，名曰《香雪集》。令嗣子木上舍、孙即卿少府，並工诗画。即卿名锺庆，于画理深有悟入。乔鹭洲追挽笋香一律云："卅载吹笙谱《白华》，仙源裙屐丽情赊。园编《香雪》诗人集，楼倚慈云孝子家。金穴频年倾郭况，琅嬛何地读张华。海

天从此风流尽，高柳斜阳噪暮鸦。”鹭洲谓光禄身后，藏书尽已散佚。然其孙即卿所藏书画多佳本，如小李将军《春江图》、山谷老人书《千文》、张择端《清明上冢图》诸卷，皆世所罕觏，似非不知风雅者，其殆光禄手校之本亡耶？

张文沼，字王在，号香斋，本邑中望族。幼习举子业，屈于有司，旋弃去。家不甚裕，而慷慨好施，周人缓急无德色，其度量固迥越流俗。性喜吟咏，不束缚于对偶声律间，伸纸直书，累累数千百言。扬州明月、严陵钓台，及邓尉、莫厘、虎山、狮林诸名胜，罔不登陟留题，以寄其兴趣。又好作字，游屐所及，醉墨淋漓。古锦一囊，贮大江南北水光山色，亦可谓徜徉肆志者矣。工书法，瓣香率更，兼参赵、王诸体。所著《耕心堂诗集》，身后散佚过半。其子静岩明经，蒐辑一二，付之剞劂。静岩精岐黄术，颇见称于里人云。

曹洪梁，字雉山，秉承家学，秀出辈行。父锡黼，字菽圃，官员外郎。博览群书，淹通今古，曾著《碧薛斋诗钞》传于世，惜年未三十，没于京师。雉山于时尚幼，随母扶榇南归。母氏王太宜人，才而贤，躬自督课，丸熊画荻，教诫綦严。雉山因是得以涉猎经史，肆力于古，尤工韵语，导流溯源，深造前贤堂奥。以诸生援例入北闱，旋筮仕粤西，需次桂林。其地多佳山水，所见云垂水立，沙起雷行，凡瑰奇怪异之状，一一达于诗歌，故能漱涤万有，牢笼百态，而诗益工。久之，以州佐借补按察司经历，摄天河县事。嘉庆乙丑，通守桂林，分驻龙胜，万山之中，僮瑶杂处，谳狱捕盗无片晷暇。地故多瘴，体又素羸，至任甫一年，竟以劳勚卒于官。所著有《宜雅堂集》。从弟洪志，字士心，号淡持，工帖括，以明经北游京师，为纂修馆誊录，期满，议叙县丞。工画山水，为康孝廉起山高足。

雉山少即以诗文鸣，博学洽闻，为先辈所推重，以为纡绾

青紫、刻画金石在指顾间。比再试南闱不得志，乃入北雍就京兆试，复屡荐不售。会四库馆开，考取誊录，乃应召，以第一人录取。期满，议叙州同，分发广西。粤地多烟瘴，瑶僮杂处，夙称难治。曹毅然身任不辞。于乾隆丙午，挈眷赴粤，需次桂林，应官听鼓一纪有余。嘉庆戊午，始借补桂林府经历。明年，以母夫人忧归里。辛酉服阕，重赴咨补按察司经历兼桂林府龙胜通判。桂林故多佳山水，曹君宦游所至，于罗池、榕浦，阅历尤多。案牍之暇，不废笔墨，每借登临以陶写其性情。客中吟咏，颇得江山之助。尤奇者，为自纪梦游来宾馆一事。记云："丙午初夏，自都门南旋，行二程，日晡迷道，车驰轫辘，肢体殊惫。梦至一所，有女郎容华绝代，云鬟霓裳，非时世妆。邀之入室，明窗曲槛，甚幽致，几上设有文具诸玩器，非人间常用之物。方欲启问，女郎即殷勤命坐，旁侍者以茗进，色绿味甘。为诉往事颇繁，皆非近代语。并赋《索芍药》诗，正吟哦间，忽为马嘶惊觉，仿佛犹记女郎所赠诗中有句云：'移栽芍药来宾馆，已隔红尘四百春。'顾莫之能解，时往来于怀而不能去。暇考诸书，来宾馆为辽朝士大夫宴会宾客之所，则女郎殆当时所眷耶？"曹君以事涉荒唐，不敢述于人。后在桂林署中，偶为同僚言之。是夕，复梦女郎来招曰："今将期子同归。"曹丐以缓期，女郎立二指示之。越二年，果归道山。然则言梦殆不祥欤！斯亦璠玙之续矣。

张承熙字鸣谷。诗文浩瀚有奇气，著有《幼霞初集》，晚年乃自订为《毂存草》。李学璜字复轩，上舍生，为心耕子。学问渊博，为名场耆宿，著有《莞测》及《枕善居诗賸》。娶妇于虞山归氏，曰佩珊女史。夫妇俱工诗词，闺中唱和，为里闾所艳称。

陆旦华孝廉，字焕虞，号曼卿，嘉庆癸酉举于乡。世居法华

镇，家有啸园，结构颇雅，而所艺牡丹，尤多奇种。每至花时，折简招呼近局作软脚会，巡环劝酒，不醉无归。与宝山沈学渊梦塘孝廉为至契。沈在都门，赠以诗云："六年前赴看花约，载酒春江款竹扉。苦忆旗亭重握手，燕山二月雪花飞。"曼卿嗜学好古，考三江入海处，增订《禹贡疏》中。性尤惇笃，于一切善事，无不力赴。如浚河、散赈诸举，咸乐赞其成。平生著述甚夥，皆未付手民，仅自刻《墙东一笏吟庐诗钞》行世。死后贫甚，所遗书籍，斥卖殆尽，后嗣不振，能无泫然。

乔重禧学博，字鹭洲，为光烈后人，沪之赏鉴家也。周鼎汉砖、法书名画，入其目真伪立辨。深沉渊博，学有根柢。往游京师，名公巨卿，折节与交，一时有才子之目。当涂尚书、新安太傅，先后延写《御制集》六十万字。尝佐学使校文，两出关门，往来燕、代，经古战场，吊郅支单于之旧迹。于关塞阨要，搜剔讲论，著有《滦水说》及《宣镇二长城说》，前人未有也。徘徊辇下十余年，不能博一第。久之无聊，念老母春秋高，脱然南归养亲。衡门家居日，所与投缟纻者，多海内名流。黄霁青太守每至海上，必与唱和。精书法，从颜入手，尤得平原风骨。霁翁求其书《来仙阁文会记》，以诗索之云："衰龄腕弱怯书丹，片石磨礲尚待刊。为爱平原风骨好，要留名迹镇仙坛。"其书法见重于前辈如此。鹭洲既精别金石，凡经其品题者争相宝贵，然卒以不遇憔悴死。死之日，室停无炱，徐君紫珊为醵金埋之。其生平著述，只文片纸，尽在他人箧笥。徐君为之多方购觅，获其丛残十数册，删烦去复，仅得二卷。急付手民刊之，曰《陔南池馆遗集》，鹭洲身后所存，赖有此耳，徐君可谓不负死友矣。按：鹭洲著述载诸邑志者，有《梦红仙馆集》、《陔南池馆集》、《吟诗月满楼集》，惜皆不可得而见。

鹭洲词章之学，具有深造，少为陈云伯诗弟子，故其诗惊

才绝艳，俯视凡流。及入都后，得山川友朋之助，发其郁勃奇瑰之气，一变而诗近少陵，文近昌黎。邑中自赵损之少卿后，可谓仅见。毗陵李申耆谓："鹭洲诗文，合昌黎、少陵、香山、屈山为一手。"颐园侍郎初见其诗，即曰："时贤中多一作家，老夫让出一头地矣。"其为通人所许如此。鹭洲没后，其字颇为沪人所重，得其寸缣尺素，必付装池，珍同珙璧。仁和钱学士东林赠以诗云："一壶双笈费周旋，栎坞茶山醉即眠。梦到竹西歌吹地，不禁肠断杜樊川。""百回口念君平句，弟子重逢缀韵谙。正是落花时节到，楼台金粉忆江南。"颐道居士著有《碧城仙馆集》，故诗中及之耳。

王寿康，字保之，号二如。幼即笃学，性醇谨，秉其尊人辑庭先生家范，乐善好施，长益自奋。从吾乡石琢堂殿撰游，诗文皆有矩度。尤工书，凡晋、唐及宋、元名迹，莫不心摹手追。晚年神似刘石庵相国，遍购遗墨而勒之石，为《曙海楼帖》四卷，相国精蕴萃焉。平生不沾沾于吟咏，而偶然兴会所触，风格清遒，雅近中唐，编所为诗曰《自鸣稿》。略登一律以见其概：《陆家浜即景》云："鼓棹返江城，风声挟水声。浪翻千骑疾，客坐一帆轻。小市渔灯闪，斜阳牧笛横。篷窗成独赏，聊尔酌春酲。"二如行谊笃挚，亦复雅近古人。上海节孝向无专祠，二如承其先志，独力创建，勇于为善之风，可想见矣。晚年自号还独老人。咸丰癸丑，避乱居南翔，卒年六十有五。二如长君庆勋，字叔彝，秉承家学，弱冠诗名已满海上，所交多名流，观察浙江，屡司海运事。

瞿应绍明经，字子冶，初号月壶，晚年自号瞿甫，又号老冶，循例为司马。少年即与郡中贤士大夫游，名噪吴淞。善鉴别金石文字，能画竹，疏密浓淡，错落偃仰，无不有致，可为板桥别派。其画兰、柳，虽极工媚，然弗逮竹也。诗亦直入南

宋之室。家藏骨董甚夥，所居有香雪山仓、二十六花品庐、玉罏三涧雪词馆，皆贮尊彝图史及古今人墨妙。酷嗜菖蒲，罗列瓶盆，位置精严。云间冯少眉《印识》谓其室中商彝周鼎、湘帘棐几，入者几忘尘世。余于己酉杪秋至沪，子冶即于是年冬归道山，未及一面，殊为恨事。子冶尤好篆刻，精整入古。其刻茗壶，规摹曼生，制极精雅，甚为沪人所重，宝之不啻珙璧。著有《月壶草》。其壶有粗细二种。粗沙者，制特工致；细沙者，多画竹，寥寥数笔，制更古朴。字画多有杨彭年镌刻者，底有彭年手制图章。郭祥伯谓，宋时有周种者，亦工此技，擅名一时，但种非端人耳。子冶所藏书画古玩，死后零落过半，云烟过眼，真达者之言哉！

子冶故以写生擅名，尤好为墨戏，而于画竹，工力最深，肆笔所至，纵逸自如。论者咸谓时下第一手。然常心折铁舟、七芗两家，盖不忘所自。平生构思甚捷，然旋即弃捐，並无存稿。所锓版者，仅《月壶题画诗》而已。刘鸿甫为之序，云“壬寅避乱，遗稿散佚”，想或然欤。昭文蒋宝龄《墨林今话》录其《题画兰》一绝云：“春寒恻恻殢罗屏，小有风来梦未醒。唤起湘人看湘月，一声流水隔琴听。”遗貌取神，殊有言外风致。子兆钰，字玉如。孙林，字牧荪。並能画。

徐渭仁上舍，字文台，号紫珊。天资警敏，于学靡不探讨，篆隶行楷，悉有法度。少时及见山舟学士，继与曼生司马、椒畦典簿、叔未解元暨沙君笠甫、韩君古香为书画金石友。佳搨古器，多所储藏。尝获隋开皇时《董美人碑》，珍秘特甚，自号“隋轩”。继又购得述庵少寇旧藏建昭雁足镫，因颜其居曰“西汉金镫之室”。邑宰黄君创建义仓，嘱紫珊为之佐理。得元时顾氏露香园遗址，有池一泓，营构之余，复葺秋水亭、万竹山房，以芑堂征君所摹石鼓文贮之，沪上遂增一名胜。惜未几即毁

于火。紫珊既精于书，年三十八，忽学为画。初写兰竹，风条露叶，风致幽绝。旋去而作山水，闭关研求，夜以继日，宋、元各家，无不窥其堂奥。后以索者坌集，不能遍应，遂辍而弗为。诗近宋贤，不屑屑以字句求工。为人勇于任事，交友有终始。初尝学琴于韩古香。古香名桂，武进人。从钱唐李玉峰学琴，得其秘奥。偶鼓一曲，泠泠然有乘风之想。生平有所宝宋琴一，没后归于汤雨生都督。古香客死沪城，君为经纪其丧，其风义如此。徐君刻有《春晖堂丛书》，掇拾前贤诗文，得传于世，其功亦不可没也。

纪大复，号半樵，世居邑西闵行镇。工书法篆刻，善山水。生平耿介，不事上交。隶书远过金陵郑簠，时无渔洋、竹垞为之延誉，穷老荒江，人无知者，可惜也。好吟咏，日手一编，然其诗不尽可传，而好之不辍。死之日，以丛残遗稿检寄邑人徐君紫珊，若有所托。后徐君为刻其《咏老十律》于《春晖堂丛书》中，其诗诙谐嬉笑，颇极形容，亦足见其一斑云。

刘枢字星旋，号鸿甫，孝友惇笃，称于士林。生平枕经葄史，好学弗倦。嘉庆癸酉，登贤书，考取咸安宫官学教习，得知县，任福建安溪县。时积盗谢兰为行旅患，鸿甫立捕至置诸法，並焚其巢。改福安县，濒海少文，修书院，置号舍，课邑之秀者而资以膏火，民渐向学。时有海警，倡捐修复城垣、炮台，加知州。道光癸卯、甲辰、丙午，三充同考官，举卓异，寻引疾归。首建宗祠，祭祀必敬，同堂兄弟之无后者，以子若孙分继之，犹自教督，先后游庠者七人。所著有《西涧旧庐诗稿》，而以诗余附焉。今藏于家。鸿甫手订诗稿，分为三卷：一曰《蟫余草》，二曰《闽游草》，三曰《归云草》。

刘汲字际可，号书樵。登嘉庆戊辰副榜。九荐南、北闱不售。旅食京华十有三载，以献赋行在，钦取二等，蒙锦绮之赐。旋赴山西学使幕，佐校历十余年，方归里门。祖居浦西之华

泾。归后移家泸城，教授生徒，掩关却扫，以著述自娱。书樵才性高旷，于书无不涉览，其学博而能约，殚见洽闻，一时有"刘书簏"之目。长于古文，癸甲乱后，遗稿无存。诗工近体，刻有《书樵诗钞》。诗之仅存者，止正选、次选二卷，皆薛访庑评定。性静讷，不涉外事。四方名流，罕见其面。与人辨论古今，口若悬河，皆有精义。晚年耳聋，不能对客清谈，乃逝于禅，精究内典，焚香独处，意致潇洒。道光庚戌重游泮宫，部选授广西郁林州州判，已先卒。按吾吴叶调生《鸥波余话》云："书樵齿已八十外，神明不衰，所作古文，颇有经术气。"逝后遗著尽失于泸城之变，古文亦为人攫去，仅得《晋游诗》一卷，才笔俊爽，堪拨武赵璞函、陆耳山诸公。今录数首，以见一斑。《蒲州道中》云："天半奇峰合，排空万笏朝。岳云开太华，岚翠积中条。地划河东阔，山连冀北遥。王官怀旧隐，指点不堪招。"《登代州城楼》云："落日满城头，登临又代州。风烟连大漠，春色上南楼。旧忆干戈地，平添关塞愁。由来出名马，我亦访骅骝。"《宿广武陉》云："客里清明过，边城不见花。轮蹄消日月，面目老风沙。古戍留残堞，荒村有几家。关山愁绝处，伏枕听鸣笳。"《立秋日至京晤同乡诸君夜话》云："单车六月渡滹沱，旅宿愁闻子夜歌。残梦不知朝日上，晚晴无奈好山何。人缘久客风流尽，诗入中年感慨多。为问长安新旧雨，行藏几个不蹉跎。""生涯鸡肋叹栖迟，惟有年年恨别离。双鬓近从三晋改，一灯遥作九峰思。帘栊过雨云尤好，庭院将秋树已知。未到故乡先握手，明珠仙露夜深时。"

江翼云明经师，名驾鹏。风裁峻整，而和易近人，性嗜酒，弥见天真。生平喜谈程朱之学，每持《阴骘》一编，谆谆劝人。著《苦口良药》以儆世。其书已付手民，贾云阶明经为之序。泸之士林中品方行直者，当首推及之。壬子春，尝从之游。时予好为绮

语，效冬郎、温、李之体，翼云师常戒之勿作。今结习尚不能忏除，泥犁之狱，其殆为吾辈设耶？犹忆甲寅春间，从围城中寄诗问讯，今录其一。《不寐有怀》云："画角声残夜向晨，愁肠无计可通神。近郊多炮难成寐，荒墅无花不像春。路绝危城空入梦，节惊寒食倍思亲。只凭经力慈航度，乞解申江一大因。"

郁泰峰都转，名松年，字万枝。家拥巨资，而性同寒素，以博士弟子员贡于成均。生平惟好读书，出十万金购宋、元佳本，手自校雠，其中多系黄荛圃旧藏。刻有《宜稼堂丛书》，而附以校勘记，类多精审可传。癸丑赭寇据城，以守兄柩，兄名彭年，字尧封，号竹泉，才略优裕，有知人鉴。不忍独去，而贼亦不加害。恢复后，捐输二十万金，修筑墉堞。身后书多散佚，呜呼！物多聚于所好，而散于所不好，造物者又从而厄之，则殊所不解已。

毛对山醝尹，名祥麟，以名诸生有闻于时。性喜恬退，不乐仕进。工于六法，深得文待诏笔意。生平闭户著书，不妄交游。与齐玉溪为文字交，历二十余年如一日。所著有《史乘探》二十四卷，《墨余录》十六卷，其纪述海疆、会匪、粤寇颠末者曰《三略类编》，盖有心于时事者也。毛君又擅岐黄术，避兵所至，率行其技以自给。踵门求医者如市，日活百人。以所见及者著一书曰《侍亲一得》，盖亦欲希踪于张从正也。同邑侯梅衫，名敞，亦诸生中之矫矫者，世居浦西褚朱镇，家有负郭田，颇足自赡。门前流水，屋后丛花，殊有幽致。侯君专事耕读，授经乡塾。少即聪颖，举业外兼工诗古文词，九流之书无不涉历，书画並擅长，时人号为"郑虔三绝"。其他弦琴、弹棋、吹箫、品曲，无艺不工。然其为人质朴诚笃，不尚浮华，今之隐君子也。

陈少逸，名常，诸生，诸翟镇人。工于刀笔，恒为人理讼事。顾有时排难解纷，亦有足多者。其乡风俗尤健讼，乡人入城以讼事请者，辄谓之曰："讼则终凶，不可长也。"乡间物望，以此归之。后缘事系狱。庚申粤逆窜陷江、浙，屡犯邑境，诸翟最当其冲。义民结团自卫，御贼于北簳山下，胜之。顾贼氛日逼，局事将散。沈心卿明经名葵，著有《紫隄村志》。谓予曰："苟得少逸统团，人心可以不涣。"少逸亦从狱中贻书于余谓："我侪读书有年，值此潢池云扰，苍生鼎沸，正当出身报效之秋，弟虽不才，既蒙大君子援手，则马革裹尸，固分内事，断不敢鼠视禽顾，偷存延息于人间也。况刀锯余生，囹圄残体，若得鼎力达之观察，脱身圜扉，荷戈杀贼，定当为乡里诸君先。"余乃商之于吴匊青广文、袁伯襄少尉，匊青，名汝勑，无锡人。伯襄，名赞勋，阳湖人。时並客晓帆观察幕中。並请之于晓帆吴观察，乃令其击贼自效，颇有斩获。贼中有书其名招之者，谓"不来，旦夕杀汝"，君不为动。十二月四日嘉、青贼由黄渡、南翔分犯诸翟。兵勇御之，贼稍退。俄抄盛巷小路建浮桥以渡，袭兵勇之背，死者枕藉。少逸方乘舆督队，贼至，舆人弃之遁。贼问曰："汝为陈常乎？"曰："然。"贼槊遽洞其腹，年五十四。

卷　四

吾人束发受书，无不重识字，而忧患即自此始。然为之不工，反不如一材一艺之足传也。丹青列于六法，医卜视为小道，技虽微而精者难，历来所传，固少矫绝，领袖之者或有驰誉于生前，而销声于没世，盛名难副，可不畏哉！邑志特设一门，以收专门名家之士。余谓事当举其所重，古人不以文章掩勋业，此亦不得以艺术概诗词，故所登较寡耳。

昔时沪上画家，其著名艺苑者，屈指不过数人。今为备录之。陆大木，原名培玉，字用成。画《渔家乐图》得其从祖桓义衣钵。间作花卉、禽虫，亦复楚楚有致。周其永，字涵千。工真、草书，得自家学。然剑拔弩张，时堕恶习。画好为墨戏，竹石娟楚，小笔风流，尤足见长。俞宗礼，字人仪，号东帆，侨寓枫泾。工山水，尤工白描人物。尝画《耕织图》廿四幅，笔墨精细，为巨公所得，曾进御览。生平古貌古心，索画者不计酬，故伎虽工而家甚贫。陈和，字非同，一字不流。工画山水，渲染迥异凡手，特苍润有余，而变化不足。张焕文，字斐成。书得苏、米二家意。山水师法黄鹤山樵，其临摹墨井本尤佳。至于点缀微虫，勾描小景，对客挥毫，随意抒写，剪伐町畦，天然朗秀，惜身后遗墨不多见云。董廷桂，字西酉。善水墨花卉。曹培源，字浩修，为赘婿于娄东。工山水，得麓台之真传。其作画之地曰“同兰馆”，结构幽雅，颇擅泉石竹木之胜。甥唐城，字建封。从之学画，尝游息其中，画笔亦酷似其舅。吴阶升，字

南吉，号芝田。工写栈道。是数子者，皆一时之隽也。

顾昉，字若周，号晚皋。幼时读书能文，性独好画，见人家壁间画，辄求而学之。初师严沧醅，阅一二年，心甚不然其师。后从巢云入都，见石谷子画，喜曰："此吾师也。"石谷亦以为可造才，留之门下，与杨子鹤左右随侍。时宋骏业集名手绘《南巡图》，石谷总其事，昉遂尽得其秘，以艺称于时。山水追踪元代四家，得董、巨神髓。其画有笔有墨，骨气清隽高厚，洵为画学正宗嫡派。曾至粤东，当事大僚俱愿折节与交，声价日重。粤西陈文简公，以客礼相待。王滋为赣南道，重聘延之去，遂终于王署。论若周之画者，各有短长，不若东村所评为允。其言曰："若周画工矣，惜为衣食之故而成之以速。使其十日一水，五日一山，宁不造石谷耶？"

沪上前辈画家，以朱巨山、康起山为巨擘。巨山画山水、花鸟、人物无不工，尤以荷花擅名，四方陈币求索者无虚日。几如宋之于清言，独步一郡。冯金伯《墨香居画识》云："巨山尝贻以一幅，用赭墨染花瓣，而以淡绿衬叶背，气韵与寻常酬应备极绚烂者不同。年至八十余，而犹神完气健，终日作画无倦色，尤喜作径丈大松。其花鸟用'古淡'印，山水用'长留天地间'印者，皆得意笔也。"

起山为邑名孝廉。诗文夭矫清健，俯视时流。书法欧、虞。画虽余事，而尤工山水，自辟町畦，独开门径，挥毫落纸，便有云骞霞蔚之观。论者谓兼有思翁、檀园胜趣。盖灵秀独抒，不谋而合，初未尝规规于杌仿也。写真得自家传，能以白描取肖。诗在坡、谷之间，时称三绝，罕与抗手。为人风骨峻嶒，不谐世俗。嗜酒善谑，与褚文洲明经俱为随园所赏，而亦偕文洲並客李味庄观察幕下。所著有《三砚斋吟草》。今录其题画一绝云："飒飒疏疏澹澹山，小桥流水渺烟鬟。幽人自有寻

吟处，斜照滩头亭子湾。”从子懋，号濂溪，亦善山水，工书。

平怪，精医术，善用秘方，疑难杂症，治之无不应手愈，以故得名。其名则希豫也。当时与刘公原、沈介征齐名，所著有《经验良方》数卷。邑令李发枝极重之，为刊行世。倪克尚，名世式，以字行。善弈，邑中无与敌者，言弈者必推为一郡冠。所得即以布施乞丐，出行则群丐随其后。性甚介，有洁癖，闻人咳唾辄惊走，而衣垢不知澣。世号“倪痴”，比之羊曼鳍伯之流。吴斐章，闵行镇人。幼即以弈名，逊倪一筹，然舍倪则为邑中巨擘矣。坦率无城府，不知人世有机械事，年垂半百，人尚以小儿呼之，故亦称之曰“吴呆”，与“倪痴”並著云。

迩来沪上殊少名医，足以远继时珍，近追希豫，惟张君玉书，以善治伤寒称于一时。顾其投剂颇轻，故不能所至奏效。然求治者每日户外屦满。左右邻家，闻招即赴，弗索酬也。贫者往往舍药给钱，人以此多之。高足弟子顾惠卿，余僚壻行也。审证辨色，剖决疑滞，与其师埒。同治癸亥上海疫疠流行，顾救治辄验，而顾竟以传染殒。张喜嗜河豚，一日饱啖而出，僵于舆中，斯包尔昌之续矣。

沪城女子，识字作诗者，谅有其人，余则未之见也。地产木棉，纺织亦非所习。世俗所重顾绣，相传为露香园遗制。相传顾会海之姬人，刺绣极工。所绣人物、山水、花卉，大有生韵，字亦有法。得其手制者，无不珍袭之。擘绒抽缕，肖物如生，针刺若毫，工致罕有其匹。今肆中售者，男子所绣居多，索价殊奢，贫家仰给于十指者不少。然春秋佳日，不务游观，不似吴中陋俗，以联袂曳裾、踏月寻芳为乐事也。地故无河，无箫鼓画船诸冶习，是则风犹近古欤！

偶阅邑志，自国朝至今，所载节妇三百余人，才妇寥寥无几。然曹氏三女，皆工词翰，闺秀萃于一门，今则无闻矣。岂灵

气所锺，犹有待欤？兹就余所知者，聊录一二，未始非藏凤一毛，窥豹一斑也。

王紫霞，名毓曾，华亭人。邑中乔檀园室，为香雪先生之女。名诒燕，华亭人。工写兰竹。出自名族，娴于吟咏。熊藕颐夫人所著《浣香草》，皆其所评定。诗宗南宋，以神韵胜。诗词之外，特工六法。本于家学，能画竹，风条露叶，嫣媚有致；其画兰尤尽婵娟之妙，澹宕饶韵致，琼枝霞蕊，丰骨珊珊，人谓似明时王友云。诗无专集，邑志遂佚之。洵哉怀才不如守节矣。按紫霞女史载于《墨香居画识》，修邑志时殆未之见欤？同时有叶兰锡者，亦以闺秀擅名。兰锡字蕙芬，吴门人，邑中赵仙槎之室人。长于绘事，尤善花卉，傅色妍冶，风致婵娟，画荷尤极精雅隽妙，深得朱巨山传染之法。

张筠如女史娙，松江人，且耕上舍女，邑中乔香岑室人也。工钩染花鸟，殆合清于、江香为一手，而兼擅其胜。尝画折枝牡丹小帧，露色风香，非凡手可拟，大见赏于昭文蒋子延，以是名噪一时。褚文洲明经题其画册云："绢素飞行五色霞，疏疏密密各成家。不题名字流传本，认作瓯香馆里花。""水匳浓淡晕轻烟，带露含风万种鲜。记得冶春曾见过，虎山桥口马塍边。"即诗见画，妍冶可知。

黄承藻，字玉华，李子木上舍之配也。伉俪並善写兰，玉华兼能花卉，下笔劲秀，尤擅巨幅竹石，苍古突过前人。子木之父笋香光禄，筑慈云楼以养母，以孝称于里中。子木夫妇亦能以翰墨娱亲，人谓寒山赵氏不是过也。玉华画不多作，中岁皈心净业，梵诵不辍。郭频伽明经题其画竹一绝云："闺阁同酬翰墨勋，好从赵馆证前闻。因知不弄闲脂粉，自拓文纱写墨君。"

赵婉卿名棻，字仪姞，秉冲女，剑侯伯姑也。嫁湖州汪氏，

亦望族，参军延泽之配也。伉俪间甚相得，每值花香茶熟，互抽架上书册，以疑义相诘难。顾未久，夫以急病殒。所生惟一子，即谢城也。时方在襁褓中，守志抚孤，操逾冰雪，丸熊画荻，有欧母风。谢城卒为名下士，负实学，驰声于艺苑间，皆其力也。是固才妇，亦节母也。母工诗，能古文，博习经史，性敏达，无巾帼俗态。有客来访谢城，即出与谈，高谈雄辩，辄为折服，较之谢道蕴施青纱步障为小郎解围者，更高一筹。著有《濾月轩初续集》四卷，文集附焉。集中佳句如"残红尽落啼莺老，众绿新生好雨多"，"五夜怀亲空有梦，十年遣日只凭诗"。《春晚》云："才脱春衫换夹纱，东皇何事便思家。杜鹃声里斜阳暮，深闭幽窗避落花。"俱娟妙可喜。谢城名曰桢，归安茂才，通畸人家言。

归懋仪，字佩珊，李复轩上舍之室人也。工诗词，著有《绣余吟草》、《续草》、《三草》及《听雪词》。佩珊本出自李氏，其母名心敬，字一铭，宗袁女、心耕姊也。最耽吟咏，嫁归氏后，早卒，著有《蠹鱼草》。心耕尝合刻其姊与子妇之诗曰《绣幕谈迁》。其诗清婉绵丽，斐然可诵。与席佩兰为闺中畏友，互相唱和，传播艺林。尝题《虢国早朝图》，有"马驮香梦入宫门"之句，见赏于随园。晚年卜居沪上，所居有"复轩"、"一灯双管草堂"诸胜。王叔彝题其遗稿云："难得佳人能享寿，相随名士不妨贫。"亦可谓实录矣。

佩珊女史诗、画、书法並擅三绝。曾在鹤沙为人作《醉花图》，题三绝句于上云："休问黄粱梦短长，人生快意最难忘。等闲肯放青春过，月地花天醉几场。""众香国里任盘桓，酒罍词坛境界宽。九十春光浓似锦，名花最好醉中看"。"花影朦胧月影凉，醉乡滋味浅深尝。纷纷桃李轻开落，好向春风种国香。"

昆山孙秋容女史，子香茂才之侄女也。嫁沪中曹氏。工韵语，所作辄随手弃去，鲜有存稿。其弟吟秋，偶于字簏中得其《病起》一绝云："消磨岁月药罏中，绣幕慵开怯晚风。病起不知春已去，下阶细数落花红。"清脆娴雅，出自天授，非学力所能至也。沪中不栉才人，此亦可屈一指耳。

程味蔬，能画山水，意致淡远，一洗闺阁铅华之习。缣素之投，一时麕集，顾非其人，不肯轻作也。亦工诗，惜无刊本行世。陆璞卿名蕙，幼即明慧，並长诗画，吴江张春水室也。距春水所居，仅一牛鸣地。时春水新丧偶，读其《绣余吟》而善之，遂倩冰人而委禽焉。由是巡檐索句，刻烛联吟，殆无虚日。春水编其闺中倡和诸作，为《双声合刻》，传为艺林韵事。春水晚年甚贫困，佣书沪上，无过而问者。璞卿乃教授女弟子，得修脯以佐家食，恒苦不得一饱，卒以忧死。璞卿幼年爱写墨兰，虽无师承，而娟秀中时露清挺之气。既归春水，出所藏名画，一意规柢。时四方乞春水品题者，充牣左右。春水作山水，璞卿则致力写生，不屑为时俗侧媚。习南田、南沙，一空依傍，辄思抗手古大家，屏脂粉而写襟灵。画成或诗或词，或缀小跋，久之积如束笋，乃题曰《甦香画录》。尝见其《寒食日感成》一律云："转眼惊看岁序移，陌头芳草又离离。插来杨柳怜春晚，落尽棠梨有梦知。渐觉弈更新局面，怕听人道旧家基。禁烟时节寒犹峭，帘幙凄凉引步迟。"其所用小印曰"文章知己，患难夫妻，张春水、陆璞卿合印"，亦词场佳话也。

何佩姐，上海北门人。年十九，许字于同邑，婚有期矣，父早没，依寡母偕居。顺治二年五月，避兵泮泾，游骑适至，匿芦苇中，污之不从，遂见杀。里中好义者，纠金葬之。乾隆十二年，邑令王燕赏为之立碑建亭于路旁，屡修复毁。陈君茹征更为勒石于墓，且加诔词焉。诔云："完其节，殒其生，何佩姐，

烈且贞，是巾帼中奇男子。心同月皎，行比霜清。”

吴县布衣陆鼎子调，著有《上海薛烈妇诗》，甚沈痛警辟，急为录之，以维风教。诗云：“君不见飞而食肉虎而冠，人亦有言齿且寒。爰征厥词讽乡国，孤士一读摧心肝。吁嗟倒置三尺律，冤狱夫沈妇饮血。一死人伦泰岱高，海色风霜无六月。涂人争颂上官贤，昭雪而夫再见天。虮虱之余脱三木，归拜阿母抚儿哭。抚儿哭，烈妇笑，呜呼杀身全其孝。”按烈妇印氏，文荣女，上海高家行薛泗川妻。为里恶诬陷沉狱，烈妇痛夫冤罔伸，弃子背姑，夜经死仇家门。时当盛暑，曝烈日中，颜色不少变。乡之士夫悲之，作诗刺有司，为《阐幽集》，上吏风闻，覆勘得实，斥邑令，出夫于狱，旌表妇闾焉。时嘉庆丁巳夏六月也。诗见陆布衣所著《梅叶阁诗钞》。

蕙芳，王氏女子。原籍兰陵，父为卖菜佣，遭乱挈家至沪，贫不能自给。时女年四岁，鬻于城北王某。王妻故隶乐籍，搔头弄姿，颇非贞静。女至，甚加钟爱。稍长，丰姿秀丽，娴习女红，秉性幽静，而灵敏异常，时得王某夫妇欢。未几，王某病没，王妻再醮，携女偕往。女年已十余岁，心颇非之而不敢言。所居近市，女敛门匿影，未尝轻与外人通一语。然无赖子瞷女美，多垂涎者，假父素有登徒子称，乘间辄挑之。女夙夜防维，守身如玉。惟摽梅之年，议聘无人。假父既居心不堪问，而其母亦弗以为意，女自念弱身堕于孽网，倘一旦强暴横施，其何以堪？计不如早自裁决，庶得保全。一夕遂缢而死。呜呼！生自小家而能以礼自持，难矣！矧居沪北淫泆之乡，而母氏所为又若此，独能洁然自守，至以身殉，其志亦足悲已。如女者，殆所谓出淤泥而不染者欤！录之以俟采风者。

笏溪有农家妇，送馌田间。诸恶少见而艳之，挑以游词不答，随至僻处，将迫淫之。妇痛詈不从，力拒以死，颜色不少

变，死后犹握少年辫发不释。待翁、夫至，始得擘之开，是妇可谓烈矣。然少年后卒逸于法外。噫！穷檐蔀屋中，志操如此，惜绝无表扬之者，亦可慨已。此咸丰癸丑春间事也。

邑中节孝贞烈妇女，悉归上海学洒扫局绅士采访事实，合例者书之于册。同治八年，由修志局详请，奉旨旌表，自国初至今，凡百三十三人，送入总祠，春秋致祀。其有自请专旌，或逢学宪案临绅士代为呈请，皆得给匾旌闾，甚盛事也。贞孝妇赵氏，居城中鱼行桥。及笄字于李大年，卜吉有期而夫亡。氏年仅二十一，矢志靡他，誓以身殉，奔丧抱木主成妇礼，侍奉翁姑，援立嗣息。无何，翁姑辞世，嗣息又殇。氏念夫家虽无可依，而母族犹不忍绝。爰以巴妇怀清之操，仍作婴儿孝养之思。中间侍父疾而割股，送母终而泣血。篝灯五夜，以佐齑盐，畚挶三冬，得安窀穸，此氏茹荼饮蘖之苦心也。同治癸酉，氏年七十，守节四十八年，诚有非寻常妇女所能及者矣。邑绅为之请于江苏学宪彭君，给以“孝竹贞松”之匾，亦足见阐扬之微旨矣。导迎之日，以儒学衔牌仪从送至其家。所可异者，导迎前一夕，氏忽见一人拱坐奥隅，笑颜可掬。氏初归李时，不及见夫面，不知拱坐者谁，亟呼夫侄辨之，则曰：“噫！是大年叔也。”相与感泣下拜，而形旋隐。然则国家旌典，实足以感格幽明，举报节孝者，观于此而可勿倍慎哉！

闺阁、方外，能以诗著者，最易得名。近时方外工诗者，殊乏其人，而于沪尤罕。顾苦行清修，实为梵旨之最先。文字禅特其末焉者耳。兹所载，诚欲不拘于一格也。

释寄尘，衡麓湖南湘乡人，与竺虚齐名。工书法，善兰竹，败荷残菊，纵笔辄佳。出语谐媚，无蔬笋气。海内名流，乐识其面。时沧州李味庄观察任苏松太道，寄尘与江夏铁舟同至沪城。有《载将书画到江南图》，一时题者如云。驻锡沪城者数

阅月，今西园楹榜有“莺莺，燕燕，风风，雨雨”一联，纯以叠字集成者，即寄尘所撰，洵创格也。寄尘亦工诗，《游长寿寺》句云：“净坛风扫地，清课月为灯。”随园太史极赏之。吴江郭灵芬秀才，尝与诗筒往来，称其诗不肯作一凡语，浴风月而澡冰雪，已臻最上一乘，亦近时方外之不可多得者。同时有铁舟上人，初亦寓沪中，自号木石山人。本江夏名家子，善鼓琴，工书法，尤擅写竹石、花卉。渡江而东，名噪吴越。自巨室富商，以至酒楼妓馆，靡不乞其笔墨。润笔既丰，得即以资挥霍，或赠寒素，弗惜也。后示寂于吴门寓庵。

了昱，卓锡龙华寺。潜修精进，不轻见人，形瘦骨立，类有道者。终日讽经枯坐，不妄言笑，亦不堕文字禅，以故人罕知名。曹君雉山赠以诗云：“云房方十笏，香龛小一粟。中有苦行僧，终年一瓯粥。”后年老化去，满室作旃檀香，三日不散。

漏云，号静峰，亦字明照，挂褡铎庵。内典之外，兼工诗文，朗洁清超，了无俗韵。著有《漏云诗稿》四卷行于世。亦善书画，然不多作，写梅尤佳。所与游皆一时名士，时往来石笋里，与恒斋作世外赏音，与客谈，诗画外从未及时事。初画禽鱼、花卉，擅徐熙笔意。后从金分司宇春游，复工山水，清微淡远，自成一家。尤爱艺花，秋来种菊成畦，扫榻煮茗，以供雅流赏玩。游屐追陪，殆无虚日。若遇俗子，则闭关寂坐，了不酬答。雉山曹君与之为方外交，赠以诗云：“我爱禅关静，寻僧入远林。板桥通径曲，茅屋闭窗深。地僻人声寂，庭闲草色阴。钟鱼消俗虑，出世见初心。”漏云从浙西飞锡来此，居铎庵四十余年，戒律清苦。本世家子，避难为僧者。或有识之者云，系年大将军羹尧孙，此殆好事者之传闻耳。按漏云本吴江人。翰林陈沂震次子，当家难时逸出，侍文觉禅师为僧，后住持铎庵。其婿某持节浙中，邀

之不往也。尝自署于门曰："往事已遥无可悔，此身犹在敢忘修？"亦足以觇其志矣。其前有昙上人普泽，曾卓锡铎庵，工画山水、花鸟。

湘烟，名圣，驻锡朱霞殿。殿在郭外稍东南，供真武像，故亦曰"小武当"。每岁三月三日，为真武诞辰。里巷悬灯，庙前构台演剧。湘烟画工山水，意在法外。能弹琴，云得自异人所授。徐君紫珊尝从之学，未得其精。独处一室，翛然远俗。有洁癖，至老弥甚。尤喜艺兰，自辟一圃，畦畛间纵横数十丈，皆浙产也。室中时列花卉，怪石矮几，小盎巨盆，皆布置入雅。禅寮深邃，绿荫萧疏，多购异种，虽出重金，亦所不惜，是有花癖者。

沪虽非孔道，而近来名流至者，联镳接轸，特一至即去，如海鸥天雁，往稻粱乡谋食，饱即飞去。顾往时来者，辄如所欲，近因捐赈频闻，又值兵革之后，稍为减色，然犹较他处为优。盖此间为人海，亦利薮耳。

贾于沪者，大抵皆无目者流耳。即欲攀附风雅，不惜重价购求书画，亦徒震于其名，非有真赏也。故名士至此间者，辄以势力为事，得当道一名柬，无求不获。噫！提绫文刺三百为名利奴，清操何在？窃为至沪之名士羞之。

沈晓沧司马，名炳垣，浙江桐乡人。嘉庆庚午登贤书。自幼即耽吟咏，于诗超心炼冶，不愧作家。以名孝廉需次省垣，脚靴手版，书史自娱，绝不作风尘俗吏态。其任县事也，雍容镇静，不务扰民，故人皆乐其宽简。历官苏州府督粮水利同知。壬寅和议既定，海市遂通，奏改松江府海防同知，移驻上海。时庶务初建，一切皆躬任其劳，旋以丁艰去任，而宦橐如洗。后主敬业书院，奖掖后进，如恐弗及，是以简拔皆真才，一时奉为文章主臬。所著有《八咏斋诗钞》，今为摘录断句，如

《镇江》云："岸高山比势，地隘水为门。"《天津》云："关锁东西钥，河流大小沽。"《舟泊京口》云："大观穷日月，孤势出楼台。"《皂河》云："鸥情随水远，柳意得春先。"《扬州》云："明月随人过淮浦，暗潮带雨入江城。"《过畏垒河》云："远水帆飞林影外，高楼人在雁声中。"皆可传诵。

平种瑶贰尹名畤，字耕烟，山阴人。产于楚北，随父宦游湘、汉间。弱冠即为人记室，元瑜摛藻，才调翩翩，称于一时。所识多当代名公巨卿，无不争相引重，罗而致之幕下。种瑶为人外亢而不卑，中虚而能受，囊中虽不名一钱，而结客论交，意气慷慨。工诗嗜画，而于六法尤有神会，偶尔落笔，便自不凡。少在楚中，与黄穀原游，得其秘授，南还诣益精邃。以一官需次沪上，侨寓大境阁，应官听鼓，无俗吏龌龊态。其诗气骨清健，今录五律二首。《清娱阁》云："开门湖一曲，湖上是亭山。凉翠沾诗鬓，秋林映酒颜。狎鸥心浩荡，听雁意萧闲。坐忆剑南老，清风如可攀。"《月夜游小云栖》云："夜色清于水，诗情澹入禅。树空山转月，波净櫂飞烟。古佛假尘榻，生柴煮石泉。年华未枯寂，冬翠积诸天。"

郭麐字祥伯，号频伽，吴江明经。一眉莹然如雪，人皆以"郭白眉"呼之。著有《灵芬馆诗文集》。于丙子冬杪，曾游沪渎，小住吾园，与笋香光禄往还唱和，其题笋香《春渚晓吟图》云："徐幼文为绿梦，虞伯生忆红酣，何似先生不出，年年风雨江南。"《阻风黄浦三日》有二绝句云："今日阻风黄歇浦，昨宵中酒阖闾城。人生何用生分别，不待潮平心已平。""随意沧洲坐渺然，惟愁百事逼残年。不然便放扁舟去，自有人能迟水仙。"

沈梦塘孝廉学渊，宝山人。弱冠登贤书。房师潘公朗斋以国士期之，延纂《萧县志》，留署中者三年，与诸名士扬榷古今，研究经史。梦塘见人不作寒暄语，而隽永恬上，令接之者

客气自消。所交多奇士，而与陆莱臧尤莫逆。莱臧服官于闽，招之往。梦塘固好游，莱臧筑“来梦亭”居之。旋制军孙平叔重修省志，闻梦塘名，亟延之纂修，列牍奏闻，前后游闽八年，倾其士夫。后林文忠持节三吴，贻书促之归，所询乡邦诸事，无不为之指陈利弊，而蓬蒿三径，手自一编，绝不一诣公庭。小辟“止雨庄”，颇有泉石之胜，所著有《桂留山房集》。于沪上游屐时至，辄有吟咏。今录其《沪渎怀古》一律云：“海国苍茫古垒空，春申遗迹换袁公。东南烽火三军扼，日夜涛声万马雄。笑看水仙沈画鹢，誓为厉鬼灭沙虫。年来此地鲸鲵静，犹有江花血点红。”

丁大椿，字小仙，山东诸生。落魄京口，效君平术以餬口。壬寅海警，牛制军自金陵移镇上洋，求奇才异能之士。有荐丁者，因延见问平戎之策。丁谓：“敌人所恃以凌轹我者，不过火轮战舰耳。破之之术，当用水轮船、乌龟船，以水制火，以小攻大，彼技已穷，何难灭此朝食。”水轮船者，以人踏轮激浪而上，用以环攻敌船。乌龟船者。其体若龟，以八人荡桨，为四脚，蒙牛皮为龟背，驶至轮船之旁，拟凿其底。云其船式出自敌中参谋丁大年所授，其人固中国产也。制军信之，乃以万金设局造船。及成，试之于黄浦。是日浊浪排空，洪涛撼岳，水轮船竭五十人之力，莫克向前。乌龟船八艘，徐出江心，竟没于风浪中，船人尽死，无一生者。齐玉溪谓：“古名将破敌，如岳鄂王用腐草巨木，以破杨么楼船，必有所藉以制胜，从无以船破船者。”不知以船破船法竟有之。近日米利坚制铁甲战舰，以撞沉轮舶是也。且敌船既入内地，水雷火攻，成法具在，皆可施行，独奈何当轴者愦愦不知所用也。

张澹，字新之，号春水，居吴江盛泽镇。幼孤力学，寒暑不辍，虽篷窗客邸，吟哦自若。嗜画入骨，得钱西溪指授。中年

妻死，块独无聊，遂橐笔游武林。一时才俊，倾襟揽佩，唱酬无虚日。马秋药、屠琴隖、魏春松诸君，咸与订交。后入汤雨生都督幕，诗画进而益上。生平笃于友谊，诚至悱恻，不后古人。与周浦计渤初未识面，见其诗慕之，寄赠云："怜才陡发遗珠叹，竟有倾城在苎萝。"其倾倒如此。晚年往来于吴淞间，借砚田以自给，顾所如辄不偶。尝有轻薄子析其名号嘲之云："其名则澹，其性实浓。虽呼春水，专打秋风。"后旅食沪城，卒以贫死。著有《风雨茅堂诗文集》，身后王叔彝为之锓木。《墨林今话》云："春水志行肫笃，尝手葬先世八棺，亲死庐墓，内行如是，固不得仅以文人目之也。"续配陆璞卿女史，亦能诗画，虽老而食贫，然颇得倡随之乐云。

秀水周石香茂才，名文鼎。咸丰壬子冬从檇李来，下榻北关。自以天下有事，日隐于酒，未尝三日醒。醉后辄作灌夫骂座。听其言，多悯时嫉俗，所遭其痛詈严斥者，皆当世士大夫也。余谓之曰："君非谪去酒星，囚于天狱，则此病不易瘳也。"石香曰："如是不如其勿醒也。速营糟丘，吾将老矣。"余亦有曲蘖之好，与石香遂为醉乡知己。旋石香以不得志而归，音问遂绝。闻以他事株连，大吏索之急，罪且不测。石香乃变服走投王公雪轩，时方刺史杭垣，遂匿其署中。一夕夜半启关出，不知所之。或得其双履于西湖滨，遂以为死于水矣，然卒莫能详也。自后一家零落殆尽，仅一仲子存，此亦可谓极文人之厄矣。

海昌李壬叔茂才，名善兰，一字秋纫。精畴人家言，为吴门陈硕甫先生高足弟子。咸丰壬子夏五月来沪，侨居大境杰阁。新凉之夕，珠露既零，桂月如昼，壬叔凭栏长啸，林籁振荡，行云不流。余谓自嵇康死后，此音绝矣。虽读《啸旨》十五章，不得其要。近有啸翁足以嗣响，壬叔傥亦其流亚欤！此

皆不得志于时，聊一发声以宣郁结耳。壬叔于天算之外，出其余技为诗文，亦复卓然异人。在沪十年，著有《续几何原本》、《谈天》、《代数学》、《代微积拾级》、《重学》、《植物学》等书，皆与西士从泰西算术中紬绎而出之者也。其所自著者，为《则古昔斋算学》各种。同治初元，曾滌生相国开府两江，征至幕中，自此踪迹遂与阔绝矣。壬叔以同治戊辰入都，为天文馆总教习。

宝山蒋剑人茂才，名敦复，一字纯甫。曾作《沪城感事诗》云："一城脂夜荡花妖。""华屋春深燕雀居。"盖愤时嫉俗、思深虑远之意也。壬寅之变，避仇为僧，号铁岸，又慕寄尘之为人，亦号妙尘。后还初服，为张小坡先生所识拔，诗文自成一家。尝偕予至西园啜茗，谓余曰："沪中可与语者，惟有玉华一片石耳。"被酒谈兵，以经济才自负，亦奇男子也。癸丑五月，乱党将作难，剑人上书某观察，言乡勇、火器二事，切中时弊。其言乡勇曰："闽、广悍不畏法，本地懦而多诈，近已小有斗狠，他日必有意外之虞。"后果如其说，惜当时观察不能用也。所著《愤言》三篇、《战守》二策，深明大略，留心时事者，当为首肯。同治六年，卒于应敏斋廉访幕中。所著有《敧古堂诗文集》、《芬陀利室词集》，其余未刻者藏于家。

蛟川姚梅伯孝廉，名燮，号野桥。登道光甲午贤书，于学无所不通，著作等身，风行海内。其足以抗手六朝、绝尘一代者，尤为骈俪文。于本朝洪、胡、袁、彭四家外，别辟町畦。诗词亦已登峰造极，近时所见词章家，当推为巨擘。时游沪上，工画梅花，兴酣落墨，媚态横生。人物花卉，无不奇特。字尤古峭拔俗。晚年耳稍聋，而性极潇洒，好作狭邪游，所得润笔资，挥霍立尽。于卖画之外，绝无所求于人。所交多贵显者，亦绝不干以私也。其和而介如此。移家宁波郡城，颇有园亭池石之胜。藏书数万卷，皆精审可传。所撰有《大梅山馆诗

词》、《骈俪文榷》、玉枢金籥，兼精音律，著有《〈词律〉勘误》及《褪红衫》、《梅沁雪》传奇两种，皆已登木。乙卯客海上最久，与余往还颇密。

华亭张啸峰广文，名鸿卓，工于词。所著有《绿雪馆词钞》，直闯花间之室。孙麟趾月波明经，广选时人所作，为入之于《绝妙近词》中，一时脍炙人口。啸峰好客善谈，剪灯煮茗，可竟夕弗倦。自云间至沪上，仅一水隔耳，游屐时至，辄作平原十日饮。每喜于荒园萧寺中作冷淡生活。同郡如雷约轩茂才、丁步洲上舍，皆风雅士，每至必与之偕。约轩著有《诗窠笔记》。

秀水于辛伯茂才，名源，槜李诗人也。少受诗学于黄霁青太守。太守亟赏之，以为自此有替人矣。诗派出入于南宋间，清而不流于薄，小而不入于纤，于近人中可以别树一帜。喜作近游，有所得辄以供剞劂费。所锓木者，有《一粟庐诗》一二三稿、《灯窗琐语》、《柳隐丛谈》，虽借以通声气，广游扬，然搜集之勤，亦不可没也。时来沪上，与王叔彝观察交最善。辛酉冬间，偕一显者札往谒县令，时县令先入蜚语，竟论贼谍，寘诸囹圄，几罹不测。后有为之辨者，乃得释。同郡如秦次游孝廉以书著，孙次公明经以诗鸣，皆矫矫者也。秦君著有《行军法戒录》，孙君著有《始有庐诗》、《同人词选》，俱行于世。

曲阜孔宥涵司马，名继鑅。于咸丰乙卯，偕弢甫来沪上，倾襟谈艺，提麈论兵，流连浃旬，临行以诗集见贻。宥涵耽于吟咏，积稿裒然盈尺，所刊仅得其半。其诗以超俊之才，运深沉之思，学力气韵，直逼盛唐。录其五律二首，以见一斑。《扬州杂诗》："廿载邗江路，行吟动值秋。客怀看月减，往梦与云浮。野竹山光寺，清风文选楼。旅游复何事？飘泊问沙鸥。""藏用两无补，聪明百不能。宦情晓岸月，诗境雪山僧。零落

川光改，羁栖夜气增。又停江上棹，来对驿楼灯。”是秋游武林，遍探西湖诸胜。屡过访陆敬安广文，赠以诗云：“东山游钓暮云边，经典传家媿汝贤。莫叹无衣聊卒岁，共怜有母傍余年。荒衙鲑菜新醽醁，上国莺花旧管絃。廿载梦回江岸晓，鸥波万里接烽烟。”宥涵生平事母甚孝，善武艺，有膂力，登山矫捷如飞鸟，人莫能及。自言目能见鬼神。后殉难于扬营，得邀恤典。

黄韵珊孝廉宪清，海盐人，才气倜傥，称于一时。戊午春间，来游沪渎。作《海中蜃楼词》三十首。今仅记一绝云：“榜题墨海起高楼，西人印书馆。供奉神仙李邺侯。谓壬叔。多恐秘书人未见，文章光燄借牵牛。谓印书车以牛曳。”时壬叔方刊所译天算诸书，故诗中及此。韵珊工于小词，独饶神韵。曾见其《浪淘沙》一阕云：“秋意入芭蕉，不雨潇潇，闲庭如此好凉宵。月自缠绵花自娟，人自无聊。别恨此时销，认取红绡，凤筝音苦雁书遥。醒著欲眠眠著醒，灯也心焦。”清脆如哀梨并剪，圆滑如燕舌莺簧，允称能手。著有《茂陵絃》、《帝女花》、《凌波影》等院本，脍炙人口。

华翼纶，字邃秋，居金匮之荡口，登甲辰贤书。山水师麓台，收藏极多。其作画也，运笔如飞，竟日可作大幅四五本，元气淋漓，兴会标举，其得意处，直足上窥北苑。性嗜酒。交友处世，一以率真。子蘅芳，字若汀，通天算之学。同邑徐雪村有巧思，于泰西机器之术，能知其奥。同治初元，设立广方言馆、机器局，延通于西学者䌷绎各书，若汀、雪村应聘而往。所译者有《防海新论》、《汽机发轫》，皆有裨于实用者也。雪村名寿，有子建寅，字仲虎，能绍其学，亦在局译书。三君著述，几至等身云。

万斛泉征君，字清泉，湖北兴国州人，今之隐君子也。生

平研精程、朱之学，身体力行，未尝稍懈。宋鼎、邹金粟，其高足弟子也。偕至山中，临流结茅，读书讲道，不求仕进。时贼扰湖湘，所居会当其冲。一日，贼大至。征君正襟端坐，弦诵之声，渊渊如出金石。贼为引退。胡文忠公特为荐举于朝，奉旨赏七品顶带，创格也。大吏赠以一联云："绛帐一时培后辈，黄巾三舍避先生。"临桂倪云癯载之《桐阴清话》，谓此诚草野难副之盛名，亦国家非常之旷典，洵为不可及已。同治六年，延主龙门书院，士流奉为圭臬，此非山林中逸士哉？

何梅屋詠，上元人，工于诗词，为幕府上客，摛辞掞藻，名动诸侯。金陵既为贼窟，避居吴门。湘乡左青峙太守延之司笔札。主宾契合，比于苔岑。旋刘松岩大令聘之至沪上，赌酒论诗，与予无日不相见。梅屋不能胜杯杓，而自言独知酒味。尝有诗调予云："王郎三十好青春，家在吴东住沪滨。大隐爱招三岛客，小文神似六朝人。昆山片玉休论价，沧海遗珠岂合贫。我亦江湖来泛宅，愿倾十万买比邻。"余亦答以长歌："何郎才调古无敌，赠我新诗鲍谢匹，缗以锦绳发光怪，挑灯一读一击节。读罢拔剑斫地歌，当今满地流氛多。囚鸾困鹄不得意，相逢海上悲如何？吁嗟厄运遭阳九，坎坷流离无不有。才人失职倍伤心，故土成烟黯回首。少时意气轻风尘，胸中所有非诗人。今已无家嗟泛宅，约将倾橐买比邻。东南一隅此乐土，挽输千万诚何补？谁说文臣不爱钱？到底将军要好武。平生踪迹溷屠沽，犹存吾舌真非夫。几回投笔思杀贼，母老敢许以驰驱。书生献策既不用，庸奴富贵何足重？误国谁完堕地甑，救时孰是擎天栋？托身莽莽此乾坤，把袂楼头与细论。休夸行箧诗千首，且尽当筵酒一樽。"同时旅沪者有凌竹泉，竹泉名志珪，与梅屋同里，亦诗人也。垂老颓唐，竟以贫殒，伤已！

孙澂之学博，名文川，上元人。诗古文词无不工，而尤喜经济实学。生平精于赏鉴，入其斋中，吉金贞石，皆非秦、汉以下物，多自为考订以张之。在沪关司文牍，甚为当道所器重，与余往还颇密。余酒渴思饮，辄嬲之作东道主，盖昔者元直访水镜而呼餐，固有古例可援也。尝作二十八字向之索书逋云："今朝又是花朝了，早起诗成酒未酤。偶忆孙郎多诺责，酒钱还肯送来无?"诗去金至，并媵以梨花春二瓮。余亟作快语曰："孙郎可儿!"金陵克复后，襄办善后事，以劳绩保举知府。

祝桐君司马凤喈，浦城人，宦于浙中。家富于资，以好结纳中落。生平笃于昆弟，挚于友朋，诚至悱恻，有足多者。精音律，善弹琴，著有《与古斋琴谱》。罢官后，移家海上，有终焉之志。所宝有"秋声琴"，其兄生前之所爱玩也。余姚周白山为之铭云："太冥孤桐，厥声动心。惊鸿翩逝，山川阻深。密亲云流，怀归沈吟。清商振响，刁骚满林。盛荣不常，繁霜坠襟。俯仰俦类，惕兹人琴。"长孙安甫，能世其琴学。

同邑江弢叔湜，出先君子门下。家贫，授徒江村，弥自刻厉，专肆力于古。先君子见其所作，叹曰："子他日当以诗文名海内，然帖括不可废也。"顾自为诸生后，三踏槐黄而三见斥，遂绝意进取。饥驱谋食，之燕、之齐、之闽、之浙，北辙南辕，彳亍道路，学日进而诗益工。尝至京师，依其戚彭相国。相国赠以俸钱五十万，乃循例纳粟为县尉。需次杭垣，脚靴手版，听鼓应官，弃诗人而为俗吏，闻者奇之。杭垣陷贼，弢叔脱身还苏乡。俄而吴门亦陷，四出焚掠，一家中双亲弱妹，同日殉难。弢叔先十日挈弟穿贼营出，得达于浙。既遭奇惨，痛不欲生。旋复自浙至闽，友朋助以资，刻其所著《伏敔堂诗》十三卷，而卒以忧愤殒其生。文人之厄，至弢叔而极矣。弢叔尝偕啸峰、

步洲至沪，流连揽胜，其踪迹多在九峰三泖间。呜呼！弢叔以诗名，奔走天下，所交多通人名士，盛相推许，而弢叔亦矫然自负，思以经济才自见，不仅托之空文也。值世之穷，晦塞不遇，作客诸侯，厕身下吏，乃其末路耳！而天又从而摧残抑挫之，正未知造物者之意何居也？

杨引传延绪，以字行，号醒逋，更难后，乃号甦补。少同里闬，初未相见，逮归自蜀，始投缟纻。醒逋刻苦于学，无所不通，而尤笃嗜词章。生平作诗，殆盈数千首，痛自芟薙，仅存十之二三，编为《独悟盦集》。叶丈调生采之入《同人诗略》中。余妇梦蘅，醒逋女弟也。病没沪寓，闻信趋视。越日偕游西园，花落鸟啼，耳目凄恻。庚申贼陷吴门。君卜五月十九日里中当有大厄，乃竟不先徙去，自罹于灾，妻投于水，屋焚于火，二子掳于贼，身亦被斫几殒。余驰书招之，未果来。余至粤后，闻其挈眷避居洋泾。噫！文人奇祸如醒逋者其尤哉！

叶调生廷琯，吴县人，宋石林后也。吴门为人文渊薮，先生所交，皆一时俊彦，切磋既久，才誉籍甚。顾先生淡怀缨绂，肆志缥缃，钩玄阐微，好为朴遬之学，偶得一事，必穷其佐证。著有《吹网录》、《鸥波余话》，没后，同人为之醵资刊行。吴门沦陷，避地沪上，年已七十，而勤学好问不衰。性情和易近人，人多乐与之游。生平友谊笃挚，尝裒采诸家未刻诗为《同人诗略》，凡百六十人，分存、没二集，此亦近日之文献、盛时之鼓吹也。

冯景亭中允桂芬，字林一，吴县人。道光庚子榜眼，长于历算钩股之术。罢官后，究心西学。避兵至沪，当事延主敬业书院，士林奉为矜式。广方言馆既建，中允总司厥事，一切章程，皆所拟定。尝见余致周弢甫书，极为叹赏，以为近来

谈西务者，当以此为左券。苏郡善后事宜，中允赞襄之力居多。学问文章，群推为巨擘，固岿然一灵光矣。晚年乃卜居木渎。

周白山字双庚，号四雪，余姚人。诗文奇诡崛特，不作一凡语。工书法，善刻石。出姚梅伯门下，而不肯附弟子籍，时人目以为狂。尝偕同邑赵益甫刻其所作制艺，曰《譮》，恣肆轶乎绳墨，时人又目以为怪。坐是奇穷，丐食沪滨。僦西园一弓地，效君平垂帘设卜肆，卒无顾而问者。余与壬叔偶与之谈，叹为异才，招之下榻城外，供其饔飧，得以昕夕聚首。居半载，落落无所遇，乃谋归计。后闻以冒试江南获隽，为士子攻讦被褫。因此抑郁愤懑，夭其天年。呜呼！科第倘来物耳，曾何足重？如双庚者，有才而不善用其才者欤？双庚同郡人任竹君，工临十三行楷法，精妙绝伦。徐金罍精写篆隶，刻画金石，艺倾辈流。二君並名重一时，作沪上寓公者尤久。益甫名之谦，字抝叔，狂尤甚于双庚，而独服腾江弢叔，此足见其心折名流矣。

吴县贝青乔，字子木。工于诗，跌宕有奇气，忠义激发，溢于言表，盖瓣香于老杜者。生平具干济才，游食诸侯，足迹几半天下。壮年尝佐扬威奕将军戎幕，不避艰险，冀有所树立，顾卒无所成功。尝于磨盾草檄之暇，著有《咄咄吟》二卷，具载当时军中利病，识者以为不媿少陵诗史。从军既罢，往游京师，既复之浙、之黔、之滇、之蜀，然皆落寞无所遇，而憔悴婉笃，一发之于诗，固深得于江山之助，非徒穷而后工也。著有《半行盦诗存稿》。录其旅沪三诗，足觇其胸中所抱。《沪城旅感》云："番市中江上，浮踪滞十旬。壮心余涕泪，蛮气压金银。酒困牙郎梦，花明妓院春。轮囷犹有胆，抚剑独逡巡。"《游西馆归愤而有作》云："烽火光腾飓母愁，无端海蜃结成楼。地分

鹦鹉栖无定，船走蜈蚣毒愈流。和约万年颁铁券，边防列帅固金瓯。鲛人蛋户休相煽，会见中朝斩黑娄。"《吴淞口》云："江海此门户，今谁保障坚？岛夷开互市，堠卒废屯田。猿鹤当年泪，风涛独夜船。何堪重忆旧，投笔学防边。"

刘太史融斋，名熙载，江苏兴化人。道光甲辰进士，官至翰林院编修、詹事府中允。以广东学政引疾归里，为经师，设帐授徒，安贫乐道，怡然自得。著有《昨非集》、《艺概》两书，秘诸箧衍，不出示人。同治丁卯，应敏斋观察苏松，聘之主讲上海龙门书院。时婺源齐玉溪方侨寓沪中，小驻于也是园湛华堂，屡相过从。尝谓"士人胸次，不可一日无光明磊落气象"，洵哉是言，足以觇刘君学养矣。

薛时雨，字慰农，全椒人。早岁甲科，历守雄郡，才思超迈，长于诗章，妙解音律。其守杭垣也，值灰烬之余，壹意抚绥，闾阎被其惠者无穷。同治乙丑冬间，解组归里，往来于大江南北，问水寻山，与渔樵相问答。丙寅泛秦淮，涉黄浦，偕沪上诸寓公流连诗酒，尊前花底，颇有所属。有蔼云、蕊君两校书，尤所赏识，俱作小词赠之。今录其《洋泾宴集》一阕，调寄《高阳台》："蒲柳伤秋，莺花慰老，欧歌梅舞殷勤。黯黯闲愁，拚教付与真真。羊车惯引平康路，倩东风、暗扫轻尘。话前因，酒熟香温，谁主谁宾？　天涯沦落何须怨，对梨涡一笑，倦眼回春。海国江天，几人似我闲身。看花但祝花长好，怕枝头、新绿如云。趁微醺，谱按红牙，题上红巾。"慰农观察词，亦有跌宕豪放者，纯似辛稼轩一流。《舟泊黄浦》，调寄《望海潮》："浪拥江声，云浮海气，奔流直下吴淞。巨鳌腾蛟，危楼结蜃，遥天万里空濛。喷薄起鱼龙。念苍茫身世，寄与艨艟。浊酒孤斟，铜絃高唱大江东。八蛮重译来同。算汉家长策，只是和戎。水驿驰轮，楼船激箭，海门百道能通。落日大旗红。叹藩篱久撤，

谁靖边烽。聊把黄金买醉，歌舞向西风。”慰农著有《籐香馆词》，《江天欸乃》其一种也。二十年前所作曰《西湖艭唱》，秀水孙瀓次公，为之刻于《同人词选》中。

齐玉溪，名学裘，婺源人，梅麓太守长公子也。能诗，造北宋堂奥，书法尤工。性乐闲适，不求仕进。视极短，穷睫之力不及寻丈，出入一小童扶掖之以为常。道光戊申，曾来沪上，与毛君对山结文字交。一日，偕游豫园。见石梁穹窿跨水上，因约毛君乘月夜游，以潭清镜澄，境必胜于昼也。是夕，月白如水，漏三下，毛君已将就寝，忽闻扣门声，启视则齐子也。曰："见此月色，寝不成寐，能赴日间约乎？"毛曰："可。"遂並踏月北行，漫步至园，渡平桥九曲，登溪西一山，四望月皓如银，上下明净。山巅有小亭，于此少憩。继至石梁，见有数丐偃卧栏边。毛曰："此非先得我心者乎？"齐子、毛大並坐石上，诵所作《旧游明月山》诗，音响琅琅，若出金石。及归，东方欲白矣。此亦一段佳话。

张子祥熊，秀水人，自号鸳湖外史。工花卉，生气郁勃，溢于毫端，纵逸如周服卿，古媚似王忘庵，屏山巨幅，以寻丈计者，愈见力量。兼作人物、山水，亦古雅绝俗。家有银籐花馆，位置精雅，四壁不著纤尘。喜填词，尤擅长小令。並谙音律，尝引喉度曲，抑扬宛转，曲尽其妙，虽老乐工自叹弗如。室人锺氏，名惠珠，号心如，工写梅，作设色花卉，娟秀有致。乱后挈家寄沪作寓公，有终焉之志。

林益扶外舅，名谦晋，祖居同安，而寄籍台湾。嘉庆癸酉登贤书，橐笔于津门幕府者几十有二年。试于礼部，屡荐不售，乃就挑为邑令。署安徽建平县事，兴废举坠，惠民多实政。戊子充江南同考官。宦游所及，北至燕、齐，南至桂管、衡湘，西至黔、蜀，足迹几半天下。晚年侨寓沪上，宦橐萧然，不名一

钱。当已亥禁烟之令下，闽人在沪习贸迁术者，尤以此为大宗，势汹汹且抗官。观察亦部署营伍从事，变几不测，赖君一言而定。闽人至今德之。屡主泉漳会馆董事。卒年七十。所著有《吴中宦游草》。先生无子，止生二女。长女泠泠，即余继室也。归余时，年十有六，字之曰怀蘅。

周弢甫比部，名腾虎，阳湖人。生平以经济才自负。尝署其门曰："有王来取法，无佛处称尊。"亦可觇其概矣。咸丰癸丑，偕汤果卿来沪。与余投缟紵，恨相见晚。宗稷辰居谏垣时，疏荐于朝，目之为"策议深沈，才识迈众。"旋又见赏于湘乡曾文正公，称之为奇士。顾浮沉幕府中，屡征不就。吴门未陷，徐中丞委之以城守事，募勇未集而贼至，几及于难。因走投曾营，乞师援沪。同治壬戌，奉上官檄，勾当公事。时沪上方兴疫疠，君竟罹其灾。命不副才，良可惜已。兄公执少尉，名巘，上舍生。熟于史事，对客清谈，往往背诵如流。自言少时有志于功名，从其先人遍历四方，中间之楚、之蜀、之秦、之燕赵，游屐所至，辄有吟咏。尝三十岁作《暮春》诗云："四季不堪三月暮，百年几许少时身。"寄慨深矣。别后，闻其至粤补官，迄无所遇。弢甫长子世澄，字孟舆，媚学能文。金陵书局开，延司雠校。读书颇能得间，亦后起之隽也。

凌子与，名霞，字麈遗，号病鹤，吴兴人。明忠介公之裔孙。少有高尚之志，尝偕七友结"苕社"，专在淬励学行。今社中人或佐筹幕府，或建牙方面，而子与布衣草食，萧然物外。乱后避兵寓居沪渎，杜门谢客，绝少往还。夙擅诗、书、画三绝，下笔皆冲夷淡远，迥异恒流，而尤嗜画梅。顾子山方伯叹其绝无烟火气。尝谓人曰："世多狂，我宁狷耳。"其立品如此。所著有《天隐堂稿》，岁岁删之，十不存一。自云生平无一篇当意者，其于诗律可谓谨严矣。今为录二律，《题定圃广文庚申纪

事后》:“将军驴背志如何，匝地惊烽障眼过。忠义几人成铁汉，东南半壁尚金戈。河山劫火归诗史，禾黍荒寒泣啸歌。漫说广文官独冷，热肠留贮泪痕多。”“六桥花柳已成尘，回首乡关更怆神。乌戍秋风悲牧马，白头春梦独怀人。三年家室常流转，百首歌吟太苦辛。此日天涯同作客，团萍深喜结诗邻。”

胡公寿，云间人，名远，以字行，自号横云山民。屡试于有司不售，乃弃而学画。萧疏淡远，不名一家，而于山水所造尤深，顾不肯轻易为人作也。书法逼真大家，后又肆力于诗，人因号为“横云三绝”。与胡鼻山交最善，山人名震，字不恐，富阳人。嗜金石，精篆刻，尤精究六书小学。入其室，屏幛、几榻皆汉碑、宋军持等物。生平好立崖岸，酒后辄谩骂人。人因目之为狂。同时客沪者，有钱君叔盖，精于鉴别碑板，而尤工摹印，性狷洁自好，独负盛名，以节著。叔盖名松，一字耐青，家于杭垣。庚申城破，阖门死难，闻者伤之。近日吴江王秋言作画，极洒落，山水得北宋人法，花卉又似南田，人谓与横云山民异曲同工。

卷　五

宋小坡希轼，太仓人，为彭甘亭高足。垂老颓唐，卖字为活。奇穷日甚，饘粥几至不给。所识多知名士，往来沪上者，辄以润笔钱资之。尝作笠屐小像，题者如林。梅伯有句云："死能埋我何妨醉，生不如人未敢狂。"壬叔亦有句云："一百青钱一首诗。"小坡读之泪下。余尝在东园作消夏集，辄招之往，时有投赠之作。犹记一诗云："故人王仲宣，其才素倾倒。一别将月余，足音何其杳。忽闻剥啄来，低头向我道。咫尺便东园，逭暑少炎皞。况又花木多，清流四围绕。携尊于其间，赋诗留鸿爪。"

汪燕山金陵人，以沈毅有武力称于时。近有书燕山轶事寄粤中者，读之泪不觉涔涔下也。燕山，余故友也。庚申之春，苏垣陷贼，燕山避迹沪上，余一见如旧相识。时获订缟紵者，如湘乡左孟辛、邵阳魏盘仲、阳湖赵惠甫，皆意气激昂，高自期许，慨然以澄清天下为己任。每当酒酣耳热，击剑谈兵，精悍之色，现于眉间，惜以时无用之者，咸郁郁不得志。此两年中，几于无日不相见，见必轰饮达旦。孟辛酒胆轮困，气益豪迈，举世无足以当其一盼者，而尤推重燕山。予亦谓以燕山之才，何难拔戟以成一队，斩将搴旗，立功于疆埸间。方今发逆披猖，生民涂炭，正大丈夫马革裹尸时耳，何乃久困于此也。曾几何时，风流云散，踪迹阔绝。余既窜废遐裔，甘为圣朝之弃物，而时惧以不祥名字挂人齿颊，故于诸君未尝一字及之

也。今览其逸事，始知燕山赴蓉城之召者，殆十年矣。斯人不寿，天道何知？呜呼！伤已。尚记在沪时，有赠燕山七古一篇，特追录之，以见梗概。诗云："汪生矫矫称奇特，双腕云有百钧力。结发从军意气豪，平生志早吞虏逆。倚马草策献军门，欲使海内靖锋镝。一自从军不得意，乃来沪地溷踪迹。相逢忽在酒家楼，谈兵酒半动颜色。吾谋不用气沮丧，飘零市上无人识。东南一隅今重镇，贤豪于此集裙屐。左家昆季俱好事，长者经济尤无敌。一见汪伦尽倾倒，痛哭高歌倾一石。有时击剑向伎堂，裸身大叫剑光掷。士女写出娟可怜，强作腐儒弄笔墨。呜呼，当今吴越苦烽烟，何不荷戈去杀贼！"

左孟辛，名枢。其弟仲敏，名树。湘乡人。尊人青峙太守补官震泽，随宦吴中，僦居郡垣顾辟疆园。所藏史籍书画甚夥，皆世所罕见本，称为赏鉴家。乱后挈家避兵沪上，与余往还最密。载酒看花，剪灯话雨，殆无日不相见也。孟辛才气纵横，好谈经济，年仅二十余，而诗文浩瀚卓厉，不可一世，洵天下才也。仲敏善画，能刻石。辛酉冬初附轮舶至汉口，而由水道回湘南。余作诗三律送之云："君家好兄弟，与我最相亲。离乱逢知己，艰难见性真。兵戈横南北，天地正风尘。同有飘零感，栖栖到海滨。""世尚攻文字，时方重将才。楚南兵可用，蓟北衅谁开？报国廉颇老，陈书贾谊哀。抚时堪一恸，欲别更徘徊。""名父须承业，偏亲尚在堂。苍皇走吴越，丰稔念江乡。何处无兵甲，当秋足稻粱。好为天下重，且复罄离觞。"孟辛临别，以端溪紫肝砚为赠，并铭其上云："与子游兮海之疆，子之文兮海洋洋。赠子砚兮吾将别，吾心与海水兮俱长。"别后，余又寄以诗云："遭乱离忧百事灰，生平怀抱几时开。万言羞学纵横术，四海谁知经济才？兄弟友朋皆至性，妇人醇酒有奇哀。湘云吴树参差里，珍重江干报札来。"后闻其从劳制军至

粤中，傲睨公卿，俯视流辈，颇遭物忌。既郁不得志，乃上书郭中丞，欲还山读书十年，然后出而用世，拂袖竟归。卒以从戎陕、甘，没于军营。命不副才，惜哉！

毗陵之学，远出吾吴上。吴门文士，竞趋时习，空疏鲜实际。毗陵文士，则皆朴学媚古，彬彬述撰，登作者之堂。近所见赵君惠甫，其一也。惠甫，一字能静，名烈文，阳湖人。庚申春间避乱来沪，时以文字相切劘。谓余作偶尔落笔，文采便自斐然，特尚有欠追琢处，然正不必苛索耳。尝读《汉书》三过，均有札记，尤喜览释氏书。同治初元，从军于金陵。书局既开，延主校勘。近闻服官燕北，莅任易州，当道颇加器重，必能一展其抱负已。同邑吴沐龕茂才，名新铭，为山子先生令孙，嗜酒，工诗词，浮沈僚幕中，非其志也。

龚孝拱上舍，一字昌匏，名公襄，仁和人。始名袗，继改名橙，字太息，又字刷刺，名字奇特，皆出人意表。著《元史》未刻，藏于家。孝拱先世藏书极富，甲于江、浙，五毁于火，遂无寸帙。随宦居京师最久，能识满洲、蒙古字，常角猎城外，弯弓射云，试马蹑日，居然一健儿也。家傍西湖，湖山宛然在目。道光庚戌，林师芗溪自京师回，道经杭垣往访之。孝拱持酒一壶，呼舟子同载，历览湖山胜景，遥望六桥烟柳，濯濯依人，不觉身行画里。侨寓沪上几二十年，性好挥霍，友朋投赠，到手辄尽。于经通小学，胸次渊博无际。诗词特其余事，然为之辄工，书法直追晋、魏。迩来一切废弃，专好天竺梵书，朝夕讽诵，亦当今之畸人哉。同邑汤少尉衣谷，名裕。至性肫笃，内行醇备。以一官需次申浦，落落寡合。后为书局雠校，家于金陵，以乐善好施称于时。

张啸山茂才，名文虎，南汇人。于学无不精造，而诗、古文辞均无专集。生平喜为校勘之学。金山钱氏刻有《守山阁丛

书》、《小万卷楼丛书》、《指海》、《艺海珠尘》，仅后二集，其前八集为吴省兰所刊。《珠丛别录》，皆啸山为之雠订。与余初未谋面，神交十年，而以一札通缟纻。乱后避兵来沪，始见之。今录其来书，以志苔岑之契："欽迟雅望，荏苒有年，带水盈盈，只深引领。上月承手教先施，並惠颁秘籍，盥薇三诵，如锡百朋，感愧之私，非可言喻。虎赋质庸下，性复迂疏，学不足以希荣，才不足以逢世。负锄学圃，抱瓮灌畦，匪曰养高，聊自藏拙。二三良友，不痡其志，加以美称，乃蒙过听，不察虚实，藻饰逾分，非所敢承，叩头、叩头。执事产于玄圃，璠玙之品，望气可知。使值升平，假以六翮，承明金马，未足为喻。何图麐风之采，阏迹荒陬，来游来歌，楚材晋借。仲宣之依刘表，幼安之托公孙，其事可悲，其情可谅。来旨过自抑损，固见君子之用心。然如管、李、蒋、郭，皆负殊才，同兹羁旅，尺蠖之屈，庸复何伤。昔宇文留金，撰成《国志》；邝露从云弹娘，爰著《赤雅》，並贻来世，以为不刊。执事藻采缤纷，鲸铿日丽，率尔投简，已睹一斑。记述所垂，讵让前哲，尤愿执事亟为之也。虎鄙陋无闻，何足以益执事？盛意殷拳，敬志襟佩，主臣、主臣。春已过中，凝寒未解，惟为道珍摄，不宣。"啸山后至金陵书局雠校。管小异茂才，名嗣复，江宁人，异之先生哲嗣。异之先生为姚氏惜抱高足弟子，著有《因寄轩文集》。赭寇踞金陵，小异陷身贼中，经岁始得脱。移家吴会，继来沪上，主于英人合信。合信以刀圭擅名一时，小异亦雅好岐黄术，因译成医书三种，曰：《西医略论》、《内科新说》、《妇婴新说》，风行海内。庚申春，应怀午桥太守聘，往客山阴，未几而吴门失守，苏乡风鹤频惊，小异奔走道路，竟以忧殒其生。在沪时昕夕聚首，尚忆徐古春以《海上卖药图》求诗，余仅题二十八字云："病足三年倒箧箱，瓮中只剩宿舂粮。平生尝遍人间药，要乞先生辟谷方。"小异独为七古一篇，颇能琢玦医学

源流，今追录之，以见一斑。“《素》《灵》古经真伪参，轩岐秘奥谁共探？长沙太守传汤液，百十七方珍玉函。《金匮要略》晚乃出，审察毫末称奇术。六朝作者三四人，葛洪褚澄尤精实。李唐门迳始大开，《千金方》论媲《外台》。渐舍康逵趋险怪，兰茝未免淆蒿莱。此后卮言纷莫数，方书汗牛竟何补？朱张刘李逞臆说，披沙拣金终无取。我朝艺术超汉唐，吾所服膺喻徐黄。迩来略习泰西法，所论藏象殊精详。吾闻医师古有官，斟酌品味储温寒。不知何代失职守，庸工操术为民患。徐君嗜古隐方技，日活数辈门如市。探囊饶有《桐君录》，绘图合与韩康比。此中源流吾所知，纵横辨论人称奇。昨者轻寒袭营卫，几案狼藉陈刀圭。君臣配合颇自喜，一饮僵卧烦欲死。谈兵说剑空尔为，赵括陈亮真愚子。方今神州如沸羹，波涛掀翻迷蓬瀛。方壶圆峤仙帝京，暴腮鼓鬣腾鲵鲸。药笼中物珍莫轻，持献真宰亲调烹。二竖奔匿沧海清，从君逍遥歌升平。”

小异于古文亦具有家法。所作《张炳垣传》，叶文调生采入《鸥波余话》，余亦登之《瓮牖余谈》。

张南坪茂才，名福僖，归安人，通天算之学。某学使观风，拔冠一军，名誉鹊起。卒以不工时文，不能列于前茅。生平布衣蔬食，居贫耐苦，泊如也。橐笔海上，时与西士䌷绎畴人家言，然未有成书。徐君青中丞开府吴中，征之至幕下。庚申城陷，仅以身免。同治初元，湖郡被围危急，南坪老母弱妇俱困围城中，乃冒险往省，卒为贼所获，疑为间谍。南坪大骂不屈，备诸酷刑，遂遇害。贼悬其首于竿。凡贼过其下，仰而视之者，辄病寒热。于是营中惊为神明，以礼葬之。呜呼！岂其忠义之气，蕴而不散，作厉鬼以杀贼欤？所著有《彗星考》、《日月交食考》。事定，郡中绅士为之请恤典，赠国子监学正。或有诗吊之云：“男儿断头死，未必非考终。仲子九原下，魂魄毅且

雄。平生性质直，颇有前贤风。廿年学天算，列宿横心胸。书成《彗星考》，西法皆开通。携来吴市上，倾倒抚部公。晚游东海隅，回望烽烟红。皤皤七十母，弃掷豺虎丛。思量间道入，迎自干戈中。亲朋走相送，黯淡无欢容。千言蜡丸书，密密衣间缝。兹行勉将士，内外期交攻。峥嵘贼垒满，顾望山城空。歧途误投足，适与群凶逢。羊牵更犬系，试颈棱棱锋。张目奋骂贼，吾血当成虹。谁能草间活，负此七尺躬。呜呼惟仲子，不愧孝与忠！翘翘赵观察，大节堪追踪。群思牖下尽，只与牛毛同。”

沪上近当南北要冲，为人文渊薮。书画名家，多星聚于此间。向或下榻西园，兵燹后僦居城外，并皆渲染丹青，刻画金石，以争长于三绝，求者得其片纸尺幅以为荣。至其轩轾所在，未能遽定以品评。风雅之士著有《论书》十二绝、《论沪江书画》七绝，于沪上寓公，比诸管中窥豹，略见一斑。《论书》云：“家法兰亭族望尊，难兄难弟並驰名。独能一洗书林习，不重钱神重酒兵。”王竹鸥、王铁史。“闲士清高号白云，卅年《圣教》究心勤。沧桑以后谈前辈，鲁殿灵光只剩君。”张云士。“吴兴壎伯轶群材，用笔停匀世所推。闲说何郎曾赏识，至今清望冠书台。汤壎伯。“劲敌应输吴鞠潭，挥毫直欲起波澜。擘窠大字蝇头楷，美女英雄一手滩。”吴鞠潭。“雪香狂草走龙蛇，孝拱真书自一家。三百年来论怪体，还之应並板桥夸。”王雪香、龚孝拱，陈还之。“横云山民擅三绝，一缣倭国价连城。可怜书法空当代，竟被丹青掩盛名。”胡公寿。“佩父于今杨补之，画专山水重当时。偶将余技酬知己，落纸云烟自制诗。”杨佩甫。“小楷还推莫直夫，羊裙班扇得时誉。晓风杨柳原超绝，石板铜琶称也无。”莫直夫。“金石名家刻画工，临池染翰兴尤浓。性灵虽好清寒露，也似文章少正宗。”卫铸生。“书到清凌洵有神，跳龙卧虎独超伦。甬江近事君知否，

曾解邪魔摄窃人。”郭少泉。“若论绝世好风姿，王海鸥同金少芝。正似少游吟芍药，被人讥是女郎诗。”王海鸥、金吉石。“垂露悬针久失传，却输闺阁得真诠。纷纷流俗尊门户，谁识簪花格自然。”兰生女史。《论沪江书画》云：“沪上曾来何太史，廿年前是大书家。而今老气颓唐甚，满纸龙蛇信笔斜。”子贞前辈。“画笔还推礼道人，王秋言。折枝人物尽超伦。此中若再分优劣，人物新罗继后尘。”“双璠齐名金保翁，闺中风雅映江东。翁擅山水，夫人兰生工书。平生赏鉴真成癖，岂独区区寿世功。”“笔情洒脱胡公寿，花叶规模张子祥。若待当头施棒喝，自然鼻观木樨香。”“壎伯行书原活泼，鞠潭小楷亦精神。墨池尚欠三分黑，九转丹成气象新。”“任家昆季老莲派，伟长、阜长。何不兼师松雪翁。更有伯年真嫡子，並皆佳妙本相同。”“直夫褚楷都循理，法度拘迂少独能。若使此中有我在，定然妙合自神凝。”莫直夫。观此，于沪上书画家称为专门名家者，略具此矣。

吴淞口海滩，相传有神钟一，不知自何处飞来。钟身甚巨，在天后庙门外，半陷沙际，潮长则没，潮落则见。闻诸故老言，道光二十四年，吴淞口海潮大涨，汹涌奔腾，异于往日。钟为潮疾卷而至，约重二千余觔，铜质斑然，惜不识其款识，时闻风雨作吼。同治甲戌六月朔日，忽失所在，疑为沙所埋，乃遍寻无迹。好事者辄谓钟有神，仍挟风潮而去矣。其或然欤？

同治癸亥春，合肥爵相统军抵沪，驻节城南。雇民夫掘堑为营，于土中得铜镜一，围径尺，为土花侵蚀者半，青绿荧荧焉。背铭十字，楷法严整，颇似唐刻石经体。文曰：“寿比广成子，贵如郭令公。”掘得者怀之入城市，向骨董肆求售。肆翁以铜贵秦、汉，镜为元物卻之。今豫抚钱公转运在沪，闻获是镜，欲购求以献，为爵相谶，而其人已不知所往。桐华馆主时亦为

沪上寓公，曾一见之，乃凡铜耳，不足贵。惟铭文适为爵相今日谶者，是不奇在镜，而奇在铭。即不及呈为珍玩，而适得于其立营之地。沪上之役，实为合肥相国勋业始基。可知一物之微，亦非偶然。此亦沪上一段佳话也。

国初，三吴坛坫最盛。沪上亦风流相尚，美人名士，文酒流连，殆无日无雅会也。时沪有名校书玉烟者，雪肤花貌，慧丽非常。张君宏轩最所眷爱也。宏轩，名锡怿，字悦九，康熙乙未进士，官至刺史。玉烟善饮酒，凡饮席必来典觞，且能使意之所属，密为授意，令不苦饮。宏轩常举以告人曰："如玉烟者，可称倾城悦名士者矣。"玉烟亦号玉嫣，毛西河遁迹沪上时，曾于席间赠以小词，誉之不容口。于是玉之声价震于一时。同时沪妓倩扶，玉骨冰肌，娟妙无匹，亦为宏轩所暱。一日，云间诸乾一、董苍水于重阳后作神山之会，时娄东吴梅村在坐，连觅女郎倩扶不能得。夜分宏轩从沪上来，投刺后，吴命以己车迎入。使者传覆，需两车，人颇讶之。及至，则挟一衣冠少年，光艳暗射，若薄云笼月，人各却步立，不敢询姓氏。及移烛烛之，则倩扶也，一座哗然。此亦风流之韵事，承平之佳话。

扶鸾之戏，在在有之。近日莫盛于沪间。月一举，入坛者无不毕至。其始在小蓬莱，后有数处。箕仙与人谈言微中，卜病决疑，亦颇有验。然罕解休咎，惟劝人作善，述因果以寓劝惩耳。亦有赠以诗词偈语者，格言彝训，盈笥累牍。神道设教，未始非沉痼之药石，不知在坛者果能斋心祓虑以相从耶？

杨淞湄于吴淞滨建有小沧浪亭，以为玩月观涛之所。骚人韵士，必于此勾留信宿，题咏诗篇，啸傲景物。淞湄下世，亭亦就圮。遗址尚存，为八景之一。当时陈茹征泽泰为之作记，谓，"杨子年尚富，可出而仕，乃伏处江滨，与琴师墨客刻烛联吟，

得一佳句，便欣然忘食，殆自全其天者耶？”

余在沪城，无山可登，无景可玩，阛阓嚣尘，桎梏若楚囚。不得已辄与屠沽辈诣黄垆痛饮，醉后抵掌高歌。时与李君壬叔作苏门长啸，时人目为狂生，不屑意也。海上岂有三神山乎？烟波浩淼，余将褰裳从之已。

余居北关者前后数年。秋高月朗，忽闻笛声出于墙外，幽怨凄戾，乡心为碎，令人辄唤奈何。泰西女子珈𤦲，年十三，善抚琴，呜咽怆恻，若断若续，听之殊不胜愁。西邻有秦娘者，绮年玉貌，为西妇中翘楚。雅好操絃，而尤工歌曲。其声清脆如裂帛，驻月停云，未足方喻，歌阕，余韵绕梁，犹若盈耳。尝偕周公执、汤衣谷前往听琴。秦娘为抚数弄，其声抑扬高下，顷刻数变。滑如盘走珠，朗如瓶泻水，雄壮如铁骑千群，银涛万顷，悲怨幽咽如羁人戍客、嫠妇思女，有不可告人之哀，真可播荡人神志也。时祝公子安甫桐君司马之孙，时旅沪上。亦呼僮抱琴而至，为奏《平沙落雁》一曲，音韵悠扬清越，真可为俗耳针砭，秦娘亟称善。

向所称“沪城八景”者，名人多有题咏，曰海天旭日、黄浦秋涛、龙华晚钟、吴淞烟雨、石梁夜月、野渡苍葭、凤楼远眺、江皋雪霁。后瞿君西塘亦创为“吴淞八景”，曰春江烟雨、断岸潮声、横桥秋月、野渡垂杨、沧浪遗址、古冢残碑、茅庵远火，遍征士流题咏，积成卷帙。其所谓“沧浪遗址”者，杨淞湄曾筑小沧浪亭于水滨，春秋佳日，招集宾朋，借作胜游。人死亭圮，遗址仅存。其曰“古冢残碑”者，里民杨春妻顾氏，为强暴所迫，氏与春共投江死。里人义之，为建墓立碑于江上。其曰“茅庵远火”者，净土庵在江口，立灯竿于此，俾扬帆者识认汉口，晦夜行舟，一灯荧然，光照数里。

余始游沪城，道光戊申春间也。其时，先君子授经北关

外。留沪三宿，曾作《沪城感事诗》四章，颇谓不減唐衢痛哭也。其一："海上潮声日夜流，浮云废垒古今愁。重洋门户关全局，万顷风涛接上游。浩荡东南开互市，转输西北供征求。朝廷自为苍生计，竟出和戎第一筹。"其二："苍茫水国滞春寒，鲸鳄消余晏海澜。闾里共欣兵气静，江山始叹霸才难。殷忧漆室何时已，痛哭伊川此见端。远近帆樯贾胡集，一城斗大枕奔湍。"其三："烽火当年话劫灰，金银气溢便为灾。中朝魏绛纡谟画，穷海楼兰积忌猜。但出羁縻原下策，能肩忧患始真才。于今筹国讵容误，烂额焦头总可哀。"其四："海疆患气未全舒，此后畴能防守疏。应有重臣膺管钥，早来绝域会舟车。土风谁补蛮夷志，波毕今登货殖书。千万漏卮何日塞，空谈国计急边储。"

余少有高尚之志，以云烟为灵景，视荣贵若土苴，虽逐臭海浜，慕膻沪曲，究不易其初心。卜居北关，人迹罕至，老屋三椽，竹木萧瑟。一日秋风已至，独坐屏人，偶见一叶飘堕于地，静中有觉，记之以诗："自怜早插红尘脚，带水拖泥骨未仙。陡觉静中微有悟，风吹一叶堕庭前。"

余僦屋北关外，庭中颇有隙地，因种梧桐数本，鸭脚桃十余株。西风一起，便有萧瑟意。离家已久，乡思杂生，午夜读书，灯影黯淡，坐愁不寐，寒月上窗，思及里中诸故人，往往伤心出涕，欲作唐衢之哭。而里中诸故人，亦无一字相及者，殊可喟也。因作二十八字寄逋道人云："花开不见杨汝士，忆著家园兴味孤。病里去年强作别，今年书札一行无。"

梅伯绘《忏绮图》成，嘱茸城胡公寿题诗。思久未属，乃倩壬叔捉刀。壬叔曰："非得蔡韵卿捧砚不可。"韵卿者，沪之名妓，公寿所悦，不轻与人见也。壬叔既见韵卿，即与之弈。弈罢，进以冰桃、雪藕，曰："聊以洗涤诗肠也"。韵卿因为磨墨拂笺，

顾壬叔曰："请偿诗债"。壬叔援笔立题二绝句云："难了茫茫兰絮因，剧怜清净女儿身。尽教红粉归香界，大向花丛展法轮。""忏绮何如不忏便，绮情深处即真禅。阿难不入摩登席，那得《楞严》第一篇！"诗成，为奏《塞鸿》之曲，声调遒逸，是亦闺阁韵事也。

华亭雷约轩，于阛阓间购得铁壶一柄，质甚古雅。梅伯绘图，剑人题诗云："铁龙入海呼不起，跳向壶中铁天地。日膏月汁造化炉，铁骨铮铮任陶铸。浪沙淘洗千百年，物以无用形质全。石鼎不作轩辕去，且折梅花供雪天。"约轩遂自号铁壶外史。铁壶一微物，当弃置市廛，谁加拂拭，偶得名流物色，而声价顿增，光华遂著，物之遇不遇何如哉！

自元兴海运之法，历代间一行之。道光甲申河决高堰，朝议漕艘改由海运，汇集上海，用沙船、蜓船等诸海舶兑载开行。丙戌正月，各郡并集，自南及北五六里，密泊如林，几无隙处。元夜，万艘齐灯，寻丈桅樯，高出水面，恍如晴霄星斗，回映波心，上下一色，诚巨观也。

豫园为前明潘充庵所建，时自四川布政罢官家居，出资营造，垂二十余年而成。地约四十余亩，极亭台池沼之胜。逮我朝乾隆年间，潘氏子姓式微，园亦渐圮。徐书城有《过潘氏废园》诗云："空林微雨落花红，昔日繁华似梦中。依旧玲珑一片石，更无人倚笑春风。""甲第今来车马稀，断桥流水淡斜晖。可怜芳草萋萋绿，玉燕堂前鸦乱飞。"亦足见其悲凉苍莽矣。时申浦初通海舶，商贾云集，潘氏急于谋售，众遂以贱值得之。归邑庙为西园，分地修葺为各业公所，后游人日盛，园中竞设店铺，竟成市集。凡四方之山人墨客，及江湖杂技，皆托足其中，迥非向时布置，固不必于乱后有沧桑之感矣。癸丑红巾之变，踞为贼馆，几付之一炬。庚申赭寇逼境，屯驻法国防兵。撤防后，蹂躏

毁伤，几不可复识。斯亦园林之一厄。

城隍庙后园，地最空旷。放生之羊，不下百数。其羊老者，毛拳垂地，角长摩天，时于山石间，三五成群，相斗为戏，负者辄逸去。旁多茶寮，啜茗者每于晚间喜观羊斗。其羊日日出游城外，或渡黄浦船至浦东，游倦乃还。居民游客，无敢害之者。有一三足羊甚奇，后二足，而前一足居中，亦彳亍能行，已十余年无恙。当红巾踞城时，贼人乏食，或有烹羊果腹者，皆猝死。粤寇逼境时，法国防兵屯驻园中，一法兵盗羊食之亦毙，殆物久而有毒欤？

豫园后门左，临池五石，崚嶒错峙，奇峭入古。相传是王氏素园物。仿佛大士、奎宿、寒山、拾得等状。兵燹之后，仅存其一。按东、西两园，奇石非少。西园一笠亭旁，各石俯错偃仰，自远望之，略具人形，或亦以五老呼之。法国屯兵其中，遂为所毁。湖心亭西，一峰独踞，透漏玲珑，高与玉华等，《西园记》中所谓“奎星石”是也。而今皆不可见矣。法兵既撤，园石荒凉，时多怪异。池中有一巨鼋，尝夜出啮人门户，人有独行遇之者，几为其所噬。傍晚入园纳凉，竟有濯足澄波，躍入水深处者。拯而问之，则言所见殊非此处，亭榭楼台，妆点绝胜，友人招之往游耳。于是相传园渠有祟，好事者议筑短阑一周，以为之闲。

癸丑。闽、粤会匪戕官踞城，剑人避兵余家首尾二年。栖迟斗室中，一榻孤灯，苦吟午夜，亦无有心人过而问者。曾作《草土余生记》，述其陷贼得出事。先是剑人以他事入城，官军骤抵北关外，城闭。贼目素耳剑人名，欲强留之，以诡免。祷于神前卜签：“易僧衣冠吉。”昧爽，贼启城，驱乡人出，遂脱于险。剑人作《满江红》词一阕，寄于围城中徐君紫珊：“海水浪浪，弹不出、古之怀抱。谁羁汝，行空天马，三升刍料。天下岂非吾辈事，河山怅望风云杳。莫闲鸥、心绪只闲愁，商量好。

樵牧侣，徒相保。湖海士，空推倒。洒西风，男儿热血，一腔难了。虎帐无人闻鬼哭，蜃楼有雾迷春晓。掷宝刀、四顾忽茫然，英雄老。”嗟乎！剑人自沪城乱后，避地无憀，炮火光中，浩歌此曲，不啻渊然出自金石中也。

余寓之南邻美国妇秦娘者，国色也。家有西国缝衣奇器一具，运针之妙，巧捷罕伦。上有铜盘一，衔双翅，针下置铁轮，以足蹴木板，轮自转旋，手持绢盈丈，细针密缕，顷刻而成。余偕孙次公往观，次公口占二十八字贻之云：“鹊口衔丝双翅开，铜盘乍展铁轮回。掺掺容易缝裳好，亲见针神手制来。”近时此器盛行，缝人每购一具，可抵女红十人。

吴渔山与王石谷同邑相友善，而画亦相埒。惟渔山老年好用西洋法作画，云气绵渺凌虚，迥异平日。或传其晚年竟从西教浮海不归。张浦山《画征录》称石谷因渔山借其所模大痴画不还，遂与绝交。人疑石谷友谊敦笃，未必因此细事遽尔割席。逮观徐紫珊所跋，始知渔山于后果入西教，则石谷之绝交，非无由也。紫珊跋杨西亭所写渔山小像云：“余尝于邑之大南门外，所谓天主坟者，见卧碑有‘渔山’字，因剔丛莽视之，乃知即道人埋骨处。命工扶植之，碑中间大字云：‘天学修士渔山吴公之墓。’两旁小书云：‘公讳历，圣名西满，常熟县人。康熙二十一年入耶苏教会。二十七年登铎德，行教上海。疾卒于圣玛第亚瞻礼日，寿八十有七。康熙戊戌季夏，同会修士孟由义立碑。’盖道人入彼教久，尝再至欧罗巴，故晚年作画好用洋法。”西亭此像作于辛酉，其时犹未入教也。然则据此，渔山亦海上寓公之一耳，一入彼教，便尔齿冷，甚矣晚节末路之难也。

《唐书·艺文志》凡小说家书，无不采录，独不及应制之赋、试帖之诗。《明史·艺文志》，不列名家时艺稿，盖史例宜

然也。今新修邑志，凡工于帖括者，亦得附录。虽曰创格，或于体例不无少乖，盖邑乘固为史之支流也。且此等岂得言文，恐不屑以之覆瓿糊窗耳！

邑志《艺文》，虽经校补，尚有漏遗。特就所知，摭拾如下：陈鋆，字掌平，著《片石山房集》。黄师愚，字维城，著有《酒香山农集》。蔡乙青，字明藻，著有《藜堂诗钞》。沈瞻华，字镜澜，著有《揽秀堂集》。沈芝兰，字安之，著有《海日楼集》。沈芝莲，字晞之，著有《希雅堂集》，并足颉颃前哲，追逐时贤，而邑乘弗为登，岂由未之见欤？赵谦士，名秉冲。未达时，往游京雒，羁旅中无曹丘生者，意将旋南，而迟滞未决。兄实君观察，以荫官中书。逢纯庙避暑热河，实君在扈从之列，因请与偕。一日，上坐碧纱幮，谓某相国曰："此处需书、画各四帧。"相国出，商诸实君，仓卒无以应。谦士请于兄，敬写真、草、隶、篆，梅、兰、竹、菊以进。上嘉问谁所作，相国以秉渊对。召见，将有赐。秉渊对以出自臣弟秉冲，名遂上闻。反自热河，适懋勤殿人员缺出，词臣罕克充其选，急欲得人。相国以赵名上，惴惴恐格于例。上曰："即热河作书画之赵某耶？"立促召之，许以诸生挂朝珠入直，旋赐举人。值上七旬万寿，献"古稀天子宝"，后十年，献"八臻耄念"玉印，俱悦圣心，自中书洊擢卿贰。嘉庆初年，进少司空。诚千载一时之遇合也。此为前贤之轶事，海国之美谈，而何以邑志遗之欤？

褚文洲明经，意致萧疏，才情恣肆，不修边幅，不事生产。妇家殷阜，外姑特为周恤，欲饭饭之，欲钱钱之，若覆育子弟，诚无以加。外姑没，翁憎其贫，礼意寖薄。褚固傲骨嶙峋，耻寄丈人峰下，乃益贫困。后逢高宗皇帝南巡，为人捉刀，献赋行在，骤获千金。因置钱肆中，收子金为薪水资。未几，店废，褚力索之，店主人自缢，其子控之讼庭。后事虽白，而千金

耗矣，书生福薄，其褚之谓哉！

说部载钱鹤皋女莲仙事，传者异词。毛对山斥其荒诞不足据，固征有识。然先后邑志都采之，则事非无因也。相传钱女名蕖馨，姿容绝世。钱谋起事，生瘗女于黄歇浦旁，内造隧室，置三年粮，许以破贼即出。后鹤皋败，香遂长埋。白杨衰草，无有过而问者。康熙壬辰，诸生陈佑经其地，见箭台诸遗迹，访之土人，知为鹤皋故墟。西北百步许为女坟。登览凭眺，诗以吊之。徘徊间，昧色笼烟矣。瞥觌雕墙峻宇在林影中，有双鬟携绛纱灯导丽姝姗姗至，妆束浓艳，环佩璆然。邀至其室。既而设馔，水陆备陈。陈叩氏族，春山微蹙曰："顷蒙赐诗，润及枯骨，使埋没幽魂，得复昭然于化日光天之下。是以久子一盃相敬，祈无我弃，莫认作山魈水魅贻祸生人者。"乃使彩衣女觅醆劝醑，又命紫衣女郎作回风舞，长袖翩跹，几欲凌飙仙去。舞毕赋诗，有"难得天台是阮郎"句。陈意馁，次韵却之。潸然泪下曰："妾非效桑间濮上也，特以郎君情重，不能相舍耳！固知不可玷君子，况三生石上无一笑缘何！"陈遂起而辞别。携手相送，至桥边，吟短绝句云："整束簪环泣送君，依依难向小桥分。他年不断情缘处，杯酒还浇陇上云。"珍重而别。行数武外，偶一回头，则荒草茫茫，月残斗转，身在墓门亭角边也。此出自青浦诸晦香《明斋小识》，与邑志少异，乌得以卢充幽婚污蔑贞魂？录之以广噩闻，岂好作东坡之说鬼哉！

海盐祝君，掌教敬业书院，挈爱妾偕至。居相近，有待字之女，绮年玉貌，体态轻盈，能诗善绣，为芳闺良友。未几，女适人，倡随不笃，有彩凤随鸦、文鸳逐鹜之叹。愿守空房、伴孤帐，谨持女箴，长斋礼佛。暇或诣祝，挑灯款语，恒至丙夜。一夕，忽于人定后，启关齐出，不知所之。侦骑四发，冥搜无迹。凌晨，尸浮于河，两女犹紧相偎抱。瞿子冶明经为之作传，备载

端委。语多奇丽，可新耳目。

罗焘字春渊，工填词，裁花镂玉，手夺春鲜，时有柳三变、张三影称。尤好冶游，每至章台，流连忘返，正如西域贾胡，到处辄止。既而床头金尽，移居千山之左，门径幽深，与市廛远隔。一夕盗至，母夫人趣婢，婢皆惊匿夹幞间。乃自起拒盗，暗中挥击，一一仆地，盗尽辟易。此固巾帼而须眉也。武吃氏之技勇，恐亦逊诸。罗母平日怯弱如不胜衣，而临变趫捷，虽白梃之徒，当之辄靡，谈者以为奇事。

余尝与毗陵吴沐盦茂才观荷南园，于时凉露初晞，清芬远透，花光波影，摩荡于熹微朝霭间，殊觉会心不远。余于叶底觅得并头莲双朵，嘱沐盦填词记之，庶几无负此花。沐盦于一食顷，填《念奴娇》二阕，词旨佳妙，叹其敏捷。当时，余谓之曰："古云愁音易好，其信然欤？此题作者宜是吉祥文字，乃四注旁射，触绪纷来。词人多感，斯言不我欺也。"沐盦亦为失笑。今检诸行箧，二词尚在，具录左方："偎红倚翠，算凌波、谁似栖香双影。水珮风裳欢梦好，同领曲池清景。柳绾同心，荇牵长带，鹤露何曾警？亭亭清盖，眠香较护安稳。 映水绛靥重重，鲤鱼风里，聚散怜蓬梗。野宿鸳鸯知几许？争拟花宫交颈。凭趁薰风，舞衣未落，为祝团圞永。芙蓉江上，玉环芳约谁省？""绡裳翠珮，怪花工、何事生成佳耦。出水亭亭泥不染，生小红粧相守。两两同心，盈盈并蒂，绿梦魂销久。凌波双影，芳塘一夜春透。 几许等藕寻莲，三生佳约，好事知酬否？照水鸳鸯三十六，芳思可能同剖。摇曳萍波，栖香梦稳。风信谁僝僽。鹭拳花底，应羞孤影销瘦。"

城中巨室园池，多与黄浦潮通，每以潮来独高为祥异。化龙桥为乔氏世居。厅事前有小池。一夕潮忽至，直通堂上，高一二尺许。潮退，荇藻浮萍淋漓满壁，莫不惊异。未几，乔

公光烈为湖南巡抚，其弟照为浙江提督。后三十年，陆氏竹素堂上小池，亦通潮，高于往日。陆耳山先生旋为工部侍郎，著《四库全书提要》名震海内，一时皆以为休征。是亦海陬嘉话。

癸丑会党之乱，徐紫珊上舍陷于围城中。余寄书力劝之出。紫珊答书往复，深自剖晰。且言在闽人会馆定计复城，已有成谋。不料事忽中变，喋血倒地。当难初作，蒋君剑人往谂之。紫珊属作袁公传，且令详叙殉难本末。袁公蓄有四犬，皆不食死，更属作义犬记，而为袁公成殓如礼。剑人将别，启箧赠金数笏，指其新居叹曰："此将为墟矣！"言极沈痛。惟裹足不出城，是大失著处。即使名重逼留，要可用计脱也，恋恋危地何为哉！卒至蜚语相诬，无以自白。平素知交，将其昔日诗文赠答，悉行删薙，则殊可喟也。紫珊生平为邑中筹办公事，以能敏称，惟功罪不相掩，故德怨亦时参半耳。紫珊来书，为录二通，特语多过激，斯其所以取祸欤？第一通云："就衰之年，时有小疾。闭门日多，与通人才士应接日少，即剑人兄虽心仪有年，去岁始才缔交，非尽关疏懒也。昨蒙惠书，见爱之真，相谅之切，虽未识面，可谓知己矣！渭仁以虚名老寿，为地方祭酒，致遭羁絷。总之轻量而不智，夫复何言？当此人情向背，物议腾兴，以有为无，以无为有，任人好恶也。切以区区朝不坐、宴不与之人，独能守义不回，频遭逼勒，虽殒身碎首、喋血当前而不顾，亦可谓不没初心矣！不意飞语流之自上。究其故，不过以此大题，压儿辈倾家助饷，而不知无家可倾者矣！破巢之卵，奔走无告。渭仁曾有诗云：'潮头空费三千弩，牍背虚传第一人。'岂有逆以贿免？国是如此，尚可为耶？一丸之地，使生民涂炭至于如此之极，天耶？人耶？皆缘功名之念重，忠爱之心轻。我家司寇云：'作官之日少，作人之日多。作人之日少，作

鬼之日多。'惜乎此辈未闻斯语也。属书联句附去，恶劣不足供一笑。临书莫罄所言。”第二通书云：“忍死苟活，槁枯一室。宋君来，奉到手书。慷慨读之，想见酒酣耳热、拔剑斫地时也。垂念之深，感入骨髓。时事何可言，我辈牛羊犬豕鸡，毕命于庖厨而已。且闻群小罔人利己，设为方略，以凌善类，东元南气伤矣。当局者居此为奇，非为之不能，实能之而不为，必有粲然入告之文。裴延龄掩有为无、指无为有。陆宣公谓其愚弄朝廷，甚于赵高。而况赵高比比耶！他日烟沈潮息，有心人必有著述，恐见者以为伪书谤籍，盖二千年史籍所未有也。国体官方、兵威士气，扫地尽矣。当此家无余粮、路有饿莩，虽欲保首领以没，未知天定何如耳！不能尽言，手此奉报。”紫珊于围城中，寄其所作数诗，欲余传之，以明其心。今为具录左方。《写恨》云：“不信椎埋辈，能成彪虎痴。安危原有数，抱恨岂姜维。”自注：姜维通后主曰：“陛下忍数日辱，臣使社稷危而复安，日月幽而复明。”癸丑八月五日，余见观察亦云。至七日，事垂成，猝变。余在广安会馆，呕血满地。《癸丑十二月二十五日红巾数十人拥余至伪署胁余出资，取笔书二十八字示之》云：“比户排门括盖藏，天教浩劫历红羊。寒家所有惟书卷，难饷军中半日粮。”《二十七日贼以胁资不遂将斩余已脱衣矣忽释之囚于花神楼因题壁上》云：“死为厉鬼助天兵，手缚狂犀戮骇鲸。可惜杀身非报国，自注：缘胁资不与。他年图史要分明。”《甲寅立春日花神楼独酌》云：“人日逢春不当春，拘楼空忆草堂人。昨宵入梦门多鬼，侵晓题诗笔有神。一路谁司深浅劫，三生谁识去来因。自注：时余绝粒。忽传好语催归去，剩得尊前未杀身。”《甲寅八月五日致祭袁明府埋处》云：“披发骑龙望旆旌，经年鼙鼓未休兵。人间我岂常存者，世上君留不死名。怒控寒潮犹撼郭，魂归朱鸟已无城。可怜碧血余双泪，家祭何年慰太平？”

平话始于柳敬亭，然皆须眉男子为之。近时如曹春江、马如飞，皆其矫矫杰出者。道、咸以来，始尚女子。珠喉玉貌，脆管么絃，能令听者魂销。向时多在城中土地堂、罗神殿，日午宵初，聊为消遣。徐月娥、汪雪卿，皆以艳名噪一时。兵燹以后，都在城外。推为此中翘楚者，则如袁云仙、吴素卿、朱幼香、俞翠娥、吴丽琴，并皆佳妙。今时继起者，则又有朱丽卿、陆琴仙、陈芝香、金玉珍、张翠霞，吐属雅隽，颉颃前秀，每一登场，满座倾倒。其声如百啭春莺，醉心荡魄，曲终人远，犹觉余音绕梁。此又于裙钗中别开生面者矣。或为集句赠之云："玉台闲咏新诗句，金屋难藏没字碑。"是犹不失为闺阁风雅欤！其有盲女弹词，则所不取。双瞳既失，而犹以声艺售，此则地狱之变相也。

黄浦中，向有船妓，略如蜑户。日将暮，驶附海舶，分宿各帮。其海舶全身白垩，俗谓之白肚皮船，俱舶浦心。舶中所携红毛酒，贮以玻璃瓶，色红味甘，辣如丁香，功胜媚药。杨征男《淞南乐府》云："淞南好，海舶塞江皋。罗袖争春登白肚，琉瓶卜夜醉红毛，身世总酕醄。"今此风稍息。近虹口处，间有西洋妓艘，岁一二至。华人或易西国装束以往。其有江干僦屋，独处无郎，号称西域葡萄者，迩来亦殊盛。

向时，浦中贾舶停桡处，土人辄载衏院客溯洄其间。春风上下，其声曰"唯"。泊舟者声相应，即拢舟送至，衾裯笙笛咸备，晨钟初动，便来引去。于萍水中作鱼水欢，恬不为怪。有某甲者，乐酒好内，不啻宜州山獭。一日泊舟浦滨，日入三商，呼声盈耳，掀篷瞻眺，意渫魂摇，因喻舫人和声招之。须臾，见彼姝由后梢扬衡含笑而来，乃学房宫对食。夜半风催解缆，招妓船弗得，竟作夷光之舸。幸布帆无恙，迅驶如飞，土人未审游婿家乡，无从追索。自后有舟防察，不虞珠走，此亦可供

笑谭。

教坊演剧，俗呼为猫儿戏。相传扬州某女子擅场此艺，教女徒，率韶年稚齿，婴伊可怜，以小字猫儿，故得此名。沪上北里工此者数家。每当粧束登场，戏锣初响，莺喉变征，蝉鬓加冠，扑朔迷离，雌雄莫辨，淋漓酣畅，合座倾倒。缠头之费，动至不赀，是亦销金之锅也。噫！邗上繁华，惨遭兵燹；吴东士女，犹喜笙歌。抚昔感今，能无腹痛？

沪上遗迹，以袁山松为最古。有崧泽村者，又曰崧宅。以袁山松故宅尚存，遂以名村。吴淞亘其北，襟以横泖，带以大盈，地洼而土洳。明时市廛日辟，商贩交通，文人韵士，多荟萃于斯。今久无人为问酒旗花屿矣。有访古而过者，只见村烟数缕，布作里落间光景耳，足觇盛衰之无常已。或云山松有墓在周浦。按：崧宅属于青浦，崧墓属于南汇，自分邑后，皆非沪所有矣。

黄浦，渟泓浩瀚，直汇沧波，贾舶商艅，羽集鳞萃。向时沿浦而居者多渔家，芦叶蓼花，情致萧瑟。今浦西为西人通商总集，金碧楼台，凌觚焕日。初至者从船中遥望之，仿佛在图画中。浦东一隅，则尚不失旧时点缀也。陈云村有《黄浦櫂歌》四绝，今录之，犹可想见往年风景也："叶叶风帆逐浪头，白云低处有沙洲，人家半住鱼虾市，茅屋芦花万点秋。""小姑十五初上船，大姑十八荡桨便。潮来打鱼潮去睡，安乐生涯年复年。""牙樯旭日映曈昽，估舶新来日本东。血色荔枝椰子酒，赛神俱到圣妃宫。""吉贝花开白似绵，侏儒买得上楼船。沿江不种桑麻树，处处春深莳木棉。"徐淡涯亦有《沪城杂咏》，今录其四："空濛海气薄遥天，旭景分来若木巅。金碧烂然光四射，万家楼阁袅晴烟。""吴淞江水水连空，东去沧溟万派通。最是迷离烟雨夜，白沙两岸满渔翁。""结伴提壶坐石梁，夜寒零露湿衣裳。箫声起处愁多少，一片江波白月凉。""秋波江上水滔滔，鼓浪

江豚出地高。夜半何人还有恨，一时声作子胥潮。”按：黄浦广不三里，而潮势汹涌，近海也。

向时沪上名妓，以郑氏玉珍、玉龄为翘楚。姊妹花来自吴门，僦屋于西城夭桃深处，弗与院中人等。杨柳楼台，枇杷门巷，宾从如云。而所与往来者，皆雅流名士也。纨袴鹾商，不屑邀其一盼，以是声价愈高。春林曹君，以风流蕴藉称于时，尤与之暱。尝于席上赠以长歌，中有云：“仙子讶逢郭芍药，教坊错认郑樱桃。枇杷花下桃源路，家在金阊门外住。燕子衔将春色来，天涯又种相思树。一笑相逢掌上珍，赵家姊妹尽青春。寻常肠断销魂句，未许当筵赠玉人。”曹君于桃花开时，辄作匝月流连。一日，往访不遇，叠前诗韵寄之，中云：“行行已过城西路，闻道美人于此住。未许裴航乞玉浆，无言空对桃千树。”是亦可谓深于情者已。

卷　六

沪虽濒海，而贾舶往来，多北至沈、辽，于东南洋诸岛国，皆所未悉。洋舰西航，道经吴淞口外，侦知民物之富庶、市廛之繁盛，辄生艳羡心。道光中叶，间岁一至，地方官外则馈物加礼，以示羁縻；内则严禁渔舟，不得导之入口，然终未能绝也。其于水道之深浅、形势之险夷、防御之疏密，早已瞭然。一旦发难，易若摧枯，干请要求，期于必得，履霜坚冰，盖非一朝夕矣。既据香港一隅为外府，而上海适介南北之中，最当冲要，故贸易之旺，非他处所能埒。虽由人事，亦地势使然也。道光十六年，有洋舶名荷夏米，泊于吴淞口，三日而后行。粤人为通事，声言至沪通商。先一日，粤督、闽督皆有文移谕宝山县勿令入口。然洋舶径抵炮台下，兵不敢击；虽谕渔船当先报闻，毋许交通，亦不过具文耳。当时海防之疏，早已微窥之矣。噫！

和议既定，海禁大开，劫火重圆，游踪更盛。顾文人学士之至此间者，登临凭吊，每多感慨今昔，把酒问天，拔剑斫地，殊不自觉其欷歔不已也。宝山蒋剑人有《沪城感事诗》四首，秀水于辛伯有《沪上漫兴诗》四首，並为录之。蒋诗云："斜阳古垒草萧萧，惟见风帆天际遥。万里螺桑沉鬼国，一城脂夜荡花妖。横江组练青龙舰，大将旌旗白马潮。辛苦当年袁内史，水仙遗迹未全消。""火宅都开枕上莲，琼膏日日费熬煎。黄金有价真成土，碧落无情欲化烟。遍检神方难续命，愁看长夜竟如年。东山若问闲丝竹，总为苍生一惘然。""焦头烂额竟何如，

薪突于今计莫疏。货殖已开循吏传，安危谁上徙戎书。金波地涌龙蛇宅，华屋春深燕雀居。独倚高城一长啸，欲携霜镈斩鲸鱼。”“汀鸥沙雁自相呼，倦眼模糊眺绿芜。海上楼台惊蜃蛤，眼中人物笑菰芦。梅花不作销魂赋，骏马休描没骨图。惆怅所思隔芳树，长烟漠漠满江湖。”于诗云：“一指南针路不歧，楼船楼阁两参差。中华禁已开莺粟，外国风谁补竹枝。物象瑰奇神禹鼎，衣冠朴陋武梁祠。上洋城北番人市，那似天涯与海涯？”“万里戎王擅富强，独将阴教治遐方。土风不数《吾妻镜》，运会偏逢女主昌。信有生男应勿喜，从知卿婿亦何妨？胡天胡帝威仪肃，任绘新图压贾装。”“浩荡东南互市开，帆樯如织拥潮来。千箱风茗商初集，五月蛟丝汛又催。处处琉璃成世界，重重云雾幻楼台。似闻岭海消烽火，气短金银付劫灰。”“别创琳宫大地中，皈依顶礼制尊崇。克期七日占来复，演说重天渺太空。甲子纪年翻夏历，《癸辛杂识》著冬烘。尸毘救世如相证，可与流沙象教通？”

洋泾浜为西人通商总集，其间巨桥峻关，华楼彩辂，天魔睹艳，海马扬尘，琪花弄妍，翠鸟啼暮，以及假手制造之具，悦耳药曼之音，淫思巧构，靡物不奇。虽穷极奢欲，暴殄已甚，而文人雅士来作勾留者，正可以之佐谈屑、拾诗料。迩来《竹枝》、《柳枝》之词，述者甚多。秀水孙次公有《洋泾杂事诗》百绝，说者谓可与黄韵珊《蜃楼词》並传。今录数首，以见一斑：“花冠羽帔坐深宫，握手君臣礼数崇。自是女娲传派远，歌风不逞大王雄。”“估帆叶叶卸诸蛮，傍海新添第一关。从此共球来万国，波斯载宝不教还。”“洪口涛声浪打围，横桥倒影卧斜晖。何来百尺沈江锁，绾住长虹不敢飞。”“四海同文历有年，伊谁翻译事丹铅。才人搁笔增惆怅，未读西方梵夹篇。”“腰支瘦削貌如花，窄袖宽裳走钿车。别有绉绨蒙素面，不教海国起风

沙。”“玉勒银鞲护雪驹，四轮车子驾雏姝。怀中添个琵琶抱，一幅《明妃出塞图》”“橐橐行来响革靴，锦裳八幅护双跏。倘将贴地金莲比，佛国原开一丈花。”“频年宝气涌重洋，一饼银成价倍昂。闻说近来新样好，飞蚨多半化鹰扬。”“拚将重值买新丝，莺粟花开不算奇。中国财源如海大，要知潮去有来时。”“琥珀浓浮洒满卮，信陵沈醉复何辞。一瓶瘦耸浑如画，留与晴窗供折枝。”“邃阁重楼丹碧新，绣衣袭地绝纤尘。洞天似惜无人守，长使乌龙卧锦茵。”西人多以洋犬守门。“宝匣玲珑嵌翠钿，八音並奏韵锵然。泠泠响逐天风起，月夜初鸣廿五弦”“揭来名士总无双，月旦偏留在异乡。愿棹米家书画舫，拓开眼界住申江。”按沪地虽属偏隅，而四方名士接踵而至，次公常欲撰《申江米舫录》，搜采群贤，志一时之盛，故末首及之。

慈溪芷汀氏有《洋泾四咏》，录其二。《地火》云：“活火然千朵，明星烔万家。楼台春不夜，风月浩无涯。欲夺银蟾彩，真开铁树花。登高遥纵目，疑散赤城霞。”《电线》云：“电气何由达？天机不易参。纵横万里接，消息一时谙。竟窃雷霆力，谁将线索探？从今通咫尺，不值鲤鱼函。”苕霅忘机客亦有《海上小乐府》四首云：“欢爱碧桃花，侬歌《白团扇》。电线蛰海底，往来谁得见？”“琉璃莫作镜，火油休爇灯。但照见郎面，不照见郎心。”“明月不长明，好花不长好。怪杀轻气球，随风会颠倒。”“昨夜锦上花，今朝途中棘。铁厂生郎心，机械安可测？”此则随作一事一物，寓意抒情，旨深词浅，亦《子夜》、《读曲》之遗也。

印江词客撰《沪竹枝词》五十首，今为录十四绝：“吴淞口子犬牙排，防海当年筑炮台。一自通商都撤去，随波轻送火轮来。”“万里通商海禁开，千年荒冢幻楼台。可怜酒地花天里，夜有青燐泣草莱。”“连云楼阁压江头，缥缈仙居接上游。十里

洋泾开眼界，恍疑身作泰西游。”“赌赛争将上驷驱，当场揽辔各踟蹰。寄奴百万成孤注，拚付骅骝一蹶输。”“中外无非率土臣，殷周损益本相因。如何我亦忘正朔，礼拜随人十指轮。”“豫园花会更翻新，士女嬉游到点春。行过湖山桥九曲，弯环恰遇意中人。”“约伴烧香邑庙时，灵签偷掣第三枝。暗将心事低头诉，不怕神知怕姊知。”“别有风光一洞天，好花香到舞楼前。笙歌夜谱霓裳曲，妬杀蟾宫女谪仙。”“小阁烹茶荚选雷，宜兴壶子碧磁杯。吴娘也有卢仝癖，狎坐何妨笑语陪。”“唱说弹词号女先，姑苏新到小婵娟。琵琶半抱佯遮面，含笑低头学簸钱。”“么二长三曲巷通，迷蜂醉蝶总花丛。茶围已散情难遣，弦管谁家乐正浓。”“凌波微步渡虹桥，倒影春潭水亦娇。生怕来舟打娇影，隔篷人已唤停桡。”“堆盘衢橘与樟柑，新会黄橙别带酸。生受玉人亲手剖，为郎权耐指尖寒。”“灯球火树闹元宵，男女喧阗似涌潮。夜静人稀斜月冷，谁家画阁正吹箫？”

近有创为沪北十景者：一曰桂园观剧，二曰新楼选馔，三曰云阁尝烟，四曰醉乐饮酒，五曰松风品茶，六曰桂馨访美，七曰层台听书，八曰飞车拥丽，九曰夜市燃灯，十曰浦滨步月。古月山房薪翘氏作十咏以张之。今录于左方：“相传鞠部最豪奢，不待登场万口夸。一样梨园名子弟，来从京国更风华。”“酒侣吟朋任款邀，羊羹鸭臛好烹调。时新那厌更番唤，风味由来重六朝。”“环房曲室客争趋，缥缈云霞颇足娱。不是酒家来卓女，冶游人总觑当垆。”“烟窝酒户两忘机，浪说衔杯兴欲飞。酒可解烟烟解酒，今朝不醉不言归。”“镂槅雕窗面面空，果堪消遣是松风。微闻芗泽来何处，隔座佳人笑语通。”“燕瘦环肥任品评，脂香粉腻总温存。可怜几曲章台柳，不遇情人枉断魂。”“小拓晶窗近水楼，美人高座说风流。听来不是生公

法，顽石如何尽点头？”“妆成堕马髻云鬟，杂坐香车笑语欢，电掣雷轰惊一瞬，依稀花在雾中看。”“电火千枝铁管连，最宜舞馆与歌筵。紫明供奉今休羡，彻夜浑如不夜天。”“万里长空一镜磨，楼台倒影入江波。此邦亦有清凉境，搔首何人发浩歌？”

沪上习尚奢华，仪文放废，而洋泾尤不可问。礼法之士，至于不欲见闻。古淞梅花主人著有《洋泾七念勾》，痛快淋漓，道尽近来积习，真令读之者可以永息此念矣。具录于下：“德重才优，桃李春风次第收。师道尊无右，忠敬宜深厚。嗏！修膳薄云秋，防先虑后，呼马呼牛，眉眼谁甘受？因此把教读洋泾一念勾。”“生计营求，术学陶朱雅谊留。真货公平售，价弗欺童叟。嗏！虚伪日相投，鬼谋白昼，较尽锱铢，情面无亲旧！因此把交易洋泾一念勾。”“丝缎绫绸，锦绣章身尽上流。品重衣宜美，下贱人难比。嗏！仆隶偶盈余，全忘法守，艳服华冠，绅宦同行走。因此把服御洋泾一念勾。”“花底珠喉，绿鬓红妆买笑楼。温柔娇样女，旧是消愁处。嗏！脂粉假风流，奴双仆偶，财少情疏，白眼旋相负。因此把访妓洋泾一念勾。”“玉盌金瓯，旨酒嘉肴逸兴稠。醉月吟风地，一席酬豪友。嗏！满汉炫珍羞，声迷色诱，物价腾高，佳味何曾有？因此把饮酒洋泾一念勾。”“色艺名优，选妓征歌借解愁。往事今重演，说法全身现。嗏！新样闹京徽，弦丝杂奏，盗贼奸淫装尽当场丑！因此把观剧洋泾一念勾。”“览胜寻幽，大道康庄得自由。尺土皆王有，矩步人咸守。嗏！匪种日操矛。妄施鞭诟，狐假虎威，反作逋逃薮！因此把闲步洋泾一念勾。”

香鹭生客沪十稔。有感于洋泾风俗之淫靡，人情之浇诈，特为《海上十空曲》以警世，调寄《金络索》，是亦渡迷之宝筏也。《青楼》云：“帘捲香风，著粉施朱夕照中。秋水双波动，勾引

多情种。咚！酒绿与灯红，请君入瓮。帐卧销金，直把金销送。君看露水夫妻恩情总是空。"《游客》云："浪蝶狂蜂，问柳寻花意兴浓。觌面情偏重，干湿殷勤奉。咚！仔细度巫峰，将人断送。掷尽黄金，惊觉痴儿梦。君看影里情郎总是空。"《女烟馆》云："香雾漫空，折桂频教到月中。台上仙来风，一笑烟枪奉。咚！彷佛入花丛，琼浆兼送。约度巫峰，奈肉屏风重。君看半截观音总是空。"《女说书》云："弦索铮鏦，作态登场颜转红。音韵悠扬弄，还怨无迎送。咚！堂唱兴尤浓，相思拚种。无奈昙花，一现兜罗梦。君看一曲琵琶总是空。"《戏馆》云："锣鼓声中，鬼帜神旗气象雄，奇幻《盘丝洞》，艳冶《描金凤》。咚！异曲同工，京徽争哄。士女纷纭，错坐几无缝。君看优孟衣冠总是空。"《花鼓戏》云："异曲求工，淫逞妖姬狂逞童。花鼓新腔送，卖眼春心动。咚！丑态一般同，猫儿虚弄。一样排场，难把周郎哄。君看轻薄桃花总是空。"《酒馆》云："舜韭尧葱，下箸千钱未足供。楼说庆兴重，肴馔依时奉。咚！处处一般同，嘉宾任共。行令猜枚，月影花梢动。君看饕餮成风总是空。"《茶馆》云："阁敞松风，非陆非卢兴也浓。嘈杂人声哄，男女横肱共。咚！丽水混鱼龙，天开一洞。龙井松萝，只要兄方孔。君看调水分符总是空。"《花烟》云："妆亦称红，施本西家忽住东。草榻烟氛重，此腹真堪捧。咚！浪蝶游蜂众，调情觅空。袖得千钱，十匣欣然奉。君看一阵残花总是空。"《烧香》云："妆饰偏工，有女如云庙入红。一瓣心香奉，伴侣虔诚共。咚！邑庙忆城中，阁来丹凤。稽首慈云，早赐团圆梦。君看色相真如总是空。"

迩来洋泾一隅地，每值新年，尤为热闹。游女如云，备极妖艳，钏声钗影，尽态极妍。其争偿夙愿，手爇瓣香，偕姊妹至红庙者，络绎不绝于道。名为礼佛，实恣游春。而秦楼楚馆中

人，此风尤盛。一时裙屐美少年，随行逐队于脂香粉泽之间，相与品花评柳，以资笑谑。间有唐突，了不为怪。或有《洋泾新年竹枝词》纪其盛。戏园中携妓观剧者，纷如也。翠袖红裙，环坐几无隙地。顾一曲未终，玉人已杳，衣香人影，未免太觉匆匆耳。

庚辛之间，贼陷江、浙。东南半壁，无一片干净土。而沪上繁华，远逾昔日。诸名士避地至此，来作寓公。赌酒论诗，几忘兵燹；而所见所闻，殊有不值一哭者。钵池山农《沪城竹枝词》，今录其四："满天烽火照苏州，独有花枝不解愁。丽水台高三十尺，隔窗清坐看梳头。""吴淞楼橹达西洋，廿载华夷共一堂。凭仗荷钱遮盖好，横塘无数野鸳鸯。""连宵歌舞倒金樽，晓起飞舆竞出门。士气凌夷官气减，铜山当道市儿尊。""锦衣公子性奢淫，一点金闺礼佛心。香火共传红庙盛，靓妆华仆拜观音。"于时八郡难民，陆续麕集于城外。贫者官置草舍，以庇风雨。人因号洋泾浜为"流离世界"。盖租界中华堂大厦，茶室酒楼，无不以五色玻璃为窗牖，而玻璃一名"流离"，出自西域。后乃熔石昉造，用者渐广，故亦袭其名也。

洋泾一隅，别开人境，耳闻目见，迥异寻常。顾欲描摹于颐吻，讲画于口指，殊觉费于形容。昨见晋陵守真子由上海寄某翁书，可谓能状一二矣。书云："昨偕某丈散步江滨。夕阳依山，暮色在树，四顾风景，别有天地。鲸宫贝阙，异制而同巧；蜃楼海市，殊方而合居。树绿全脱，云黄欲飞。凌波万顷，估樯电掣而来；腾地一声，羽毂风驰而至。铜街纵横，绣壤交错。游人众多，恨少士类；列肆盛设，时见姬姜。研京錬都之笔，赋物为难；模山范水之图，写形匪易。《山经》有所未详，夏鼎尤多未铸。轻裘霞举，非列子而御风；电气霄来，不长房而缩地。其制度之奇诡，服物之焜燿，恐离朱遇之而目眩，输般当之而

巧夺也。渊海莫测，宝山空回，借广见闻，颇亦欣慰。”

保安司徒庙，建于矴沟浦上。是庙未详建于何时，已见于郑亶《水利志》。今名红庙，内供关帝、观音，绀宇红墙，结构幽敞，向时极为寥落。自会匪踞城后，香火日盛。然赛神酬愿者，皆青楼中人。每至观音入道、诞生之日，纱舆络绎而至。或作《红庙烧香竹枝词》云：“纷纷车马往来忙，粉黛丛中别样妆。自是烧香争早起，不教云雨恋襄王。”“秦楼楚馆半娇娃，也解皈依礼佛家。第一倾城颜色好，云鬟斜畔插生花。”“深深合掌拜莲台，愿祝莲花並蒂开。却笑青楼多薄幸，慈悲空自说如来。”

海市之设，由来已久。然海舶多在吴淞口外数十里，不敢直达黄浦。和局已定，海禁大开，各国设领事官正、副各一，翻译官一，肄习翻译官二，其中最著者，英、法、普、奥、美、俄、嗹、意、西、荷、葡等十余国。小国不设领事官，有事隶英兼理。文移往来，皆用华字，称谓与华官敌体。延华人为幕友，司案牍、亦有门役及办差者。华人有事禀白，例用柬帖。渐效华风，以巨木杆悬旗于上者，即其衙署也。

浦北为虹口。近浦曰外虹口，较远曰里虹口。沿浦多以舢舨小艇渡人。操舵者皆闽、浙无赖子也。虽至深夜，唤渡无不应者。咸丰六年，西人建筑巨桥，以通往来，而招渡者迹稍稀矣。米利坚人教士，皆于其地建讲堂、构居屋，鳞次栉比。庭前多旷土，桥梁修整，树木葱茂，蔚然别一风景。米人见客多谦抑，亦奉耶稣，惟称造物主曰真神，以别于儒家之上帝；而与英国教士之称上帝者，各立门户，其争几同水火。臆造名字，愈觉支离。其实道之真源，並不在此，适增谈者嗤点耳。

吴淞口虽距沪数十里，而迩来水浅沙胶，巨舶艰于出入，非潮盛至，不敢迅驶双轮也。设搁浅处，非运载轻舟，历二三日

不得脱，故航海者几视以为畏途。因请大宪开浚。或以为此天所设之险堑也，断不可加以疏凿。其请几不行。西商于是谋筑轮车铁路，由沪直达吴淞，以便货物之转输、人客之往来。或谓若能成此，亦中国之创举也。然疏河之说，朝议卒许之，则筑路其将未果行欤？

泰西诸国行商、传教于沪者，以英、法、美为巨擘。彼疆此界，区别截然。北门外洋泾浜以北为英国界。东门外自东至北为法国界，凡三茅阁桥以南皆属之。惟美国传教士则多居虹口，行铺则与英人错处，统谓之租界。浦中估舶商艅，羽萃鳞集。英、法、美三国，岁中皆有兵舰驻泊，以资镇守，藉为行商、传教之捍蔽。行商则英为急，传教则法为重。诸国均于租界中建立会堂，以行瞻礼。七日礼拜为安息期，凡月中逢房、虚、昴星者是也。是日，西国行铺停止贸易。

沪自发逆围窜，乃于北门外设立会防局。单于效顺，回纥助师，得收指臂之用，屡奏东南之捷。是局之设，实为全局一转机，创之者，吾乡潘玉泉观察也。发逆既平，则有会审衙门之建。盖以租界中事变繁赜，中外交参，非设专员不足以治之也。西人于是亦立巡丁，征屋税，华民有选事者，率先拘系之于室中，然后解官，名曰工部局。英、法各一，各理其界中事，无越畔焉。缉奸宄，平道路，皆其专责，西人别简绅士为之董理云。

洋泾之滨，荡沟之侧，西人构屋于此，居如栉比。旭日初射，玻璃散彩，风景清绝。室外缭以短垣，华木珍果，列植庭下。甃地悉以花砖，虽泥雨不滑。入其内，则曲屏障风，圆门如月。氍毹荐地，不著纤尘。璃户重阖，悄然无声。碧箔银钩，备极幽静。系铃于门内，每呼僮仆，则曳之。客至，则叩户上铜环。如有人在室，亦必轻击其扉而入。第室止数椽，无曲折深邃之

致为可惜耳。

西人喜楼居，台榭崇宏，可资远眺。庭前小圃一畦，结豆棚，作花架，似篱落间风景。有园丁专治花卉，灌溉甚勤。惜上无数仞之石，足以登陟；下无半亩之池，足以溯洄，殊为缺陷也。至于盆盎所列，皆泰西名种，异色奇香，莫能仿佛。秋深采子，亦可植于他处。

西人建讲堂于城中，不下五六处，而聖会堂最高耸。登其巅，目极数十里外，江天风景，落我眼前，帆樯往来，历历可数；俯瞰井里，罫画纵横，类水田衣然。尝偕同里醒道人揽衣陟顶，尘襟洒然，眼界空阔。余曰："沪城佳处，当以此境为胜。惟是烟树苍茫，不识故乡何处，顿觉魂散魄越，目极心伤矣。"

西人之教，明季已入中国。大旨以悔罪为宗，而归其本于事天敬主。斥释教为寂灭，鄙羽流为虚诞，崇信耶稣，终身不变。谓人世之福，如石火电光，不能恒久，宜修身立命以跻明宫，则吾身之灵，庶几常存不敝。顾同一奉耶稣也，而其教有新有旧。旧者曰："加特力，"即天主教也。新者曰："波罗特，"即耶稣教也。旧教盛事科仪，而教旨反昧。新教惟尚清修，而无一切拘挛陋习，尚近于儒。有《新》、《旧约》两书，为彼教中圭臬。《旧约》纪载开辟以来遗闻往事，及古人训世格言，然亦不过犹太一隅耳。《新约》纯录耶稣生平言行及门弟子授受之词。近日教士之来中土者，著书立说，出入儒经，大半华人为之粉饰。或有言耶稣並无其人，大抵由于西士之凿空无稽，是亦谬矣。夫西域远处海隅。敦庞初变，悍厉成风，而耶稣一人，独能使之迁善改过，以范围而约束之，道垂于千百年，教讫于数万里。呜呼！谓非彼土之杰出者哉！

西人设有印书局数处。墨海，其最著者。以铁制印书车

床，长一丈数尺，广三尺许，旁置有齿重轮二，一旁以二人司理印事，用牛旋转，推送出入。悬大空轴二，以皮条为之经，用以递纸，每转一过，则两面皆印，甚简而速，一日可印四万余纸。字用活板，以铅浇制。墨用明胶、煤油合搅煎成。印床两头有墨槽，以铁轴转之，运墨于平板，旁则联以数墨轴，相间排列，又揩平板之墨，运于字板，自无浓淡之异。墨匀则字迹清楚，乃非麻沙之本。印书车床，重约一牛之力。其所以用牛者，乃以代水火二气之用耳。

印书车床，制作甚奇。华士之往来墨海者，无不喜观，入之吟咏。秀水孙次公《洋泾浜杂诗》云："车翻墨海转轮圆，百种奇编宇内传。忙杀老牛浑未解，不耕禾陇种书田。"海盐黄韵珊《海上蜃楼词》云："榜题墨海起高楼，供奉神仙李邺侯。多恐秘书人未见，文章光焰借牵牛。"黄诗中所云李邺侯者，盖指壬叔，其时正排印天算诸书也。墨海后废，而美士江君，别设美华书馆于南门外，造字制板，悉以化学，实为近今之新法。按西国印书之器，有大小二种：大以牛运，小以人挽。人挽者，亦殊便捷；不过百金可得一具云。

施医院，即今仁济医馆也。与墨海毗连，专治华人疾病。主其事者，为西医雒颉，称刀圭精手。西人于医学最严，必先于其国中考证无讹，然后出试其技，惧以疏庸杀人也。雒君尤精于眼科，藏有空青数枚，光滑如鹅卵，摇之中有水声。他如痈疽恶疡、跌折损伤，治之多立愈。雒君后往京师，继之者不一人，而推合信氏为巨擘。合氏前时行医于粤东，著有《全体新编》，讲论脉络脏腑，殊为精详。其目击多由于剖割，虽逊于仁者之用心，而审治较切，或鲜至悮。叶遂初封翁为之刊入《海山仙馆丛书》中，流传最广。第书中不载治疗方药，殊为憾事。至沪后，延金陵管君小异为师，专事著述，译有《西医略

论》、《内科新说》、《妇婴新说》三书，然后西国医学，大明于中土。合氏自信其书必得享盛名于百年后，洵非虚也。

西人治疾，大半乞灵于器，精妙奇辟，不可思议，不仅如华医之用针灸已也。即如治肺疾者，有听肺木，亦曰审气筒，以一端枕病者胸前听之，随听随移，审其呼吸，辨其部位，即知病之所在，而亦能察治妊妇各证。顾其治华人伤寒内证，往往不效，且转增剧。其故因不讲切脉，专用补、泻二法，盖实者泻之，虚者补之，只就其人秉体强弱言之耳。至于病之所在，则有宜攻者，有宜散者；用药又有寒凉温热之异，原非一定；苟执此以治，鲜不蹶矣。若其治西人验而华人或不验者，究因脏腑厚薄之不同耳。

往见丘浩川传海外牛痘种法，治小儿痘症如神。其术以割臂微破，见血敷药，两三日即出痘一二颗，结痂甚易，终身不再发，余甚惜其言之不详。种痘并不用药，所取不过牛痘之浆耳。牛痘之法，随时可种，然究于春令为宜。法用最薄犀利小刀，割开臂上外皮，将痘浆点入，须令自干，且不可擦去。三四日后，即于所割处起泡发浆，並不延及他处，经数日即结靥脱落。小儿並无所苦，嬉笑如常，并不必避风忌口，真良法也。予尝问医士雒颉曰："牛痘之法固佳，而闻近日西人至中国多有传染时痘毒气而再出者，则此法固不足恃也。"雒云："浆必取新鲜，粒务取明绽，则后日可无此患。故浆不过十日，过十日则力薄不效。又小儿每过二三年，必再种一二次。"

尝见《南史》祖冲之造千里船，不因风水，施机自运，此其巧妙与西国轮船无异。但纯用机楔，不借煤火，制度稍殊耳。其以千里命名，迅捷可知。又杨么之楼船，激水驶轮，其速莫比，此亦西国轮船之滥觞。由是观之，可知器物之精，中国已先西人而为之。惟异巧绝能，世不经见，人死即复失传。

世之人又不肯悉心讲求，畏难自域，俾器与人同亡，殊可惜已！

西国所制火船，有明轮、暗轮之别。无论风浪顺逆，俱可驶行。速者一时可行六七十里，迟亦约得五十余里。最惧海底礁石，故以铅硊测浅深必慎。顾轮船涉海虽迅利，而不可一日断煤；煤极重滞，势不能足两月用。是以西人于濒海各处，皆设埠头；即海中小岛，亦设官置兵，专司轮舶往来煤火、淡水之需，以备不虞。在沪有水营、煤炭局，仓卒解缆，取予无匮，虑诚周密矣。近有深究化学者，谓能别创新法，可以废煤而用气。是说也，余未之敢信。货舶亦坚固异常，利于涉远。其驾驶，无论风之顺逆，俱可扬帆，桅上绳索，纵横无虑数百头，舟子一一理之不少紊。缘绳上升，其捷如猱，能直上桅杪，以远镜瞭望。西船近亦赁于华商，或出重价购之。当事者似可如法制造为战舰，以之出洋搜盗，胜于他船多矣。

西人于近事，日必刊刻，传播遐迩，谓之"新闻纸"，有似京师按日颁行之《邸报》，特此官办，彼则民自为之耳。沪上设有专局，非止一家，亦聚铅字成板，皆系英文，排印尤速。同治初年，字林印字馆始设华文日报。嗣后继起者，一曰《申报》，倡于同治十一年，英人美查主之。一曰《汇报》，倡于同治十三年，美人葛理主之。皆笔墨雅饬，识议宏通，而《字林》遂废。每月有火轮邮舶二，自中土往来，克期而至，虽甚风雨不爽时日。必携其国之日报、信札，按名给派。故虽隔数万里之遥，而国中有事必知。军国急要事，则由电线传递。盖视六合如一家、四海同衽席矣。沪之北关外银肆、物铺，皆视西舶出入为低昂，贾者率以得价为居奇，然不过数日间，其价即平。

西人游玩之所，曰环马场。每至夕阳将落，男女联镳并乘而出，飙车怒马，几于声轰雷而影闪电。素衣霓裳，风飘欲举，

见者殆疑天仙化人离碧落而来红尘也。春秋佳日，则以赛马为乐。其法各选骏驷，立帜于数里外，环驰三匝，能先至帜下者，即得优赉。当赛时，往观者若堵墙，士女如云，啧啧称美。又于环马场中互赛健足，飞行绝迹，趫捷无伦，不减高敖曹为地虎也。马路有打球场一区，专以击球之高下角力之优劣；盖亦以练习筋骨，亦犹陶侃运甓之意。西人虽于游戏之中，不忘武备如此。

西人照像之法，盖即光学之一端，而亦参以化学。其法先为穴柜，借日之光，摄影入镜中。所用之药，大抵不外乎硝磺、镪水而已。一照即可留影于玻璃，久不脱落。精于术者，不独眉目分晳，即纤悉之处，无不毕现。更能仿照书画，字迹逼真，宛成缩本。近时，能于玻璃移于纸上，印千百幅，悉从此取给。新法又能以玻璃作印版，用墨搨出，无殊印书。其便捷之法，殆无以复加。法人如李阁郎，华人如罗元祐，皆在沪最先著名者。或云，近来格致之学，渐悟摄影入镜，可以不用日光，但聚空中电气之光照之，更胜于日，故虽夜间亦可为之。技至此疑其为神矣！孙次公《洋泾杂事诗》云："添毫栩栩妙传神，药物能灵影亦新。镜里蛾眉如解语，胜从壁上唤真真。"

西人以操舟为能事，虽富商文士，亦喜习之。每于夏秋之交，择黄浦空阔处，斗舟为乐。其舟皆取一叶小艇，或以帆，或以桨，亦以先至者为胜，出注甚丰，或有骤至千金者。斗时数十舟齐驾并驱，争先竞进，乘风破浪，捷若飞凫。中国篙工楫师，皆仰视愕眙，惊为绝技，自叹弗如。其有八人共驾一舟者，旗角骞霞，桨牙激雨，尤为奇变百出，视古之水嬉，过之无弗及也。岁一举行，以为常例。愿入会者，必先期告众。以是足见其视江水如平地，历风涛而弗惊，故能纵横于汪洋巨浸中而鲜失事也。黄天河《金壶逸墨》云："西人赛舟会，舟式以八人

亻浆者为最大。五采备具，出没于洪涛白浪间，第见旌旆飞扬，戈矛闪烁，最足以骇悦心神。亦有小舟用三人者，驰斗如飞，捷于凫鹜。得胜者踊跃奔腾，波谲云诡，以快其夺标之兴。盖赛舟有两种：苏格兰人以众胜，英、法、美人以独胜。”

西人工为戏剧，如纵跃飞舞，皆以女子为之。短裙窄袖，袒胸及肩，衣裾四周，悉缀宝珠，雪肤花貌，掩映于明灯之下，与烛光相激射。台下奏乐者十余人，抑扬嘹亮，皆西国乐器也。女子步武疾徐，悉中音节。别有女子，尤善驰马，较北方之解马更捷。演剧时，山河宫阙，悉以画图，遥望之几于逼真。凡此戏术，皆从海外来。偶至一演，非时有也。特价甚昂，非如吴市之看西施，仅舍一金钱已也。其他寻常游戏，亦有可观。如电气之器，能令暗中发光，以数十人连环携手，执之无不震缩。又影戏皆以玻璃片画成，而亦能变化无端。西人于宴客时，酒阑茶罢，率一为之，以供笑乐。

西人颇喜为善，其传道讲书者，谓之牧师，盖即教士之尊称也。刊印书籍馈人，立意亦劝人悔改。惜秉笔者未能为之润饰，意鄙词晦，未甚雅驯；故有朝颁于人而夕捐字簏者。此外设施医馆，舍药饵，至冬则有粥厂，施淖糜以拯病饿。或有言曰：“书馆送书，人未必读；医院施药，疾未能瘳；施粥者，苟善其章程，行之不倦，庶几实惠耳。”

西邦女子，姿质明莹，肌发光细，远望之殆若神仙。其服饰仿佛霓裳羽衣，疑非人间所有。出则以轻绡障面，如秋云之笼月。胸乳间湘裙围绕，长可垂地，步曳革履，尺不迫袜，自觉纤柔多姿。云鬓则青丝覆额，贯以玳瑁之簪，其色微黄，然笄年以下女子，间有黑如点漆者。清瞳秋水，纤指春荑，玉骨冰肌，清极无比。江南固多佳丽，如此者吾见亦罕，殊令人有西方美人之思矣。

西人好犬。大者高三尺许，项系金环，出必以随。呼猫曰"巴西"，毛色纯白者出波斯国，善捕鼠，过于张搏之千金也。其富者罗致珍禽奇兽，畜于园囿，外以铁丝为笼，状甚瑰伟，皆非中国所产，旅獒翟雉，未足相方，好奇者见之，可一扩眼界。即如前时荷兰国所贡火鸡，能食火，投然炭于地，如啄粟米。今此种鸡，西人多畜之，不足为异。

西人于学，有实证可据，然后笔诸书册。如天学必以远镜实测得此星。医学必细剖骨络、脏腑，以穷其病之所在。动、植之学，必先辨虫鱼草木之状，而以显微镜察其底里。苟有一毫未信，不敢告人。格致家新得一理，则白诸公局，有优赉焉。工匠创造新奇之器，亦必先告诸繁术院，许专其利。相效成风，群以为耻，故技艺之精甲天下。

西人务为实学，如天文、算术、地理、水利等书，颇皆精思苦诣，穷极毫芒。其传教于中华者，则皆著书立说以见长，然不免躐等而进。教中所尤重者曰"圣学"。他若六艺以及杂技，视为小道，于会堂中尚无坐次。扬子云曰："通天地谓之'伎'，通天地人谓之'儒'。"与此意将毋同。

西人火器最称精利，所以制胜威敌者皆恃此。炮身长短有定率，炮膛都以巨钻钻成，常用磨治，取其滑利，久而不锈。炮丸外以铅裹，取其四周不能泄气，而药力全注于弹。鸟枪制法，亦宽窄得宜，而新法可以一秒许发数十响，绝不似内地枪炮，易于炸裂，又难命中及远。盖其平时讲求甚切，承办得人，绝无草率偷减诸弊，故器具皆精，无窳败之物也。我国果能延雇西匠，设局仿造，行之于各直省军营，何至威令下移。呜呼，难矣！此余于咸丰初元所言。

西人于衢市中设立灯火，远近疏密相间。其灯悉以六角玻璃为之，遥望之灿若明星。后则易之以煤气，更为皎彻。

盖借煤磺之气，聚而发焰，故光远而有耀耳。煤气有局。各家欲燃是灯，则告局为之制造。其法掘地至深为土窟，以铁围之，广约亩许，高与楼齐，外以铁柱为架，内设机器，烟柜高十丈有奇。旁屋数椽，中储硫磺、煤其内，火门直透火窟。洪炉既燎，风轮迅鼓，烟皆贯入铁管。管长丈余；围五六寸，断处熔铅弥隙，埋于土中，联接绵亘数里不绝。其火皆由铁管以达各家，虽隔河小巷，曲折上下皆可达。街衢间遍立铁柱，柱空其中，上置灯火。至晚燃之，照耀如昼。富贵家或多至数十盏，以小铁管暗砌堂壁，令火回环从上而下，宛如悬灯。每家于铁管总处设立灯表，可测所用煤气多寡。局人按月验表以征费，其人工之巧，几于不可思议矣！

西人制电以通音信，名曰“电报”。其法以玻璃作室，聚电气于中，而以铜线达之各处，虽数千里之程，顷刻可至。其电气通标，水陆均可施用。于陆则排列木柱，相距三丈余，而系铁练其上，以为联络。于水则以铁练搅成巨索，外裹树胶，沈之洪涛巨浸中。至于递报之法，各有不同。或以铁笔錾字于纸，以药水显明字迹，此意大利人戛氏所创。或以针盘指字，盘列二十六字母，随其针之所指。最便捷者，内设秘机，而以活字板印于纸上，此为美国郝氏所造。沪上电报，创自连那士，自吴淞口、浦东以达洋泾。转瞬可至，固胜于驿骑远矣。

西人设有博物院，其中珍异书籍、鸟兽虫鱼无不备。格致之士，皆得入而览观。凡象炉、龙鼎、犀镜、鲛绡，火齐、木难，赤纹、绿字，一切兼收并蓄，锦袭香熏，镂错纷陈，光华四射。间有不可指状而名识者，诡怪陆离，莫能逼视。所藏典籍，尤多秘笈琅函，任人于架上抽阅，惟不得携出耳。近拟倡设宏文书院，专欲华士切磋于西学，先从格致入门。院中司其事者，

众推英儒伟烈亚力。伟烈君通天算之学，生平著述等身，而精勤惕厉，未尝一日废书不观也。

西人多设义学，贫家子弟，愿入学读书者，衣食膏火，悉供自西人。后日学业有成，则函荐至通商口岸，量材任事。如虹口文氏、墨海慕氏，所收及门最盛，惜后皆半途中废。旋以肄习西国之语言文字者多，倡设英华书院，然限额仅二十五人，窭人子不得入焉。说者谓沪上居海滨之中，扼长江之口，贸迁之盛，甲于中土，尤须明谙西学之人。当仿香港中环大书院之例，广为登收，宏加教育，俾有志之士，得以专心肄业其中。凡于时政之得失，民俗之贞淫、物产之精粗、舆图之沿革、兵额民数之多寡、风尚政教之异同、格致星算之渊微、机器制造之成法，在在皆资其讲求，复使诵读各国之史乘，借镜于存亡兴废，其所以益人神智岂浅哉？将见他日之储材致用、折冲樽俎、辉耀敦槃者，无不由义塾中始。

近日崇尚西学，由广方言馆遴选幼童出洋肄业；而别设总局于租界，延师课以西国之语言文字，拔列前茅者得预焉。每次以三十人为额，奖以头衔，谓之官生。他日艺成而归，量材擢用。其出洋肄业，则以美国为发轫。盖以始事者为容纯甫太守，向固读书于美国学校者也。他日必当遍至英、法、普、俄，集其大成，而非徒专取一隅之学术已也。

西人马戏，备诸变态，凌虚绝迹，一片神行，诚令观者目不及瞬，口不能状。桐华馆主有《观西国马戏记》，序次明晰，历历如绘。记云："日落气清，傍黄浦江行。明星万点，与波上下；舆轿车辇，络绎如织。渡浮桥而南，西国戏圃在焉。支大幕为幄，高十丈许，广蔽数亩。中为马埒，其形正圆；植柱其中，是为支幕之极柱。悬煤气灯数十，光明如昼。环埒设座以待客，客入之道在东；埒缺其南，为驰道以通马；马之房则在幄外。

驰道之左庋台，奏西国乐，乐再作而马至。男女四人，锦衣绣服，各策马骤入，环埒交驰，以乐为节。乐少止，八马对立如雁翅，后有一人炫服骤马入，立其中，左之则驰而左，右之则驰而右，衔尾焉，比翼焉，周规折矩，参伍错综。方目眩神骇，几不及数马之多寡。台上乐戛然一鸣，马皆立如植，男行女行犁然也。既罢，则间以杂戏。少顷，一人扬鞭导一白驹入，无衔辔，及埒则环走如飞，既数周，呵之立止；人以鞭击，辄作胡旋舞，再击，则再旋，卓鞭示之，辄人立以后足行。既又疾驰，使人张布当其道，马辄跃过；初为参角而三张之，既复聚而张之，如画乾卦，马皆一一跃过，无留碍。又横当以木栏，马复连跃如前。忽有一人花面锦衣，状如中国戏剧之丑者，手指口语，解者谓訾其马；马驰至栏所，果局促若不能过，其人怒，挥鞭连击，马辄踣踢，竟不复跃，合座鼓掌。既复以一驹驾四轮车，入埒绕驰，中道忽不行，力肆腾蹴，当轼故为漆板，蹴之有声，与台上乐节相应。车尾有若毾㲪者，驹忽以前足立其上，首与御者并，意若佐之推车，环埒再周而下。继导一马入，锦鞍无镫，一女窄衣短裙，赤露臂足，跃登其上，马疾驰如矢激，女在马上蹴踏跳踯，有时翘一足为商羊舞，或侧身倒挂作欲倾跌状。复使人张布当马首，马从布下驰过，女跃越之，仍立马背，三跃三过，不爽分寸。观者色夺，女自若也。又络双马使并行，抱置一十岁许小儿其上，既上则两足分踏两马，纵辔疾驰，马蹄风入，小儿故作欲堕势，又若怖极欲啼者。一人以鞭击地，催马益驶，台上乐益繁急；少焉马止，小儿翩然下矣。又有一人锦衣驰马，其矫捷作势，与前女子略同；使人手执巨圈当之，马自下驰，人辄贯圈跃登，自贯一圈至六圈。又有黑女子，盖阿非利加洲人，立无鞍马背而驰。后有一儿，视前儿尤小，莹白如玉，绣衣锦裤。人为抱置马项，女挈之起，儿即立马背，扬手驱马。女复当其

腰横擎之，儿伸足张手，嬉笑作态；旋四掌相抵，儿倒植女顶如蜻蜓，马行如电不少驻。既息，女抱儿下。人既奇女，弥复怜儿。又有两马，不施衔勒，入埒交驰，忽两首相抵，一马前进，一马倒行，既周则进退互易如前状；有一人扬鞭叱之，则帖耳摇尾，踏踏然归矣。此马殆不仅知人意，且能通人语也。”桐华馆主又作《马戏歌》，亦具录之：“房星照夜海不波，骅骝蹴踏凌鼋鼍。巨艑西来几万里，足不著地骧云过。时清不复事驰骋，骏骨妍媚工婆娑。虞廷昔称百兽舞，马亦献技由人和。中原刍秣胜苜蓿，塞下饥倒单于骡。由来称力乃下驷，况复斗巧尤殊科。申江之滨讦且乐，大开马埒形圆涡。高张广幕延座客，冠钗履舄纷何多！中支极柱缀灯百，一一铁穗开金荷。异方乐作任与昧，律吕和切音相摩。欻然突骑应声出，锦服各控青丝绢。回旋往复参伍变，如鸟穿叶龙腾梭。一驹跃入学胡旋，作止赴节无纤讹。有时崛强作人立，实听人意凭㧑诃。马通人语人马语，骄嘶矜宠知云何？凝脂点漆两雏女，异姿同态垂鬟髿。短裙窄袖赤臂足，风吹叶叶轻明罗。奋勇跃登马背立，细骨不用雕鞍驮。马如矢激人木植，目未及瞬三周阿。商羊一足舞且蹈，忽若么凤缘危柯。舒张作态半起幻，半空仿佛来天魔。更番巨跃复曲踊，分寸不得将防蹉。宁馨小儿出文褓，倒接女顶高巍峨。翩然一跌众失色，乃蹑马顶呼啰啰。龙驹汗血尚未汗，人则含笑开双蛾。亦云劳矣且少憩，马豌余足人微酡。动色称神叹观止，眼着北斗回天河。刷燕秣越性雄直，似此驱使宜烦苛。岂知马意亦殊得，何苦千里行逶迤。甘将材武作儿戏，不听鼙鼓听笙歌。岂无老骥久伏枥，徒以就范成蹉跎。怃然太息拂衣起，归途斜月明烟萝。香车宝马莫矜捷，辕中亦有连钱弹。”

西人戏术，若转盘，若缘橦，若登梯，若假面具，回巧献技，

不可殚名。而尤以术师瓦纳所演为冠场。戏院顶圆如球，楼岑明灯千点，密于莲房，其光倒映，朗彻如昼。至时泰西士女，宝马香车，络绎奔赴。须臾座客已满。西人而外，粤国裙钗、蛮姬粉黛居多。台上障以绛帘，乐作帘开，中悬一八角图，纸牌遍列其上。术人出，与客为礼；以指弹之，如飞絮落花，随风飘堕。取牌六叶置枪中，机动枪发，振地一声，而牌仍在架。神斤鬼斧，不倚不偏。又借客之约指、手巾，以炫其奇。约指则倩客闭置盒中，手巾则红白二幅，各剪一围，略一指挥，则红白互补，形如满月，又如较射之鹄。顷刻还原，真如天衣无缝，略无补缀痕，约指已挂台上花枝，其变幻不可思议。术人取盒一具，内扁而外方，内置一表，倩客锁闭。台供一器，形类铜钟而有针旋转。如台上之针所指何方，则盒内亦然，屡演不爽累黍。最后取客一高冠，其中空无所有。术人手探之，则取出衣一、巾一、裤一、皮盒一，盒长五寸，盒中有盒，层出不穷，至十二具，累累推置案上。使复纳入，则一盒都不能容。其巧妙实出言思拟议之外。又向冠中取出纸裹洋糖饷客，冠转而糖出，有若连星贯珠，座客食之几遍。旋将冠置台表，忽冠中有声如枪，震冠为裂，火焰荧然。术人踏火使熄，冠扁，作愧赧状，乃叠冠入一铅管中，忽枪发如震霆，冠悬于梁。梁高不可攀，枪再震而冠已落地，举以还客。俄而西国女童，自帏际珊珊而出，年约十数龄，一种秀曼之气，如初出芙蓉，光彩四射，能作广寒仙子御风而立，又能作寿阳醉态横卧空中。其他略如中国搬演戏剧，第妙手空空，绝不借助于寸巾尺袱，所以为佳。其最惊心动魄者，则以匕首决人头也。时绛帘骤下，乐声乌乌，殊惨人耳。帘启则术人短衣持铃而立，旁一人与术人对峙。术人铿然摇铃作声，其人即昏然如醉。术人引之挺卧桌上，出一剑，光鉴毫发，甫下而头落，血花直喷空际。术人盛首

于盘，下台遍示座客，头犹温暖，面色灰败，有启其唇以视，犀齿宛然，仍登台还首于颈，喃喃有词，少顷手足能动，瞬而起坐，与客为礼。恐偃师之技，未必有此神奇。泰西闺秀，至有不敢仰首正视者，此真可谓无迹象可寻者矣。

西人影戏，亦极变幻。五色绚烂，光怪陆离。深山大谷，密箐幽篁。变灭烟霞，缤纷雨雪。鸟兽虫鱼之飞鸣食宿，维妙维肖。人物则五官四体，运动如生，喜怒各形，描摹尽致。最奇者，水色山光，别开境界，于时上下一碧，万象当空，水容荡漾，月影联娟，与波光相辉映。又有危楼半壁，倒映斜阳，宫殿参差，见于云表。泰西各国名胜处，皆有画图，恍疑身游其地。最奇幻者，天地甫辟时各种羽毛鳞介，异形瑰状，不可名识。其在陆者，为洋房被火，初则星星，继而大炽，终至燎原，烟从中出，蓬勃如釜上气，倏焚倏烬，倏而重筑，错落离奇，不可思议。其在海者，为帆船遇风，飓飓撼地，波涛掀天，浪涌船颠，骇人魂魄，兼以声乌乌如万窍怒号，忽一轮船自银涛雪浪中疾驶而至，前来救援。最后如烂锦，如鲜花，又如天上朱霞，半空舒卷。影戏之妙，至此叹为观止。

沪北近多东洋戏剧，大抵以缘绳、踏竿为长技。小儿能蹑足高梯，在百尺竿头飞舞，奇险莫名，殊令观者心悸目眩。有二少妇，圆领绣衣，风致翩翩。一善琵琶，雄壮悲凉，顷刻万变。一碎纸作千百蝴蝶，上下飞翔，浑如身入花丛。他若于纸堆中出明灯数十盏、雨伞十余具，变幻倏忽，要亦不过搬演之术耳。其有一人仰卧于台，以两足承巨鼓，盘旋如飞；或叠置数十箱，状若累棋，虽高而不坠。日本人呼之为股技，此则具有真实本领者也。

浦滨月色，最可娱人。江中帆樯星火，衔尾相接，水气迷蒙，不可逼视。余尝偕壬叔、小异，中宵散步，凉飙徐至，清兴

转豪。壬叔临浦望月，砉然长啸，声振迅湍。榜人惊起相问，余与壬叔大笑。有时祝司马桐君，携琴踞石弹之，声泠泠然有古意，而音殊不扬，桐君谓露下故耳。今小异、桐君墓草已宿；而壬叔远宦京师，余亦飘零粤峤，未知沪上诸寓公能于尘嚣薅恼中，有此清凉境界否也？

跋

史家中之体制，以志为难。邑乘外之简编，可传绝少。齿牙徒袭，则敷衍惜其纷繁；耳目未周，则纪载嫌其脱略。详方舆而遗人物，既愧淹通；考士女而缺山川，亦讥固陋。专收著述，持摭者累牍连篇；务逞诙谐，猥琐者矜华斗靡。故知征文考献，成一家言；问俗观风，作千秋业，非易事也。

吾师王紫诠先生，品高山斗，学究天人。诵曼倩二十万言，知夷吾七十二代。孙可之史才自命，李德林伟器交推，使得桂月分香，木天翔步。百药之成《晋史》，秀发鸿文；子京之修《唐书》，光燃龙烛。又何至青毡坐困，黄卷虚钻。慨下第于刘蕡，怅不逢于罗隐。英雄未老，即事著书；慷慨远行，只复橐笔。即不然，游穷朔漠，阅遍烽烟，众共推羊，人思荐祢。墨磨盾鼻，亦收出塞之勋；矢纵弓腰，讵仅藏山之业。顾乃作客九州，寓公十载。才如王猛，不事苻坚；志拟鲁连，独尊周室。出其余绪，作为文章。寄意于醇酒美人，托迹于稗官野史。在沪日撰《瀛壖杂志》六卷。条分缕析，殚见洽闻，纂组九流，笙簧六籍。盖名流小住，深有意于风俗人心；贤者既行，尚难忘乎名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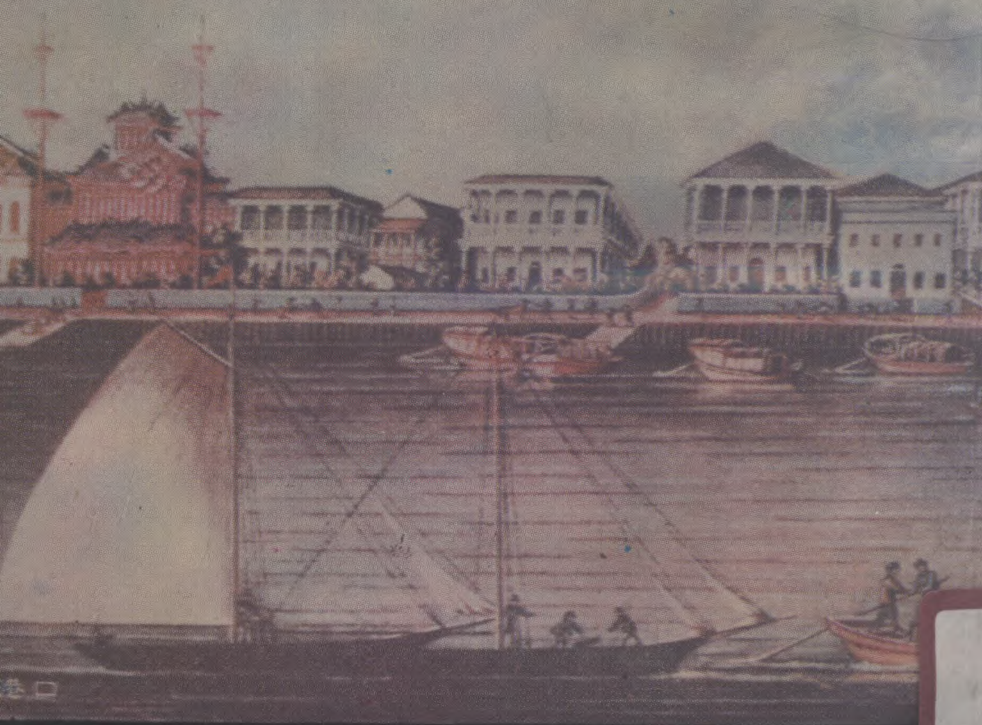
胜地也。

沪自金陵兵燹，粤峤戈鋋，蹂躏迭经，昌丰无恙。每当春秋佳日，风月良宵；兰舟之锦绣漫天，梨园之笙歌币地。楼台灯火，译逞寄象之居；院落绮罗，金碧丹青之境。先生详为铺叙，广与搜罗。古意今情，都归纪载；街谈巷议，并入缥缃。凡一方中创造所存，百年来考证所在，罔不备陈端末，隐寓维持。殆所谓主文谲谏之流，切杜渐防微之意者欤？是故华阳九国，不足喻其精也；豫章三郡，不足拟其核也。况复石邦政之志丰润，未免冗芜；马文炜之志安丘，尤多泛滥。伟兹作者，突过前人。愿从手盥蔷薇，读将万遍；早信钞诸楮叶，贵比《三都》。只此豹斑，已足振聋发聩；若论鸿藻，请探史俎经腴。谨溯薪传，用缀简末。

光绪纪元孟秋之月，双星渡河夕，受业番禺邹五云拜跋。

■装帧设计　范峤青





ISBN 7-5325-0659-2
I·392 定价：2.45元